銀河迷航記

黃海著

照耀明日的書 3

銀河迷航記

黃海著

照耀明日的書 3

照耀明日的書 3

銀河迷航記　黃海著　照明出版社印行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
探討未來文明的科幻文藝小說

- 這本科幻小說集，是作者繼「一〇一〇一年」(58年出版)「新世紀之旅」(61年)之後，七年來惟一的創作集。
- 本書各篇分別發表在中央副刊、中國時報、明道文藝、幼獅文藝、宇宙光、明日世界……等刊物、並榮獲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足見各篇作品兼具科學幻想與文藝的內涵，對未來文明的探討深具意義。
- 書末附有作者應邀在淡江學院「未來學講座」演講「科幻小說的寫作」全文，闡釋科幻小說寫作的方法及其奧祕，可爲有志創作者的參考。

黃　海：

本名黃炳煌，民國卅二年生，師大歷史系畢業。任職僑聯總會宣傳組總幹事，主編「僑訊」半月刊。著有短篇文藝小說集「大火・在高山上」「通往天外的梯」，自傳式散文集「迷霧征塵」，科幻小說「一〇一〇一年」曾獲伍拾捌年救國團青年文藝獎、「新世紀之旅」，尚有評論集「人在宇宙中」，小說集「悲歡歲月」即將由水芙蓉出版。

黃海　著

※本書渥承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



照耀明日的書

多爲人類前途設想

——序「銀河迷航記」科幻小說集

賴金男

科學幻想小說是根據科學理論而虛構的作品，以廣義的科學來分，自然也可以把非科技或者非精確科學的部份稱之爲社會科（學）幻（想）了。虛構小說最大的功能之一是在啓發人類的想像，因此，虛構小說的創作是須要很豐富的想像能力。

想像力是一些創造發明的泉源，人類文明之所以能不斷的進步，就是靠着想像力在推動。科幻小說和國內流行的武俠小說同樣是虛構小說，但是科幻的時間是導向未來的，這是和武俠小說最大的不同，也是兩者價值最大差別所在。

科幻小說發展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都是很科學的，但不一定是科學；科幻往往替「科學目前不可能的領域」去尋找答案，因此科幻常常被認爲賦有一種科技預測的功能，譬如十九世紀末年的法國作家維恩（Jules Verne）在他最著名的「環遊世界八十天」，預測了人類航行的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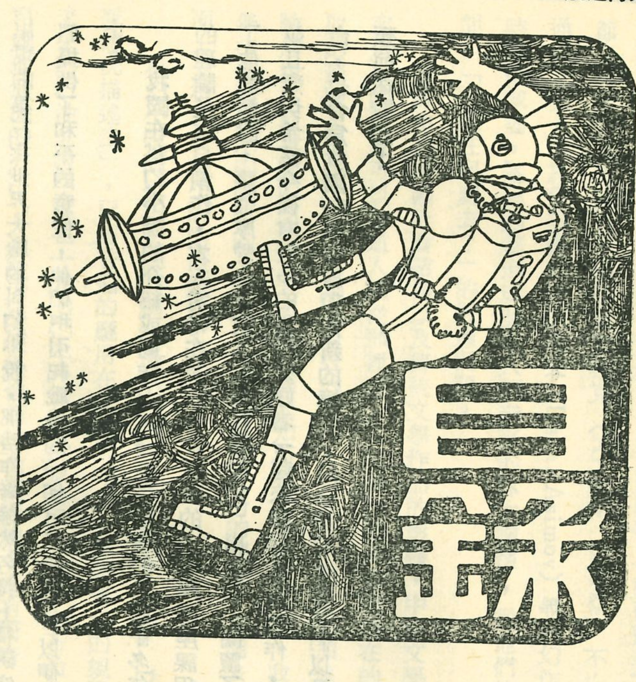
命，「月球之旅」(De la Terre à la Lune) 一書更預測了一個世紀以後月球登陸的許多細節；再看當代英國科幻小說家克拉克 (Arthur Clarke) 不止是科幻小說的創作者，也是太空通訊之父。至於像美國的艾西莫夫 (Issac Asimov) 等科幻作家，由於思想上都沈浸在未來的時間領域裡，逐漸的都形成關心人類未來的偉大胸懷，從他們的作品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問：「人類往何處去?」的嚴肅問題。

或許由於中國社會結構以及傳統文學作品的影響，中國文學一直有許多懷古的歷史小說。研究過去的歷史可以知道人類從那裡來，人類爲什麼會變成現在的樣子；也可以吸收前人成功和失敗的經驗；但是，由於近年來科技的進步，世界的一切都在加速變化中，人類已無法以歷史的經驗解決目前遭遇的問題，未來是一個未知而變化無窮的領域，我們可以確信，光憑過去的經驗是無法處理未來的問題的；因此，人類必須有更多的想像，才能去創造理想的未來世界。從這一層面上分析，科幻小說的價值就更高了。

科幻小說的技巧，我們稱之爲「劇情描述」(Scenarios Description)，又可以譯爲「假想情況描述法」，已經普遍的應用在未來研究上，譬如著名的蜆殼石油公司 (Shell) 爲了應付未來的石油危機早就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就草擬了一些未來石油危機可能發生的情況，作爲該公司處理危機的方法，這種方法使得他們的企業經驗不再有驚奇 (Free-suprise)；再看陸續

出現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科幻小說，那些作者雖然名義上是研究未來戰爭的可能，而事實上，他們提供了和平的意像，他們把引起戰爭的一切可能提出，以便讓人類警惕，進而去避免，去防止。

我國在科幻小說的介紹或創作上，一直是零星的，而十多年來致力最深的就是黃海先生，他的理論是來自創作，本人有幸在淡江學院開設的未來學講座課程中，邀請到黃海先生，並且聆聽了他的演說，蒙他厚愛，在這本「銀河迷航記」出版前，閱讀了全部作品，才敢冒昧草成此序，並且懇切希望今後有更多的科幻愛好者一起來耕耘，來創作，不但會給中國文學注入一股新生命，也會爲我國科學發展帶向新的境界，進一步的，讓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不斷的爲人類前途設想！


目錄

科幻小說

銀河迷航記

與冥王星的基地通過最後一次電訊後，銀河九號太空船的指揮官羅倫凱，對着麥克風向全體船員宣佈：

「我們就要離開太陽系了！」

羅倫凱表情嚴肅，心思沉重，注視着儀器板。人類就要邁向太空深處，去尋訪另一個未知的世界，開拓新領域，跨出太陽系以後，就變得無依無靠了，所有遇到的任何困難，都必須以耐心、智慧和創造力加以克服。銀河九號已自成一個太空中的孤島，它是利用一顆小行星挖洞打造而成的球體太空船。

指揮艙後面的圓形集會室，聚集着全體船員，他們盤腿坐在地毯上，沉靜地與太陽系告別，有如小孩脫離母體一般的震顫與緊張。

太陽已經遠了，遠到難以辨認，成為羣星中的一個小光點。太陽的圓盤形輪廓，原是人們所

熟悉的，那是生命的源泉呀！在地球、在月球，或是移居火星、金星的人類，平常望着這顆恆星，絲毫不覺得它的可貴，它已存在了五十億年之久，彷彿它就是一個永恆的保姆，人類永遠不會失去它的光與熱，永遠不必擔憂它是否繼續服務。如今，銀河九號球體太空船載着二百七十二名船員，其中女性一百二十六名，就要遠離人類的家鄉，奔向浩瀚太空，尋找另一個地球，在那兒建立烏托邦，也許有去無返，否則只有在太空船內終老一生。

電訊組長林宗清，按下了古典音樂鈕，播放柔和的管弦樂曲，忽然又接到電訊，使他緊張了起來。

「是月球基地來的。」他對羅倫凱說：「找你，指揮官。是你爸爸打來的。」

羅倫凱苦笑了一下，他爲林宗清所說的「爸爸」感到滑稽。他的「爸爸」羅永福，是中國最優秀的太空人，他在最惡劣的環境下登陸冥王星，進行有史以來人類第一次對冥王星的探測，隨後，這兒的基地和觀測站，很快的被建立起來，羅永福的心臟不好，因爲在太空旅行中，發生機器故障，氧氣一度缺乏，差點要了他老命，他爲了保養身體，就一直住在低引力的月球上，以減輕身體負荷，低引力對他很有好處，一般說來，月球人要比地球人長壽幾十年。羅倫凱是用羅永福手臂上刮下的細胞，取出細胞核，再把除去核的卵和羅永福的細胞核結合，經過分裂生殖法培育而成的人，他的面孔、身材、個性成了羅永福的複製，只是比羅永福小四十五歲而已，他的心

臟無須再加改造，因爲羅永福的心臟是後天的毛病，遺傳因子本身是健全的。

銀河九號已逐漸脫離太陽系引力，無線電從月球寧靜海殖民都市到這兒要十九個小時，因此羅倫凱聽到的是十九小時以前的聲音，電腦很快的又將聲音轉化成文字：

「倫凱，我的寶貝兒子：在這離別的時候，爸爸只有祝福你，平安快樂的抵達另一個世界。記得你出生在火星殖民地羅威爾市的時候，是多麼大的一件新聞，你已注定了今後一生該走的路，人們把加諸在我身上的期望與讚美，轉投在你身上，因爲你是我的化身，你繼承了光榮傳統，請你好好保重，後會有期。還有，不要忘了，人類的能力不是最高的，宇宙間一定還有更高的能力存在，未知的仍然比已知的還要多。再見，祝你平安快樂。」

現在，無線電雖快如光速，也成了一封「信」，羅倫凱的回答，要十九個小時之後才能傳送到月球寧靜海，他只回了簡單幾句話，傳回去請他的父親不要罣念。

會議室所有的人都在留戀地注視逐漸變小的太陽光點，不用說，火星、地球、月球、金星，幾個有人類殖民地的星球，早已不可目見，隱入永恆的宇宙中。

羅倫凱走出指揮艙，在會議室門口遇到營養學家伊麗莎白。她是地球上二十世紀著名影星伊麗莎白泰勒的化身後裔，當年伊麗莎白死後，立下遺囑，冰凍屍體，等待復活，後來，她在二十二世紀復活了，認爲人生沒有意義，又吃安眠藥自殺了，在她第二次死前，

曾立下遺囑，保存她的部份體細胞，以便進行分裂生殖，繁衍和她長得一模一樣的後代。於是，和當年伊麗莎白泰勒一樣迷人的女孩子，在以後的幾世紀分別降生了，連名字也乾脆用同一個。她是美麗與性感的象徵，在二十世紀中期和末葉，曾經風靡了全世界。

「指揮官，該休息了。」伊麗莎白的紫眼睛格外晶亮迷人，她從盒子裏拿出營養丸，塞到羅倫凱手裏。

「謝謝！」羅倫凱微笑了一下，把它塞入自己嘴巴裏。

當他寬濶的肩膀和她擦身而過，聞到一股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香水味，他眞想打她官腔，她已違反船上禁例，不應該誇大性的吸引，太空船內除了一百對夫婦以外，其餘的男女，都是經過生化處理，暫時不會對異性感到興趣的，伊麗莎白和羅倫凱一樣是光棍。即使夫婦，在太空船內也不准隨便生育，以免引起人口爆炸，破壞維生循環系統的平衡，除非登陸星球，建立殖民地，才可解除禁例。

「各位女士先生，」羅倫凱對全體廣播：「第一次集會已經結束了。」

所有的人紛紛站起來，準備同去冬眠，將生命凍結起來，等候指示，再醒來做事。

牧師詹森仍在閉目祈禱，唸唸有詞，他也是個工程師，他是在金星出生的試管人，同樣是經由無性生殖技術分裂細胞長成的人。他的前身是二十世紀地球上的奇人——以色列一位名叫尤力

格勒的後裔。根據歷史記載，尤力格勒幾乎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超感應人，他能用心靈力量做出許多事情。遺傳工程學家特別重視他的遺傳因子，設法複製他，使他的許多後裔都保留了這項特殊能力。

詹森禱告完畢，睜開眼睛，目光正好與羅倫凱碰了個正着。他濃眉大眼，看起來就有一股懾人的氣勢，薄薄的嘴唇緊抿着，表露出他對上帝的堅定不移的信仰。羅倫凱從閱讀歷史中知道尤力格勒生前沒有進過教堂，但仍虔誠相信上帝，他能知道別人的心思，用精神力移動東西、弄彎金屬，而他的化身後裔竟然變成了傳教人物，這是因爲複製人類以後仍保持新人的獨立人格，給予他自由意志發展自己。不過，未免有點奇怪。

「沒有什麼好奇怪。」詹森說。他已經知道羅倫凱心中的話。「我相信有一個全能的造物主，沒有祂，一切都不存在。」

詹森又談起了歷史，當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試驗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在未引爆之前，幾乎所有的科學家都在默默地禱告，因爲人類自感渺小，竟敢公佈了上帝保留了億萬年來的原子的秘密；當一九六八年美國太陽神八號太空船首度繞行月球軌道，人類第一次在那麼遙遠的太空回望自己的家鄉地球，太空人就曾透過無線電廣播，唸出了創世紀的第一章；多少世紀以來，自從人類自地球向外擴展新天地，認識地球在宇宙中的微小地位，科學與宗

教的衝突結束了，新的宗教觀融和了科學觀，使人類更能接受。

「爲我表演一下如何？」伊麗莎白拿了一顆青色小豆，遞到詹森手裡「你能使它發芽嗎？」

「可以試試看，不一定有把握，但我實在不願意試。」

幾十個人圍攏來，爲了目睹一次精采的表演，他們鼓噪着，紛紛要求他表演超能力。

「對有生命的東西我不願意做。」他說。

「做吧！」羅倫凱鼓勵他：「爲了鼓舞大家的士氣做吧！，爲了你的信仰做吧！」

詹森環視大衆，露着無奈與窘迫，他隨手抓住一個年輕人的手，在他的錶上輕輕撫摸兩下。

「我叫它不走！」詹森兩眼炯然有光，直瞪着錶。

那只電子錶記錄着地球現在時刻，還有相對論效應的太空船時間，這時候太空船才離開地球不久，高速運動使時間擴張，地球與太空船兩者的時間差異還小，在詹森的意志力驅使之下，那只錶停了，正如他的祖先尤力格勒所經常表演的。不久，他又命令它再走，指出現在正確時刻。

四周響起了歡呼和鼓掌聲，消除了太空旅行的孤寂感。

詹森又以雙掌合蓋着豆子，凝神靜氣約有一分鐘之久，打開來，那顆豆子赫然長出了芽，又是一陣爆起的歡笑，似乎人們滿足於與神站在同等地位，對於神起了嘲諷。詹森又蓋起豆子，注目運氣，再打開手掌以後，芽已不見，豆已恢復原狀，而他已是滿頭大汗。

「這是魔術嗎？」有人問，是一個蓄八字鬍的青年，他是維生循環系統的檢查員陳仁兆。

詹森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他用心靈感應術道出陳仁兆剛才的秘密：

「剛才你爲什麼偷吻你的太太？但是你又後悔在火星和她結婚，你想另找對象？異想天開哩！你還想找個外星人結婚？」

陳仁兆窘了起來，紅通通的臉上兩顆眼睛骨碌轉，他說：

「不可能嗎？」

「那才有意思呀！」另外一位工程師劉漢維說。

「別胡扯了。」羅倫凱勸開他們。

當然，羅倫凱也知道太空飛行的心理、生理壓力，能有適當的方式來發洩也好。二十一世紀早期的太空人，爲了解決性的問題，還煞費周章携帶模型哩，那時候太空船還相當落伍，速度很慢，也沒有冬眠設備可以停止生物時間，長途的太空旅行是相當寂寞難耐的。

指揮官再度下達命令，要各人回到自己的冬眠箱去準備安息。有人提議合唱一首「星空之旅」再去，於是又是一陣歡呼。

歌聲很快地從每一張興奮的嘴發出來，在飛離人類家鄉這麼遠的太空深處，人的存在竟是這樣壯麗，奮鬥創造的信心與勇氣是可歌可泣的。

我們來自銀河系的郊外，要進城去遊賞繁華，多麼新鮮刺激！
人身血液裏的鐵、牙齒上的鈣、基因中的碳，
本是數十億年前的恆星原料所製成，
我們是星辰的兒女，
就要在星光中跳躍。
太陽已遠去，隱入燦爛衆星裏，
行程永無盡，天宇任遨遊，
光線有多快，人也有多快，
人是宇宙的榮耀，從太古到永遠。

歌聲止住後，羅倫凱打發他們各自回去冬眠，所有的人慢慢離開了，維生循環系統主任張曉燕負責安置他們冬眠，並命人一一檢查設備。

銀河九號太空船實際上是一顆直徑二．二哩的小行星，它使用反引力推進，並且神奇地克服慣性作用，可以瞬間停止、起動、直角轉彎，和傳說中的飛碟一樣，裡面的人不會因爲瞬間加速而受傷害，她也有自己的重力系統，整個星球船，不斷的旋轉，製造人體所需要的重力，當她全速飛行，可以接近光速。

羅倫凱回到指揮艙，他召集了二十位重要幹部，對他們做任務指示，出發的忙碌，就算告一段落。他最後說：「我們是要在本銀河系尋找可居住的世界，如果我們脫離本銀河系，以次光速直向兩百三十萬光年外的仙女座銀河星系飛去，按照地球時間雖然要兩百卅萬年才可以抵達，但是相對論時間擴張效應十萬倍，可以在二十三年左右抵達，爲了避免離開太遠，還是在本銀河系尋找，在飛行搜索時，必須減速，無法以次光速航行，一旦速度減低，相對論時間擴張效應就會減低，因此，我們每個人必須注意自己的老化過程，珍惜生命，一有差錯，說不定一覺醒來已經衰老得不能說話走路了，或是根本醒不來，成了一付木乃伊。」

所有的人走了，留下羅倫凱，他還要沉思一會兒，他單獨坐在腦電儀旁邊的椅子上。他通上了電極在自己腦部，使自己進入虛幻美境去陶醉一番，有如二十世紀的迷幻藥作用，所不同的是，腦電儀不會傷害身體，它有鬆懈內心壓抑的功效，對於長途旅行的太空人特別有益處。另外有一種減低人體新陳代謝、防止老化速度的電子儀器，專供指揮官和高級主管使用，以代替冬眠，它可以使人進入淺睡狀態，遇有緊急事故，再由機器人喚醒，但效果比冬眠差些，無法完全停止生命，使用時間不宜太長。

他憧憬着太陽系的那邊，地球上的美麗景色，白雲青山，壯濶的野地與一望無際的海洋。他曾在巨型人造衞星太空站上面俯視大地，看見中國大陸與寶島臺灣，亮麗誘人，古老的中國文明

曾經一蹶不振，終於在一陣發憤圖强後，重新創造了更進步的文明。雖然自己誕生在火星，那兒的環境是人類後來用人工改造的，景色與地球不同，許多地球人都還羨慕住在火星的居民，常常來觀光度假，他還是喜歡地球，他懷念那一次的中國之旅，愛好自由和平的中國人民，以他們的智慧和鬪志，經過一度劇烈的改變後，多少世紀以來的不斷努力，已把中國建設成一副全新的面貌。地球本是人類的原始家鄉，如今地球已不可目見，只有太陽成了隱約的遙遠光點。

他幻想着、思念着、回憶着，那一次從火星回到中國大陸的旅遊。他愛上一個女孩子，她是個老師，烏亮的捲髮、長睫毛、大眼睛、白皮膚、美好的身段、微笑迷人，露着編貝玉齒，她是江西遂川人。在陽光普照的海濱沙灘，他們玩着泥沙，追逐嬉戲，數着天上的雲朵，講火星上的趣事，中國殖民區開發英雄的偉大而感人的事蹟。海洋的呼吸是那海浪的聲音，時而咆哮，時而嘆息喘氣，浪花白得可愛，和天上的雲朵相互輝映，天空這樣的藍，海天成一色，一望無垠，壯麗深邃，如詩如畫，火星的太陽沒有這樣大而溫暖，光景不同。女孩非常喜歡他，也喜歡他講的火星上的一切，但是她不能接受一個事實：羅倫凱是一個無性生殖的複製試管人，他是人家的副本，他只是中國太空人羅永福的化身而已。

「最少你應該有父親有母親才像個人呀！」那個叫李小珍的女孩最會撒嬌，她笑著問他，長睫毛下閃動着晶瑩的眸光。

「這是不得已的。」他回答小珍，心裡有一種受辱的感覺。「我生來就是如此，不要怪我！上帝造我就是這樣。」

「你是人造的人，不是神造的人！」小珍說：「你什麼都好，就是這點不好，我爸媽不會喜歡你的，我總要嫁個體面光彩的人，你知道，我們家鄉還很古老守舊。你還是再找別的女孩子吧！」

小珍的話，直刺他的心坎，使他有一股悽傷悵惘，他不能忘懷相處相愛的美好時光。

朦朧恍惚間，他懷念地球上遊山玩海的日子，那兒的河山可以稱得上如同錦繡，從太空看地球，海洋與陸地被雲層隱約的遮掩着，藍亮迷人，光輝奪目。雖然他長期在火星的低引力環境下生活，回到地球很不習慣，走路脚步遲重，動作不能靈活自如，他還是把這個球體視爲伊甸園。從多少世紀前，地球人口膨脹到一百五十億，地球就不再增加人口，被適當地控制住，地球上一度發生非常嚴重的能源危機、人口爆炸、糧食不足、種族歧視、大氣污染、生態不平衡等等問題，早已成了歷史陳蹟。茫茫星空，無邊無際，一片浩瀚廣大的迷濛黑暗，只有衆星的光亮照耀着旅程。銀河九號太空船在星點與星點中穿梭前進……

多少世紀以來，人類擴展了生活領域，從地球移民到月球，改變火星、金星的大氣層，建設

新環境定居下來，疏散地球上擁擠的人口，人類的文明飛躍進展，好奇心與不知足，使人類的脚跡踏遍太陽系每一個行星。

銀河九號太空船是由火星基地負責策劃建造的，從火星派出探險家，前往太空捕捉小行星，而後在火星太空軌道完成建造。利用小行星做船殼的主意，是當時來自地球的臺灣科學家顏清南和余金秋，出席火星會議所提出的，這樣可以使居住在裏面的太空人，有舒適的環境，保持維生系統的循環，能源及食物永不枯竭。會議中有一部份科學家曾主張，將距離火星一二、五〇〇哩的小衞星戴摩斯改造，成爲星際太空船，免得再勞師遠征太空，去捕捉小行星，但是戴摩斯衞星直徑五哩，在火星赤道上空軌道以每日繞火星五分之四週西昇東沉運行着，對火星殖民地來說，有很好的用途，要把戴摩斯改造成太空船，叫它永遠消失不見，火星居民自然不願意；而且戴摩斯體積也嫌太大了。

太空船內的維生系統，設計得很周密，人造大氣和加壓輔助裝置，保持內部空氣成分及加壓作用，使每平方吋有七到十四磅的大氣壓力，其中氧的分壓力每平方吋三至五磅，其餘爲氮氣的分壓。此外，還配合淨化系統，保持二氧化碳和其他汚染氣體在空氣中有一合宜的濃度，不致傷害人體，通風與濕度都在控制之內，水可以循環使用。

這是一項危險而刺激的旅行，志願參與這次太空壯擧的並不踴躍，這不像當初地球上歐洲人

移民新大陸一樣，也不像從地球移民月球或火星、金星。要跨出太陽系去尋找第二個地球，比原始人憑一葉扁舟飄流海洋去尋找島嶼還要困難千萬倍。恆星與恆星間的距離，平均在數光年到數十光年之間，恆星不一定有行星系，即使有，也不一定適合人類環境，像太陽系的火星、金星，是經過許多世紀的改造建設，才適合人類移民定居，更遠的海王星、冥王星只能安置觀察站。

銀河九號太空船內，還携帶了許多人和動物的胚胎細胞，分別裝在試管裏面，冷凍保存，必要時可以培育新生命。很久以前，胚胎的保管輸送是裝在活動物的子宮裏面，運到目標星球再取出來培育，現在爲了適應長期太空旅行的環境，惟恐母體在旅途發生變化，影響胚胎，一律裝在試管裏面冷凍保存。

羅倫凱醒來的時候，發現有異樣，他揉揉眼睛，搖搖晃晃站起來，看看儀器表，太空船停了。

「發現了奇怪的東西。」全能機器人說。「就在前面五百哩左右的太空，有一個物體發出强烈電訊，好像是知性生物發出的。我們的電腦都把它記錄下來了，還分析不出所以然。」

超感應人詹森很快的被機器人第二號喚醒，他來到指揮艙，凝神注視前面的小小發光體有一會兒，他說：

「我的感應力有問題，我只能看到一具模糊的人形樣子，也許是外星人吧！但是我感覺不到

他有生命，好像已經死了。」

更多的訊號來到了，電腦將訊號排列組合成圖形，再加以翻譯，這回很快的得到結果。這是一艘外星人的星際探測船，他們因爲機械故障，推進器癱瘓，只餘慣性作用在太空飄盪，亟待拯救，裏面的太空人生命在凍結狀態，如果有別的智慧生物找到他們，必須先看看生命凍結裝置是否完好，再進行解凍，使他們復甦，要是死了，也就算了。

羅倫凱小心翼翼駛往前去，那艘遇難太空船是圓筒形的，直徑不過二十呎，高五十呎，和銀河九號一比，簡直小巫見大巫，銀河九號駛到它右側，保持等速，兩者就像靜止一樣停在太空中。

機器人二號受命前往執行任務，探查眞相，他備有小型火箭器，在距離五十呎外，飛躍過去，攀住它，用掛鈎鈎住船體，發動火箭，將它推入銀河九號腹艙內。

經過檢視之後，斷定兩個外星人已經死亡，比詹森感應的多一具，冷凍系統已損毀，只有電腦勉强在發出求救訊號。兩個外星人，形狀和人類差不多，比人類矮小，長得很醜惡，皮膚粗硬如牛皮，鼻子和嘴巴只有洞，沒有似人類般優美的輪廓，眼睛大如蕃茄，塌陷很深，有一層厚膜覆蓋着，大概他們居住的世界陽光比較弱的關係，可能他們的眼睛可以看到紫外線、耳朶可以聽到超音波也未可知，整個看起來只似雕刻未完工的人形而已。

詹森用心靈感應術和火星基地聯絡，報告情況，那是另一個尤力格勒的化身，在太陽系接收感應，從出發到現在，已經過了一百二十年地球時間，人類家鄉的文明又比以前進步很多了。宇宙的距離用無線電來通訊已嫌緩慢，只有心靈感應術可以突破限制，隨傳隨到，沒有時空阻隔。

從太陽系那邊來的答覆是：「歡呼吧！歡呼吧！歡呼吧！爲人類的文明而歡呼吧！」另一句話是：「注意檢疫工作，不可以有太空病毒的污染。」

繁複的檢疫工作做完以後，生物工程學博士黎國雄在幹部會議中提出了建議：

「我們可以複製一個活的外星人，長得和屍體一模一樣的外星人。有沒有人贊成？」

與會的人面面相覷，不知他說話的用意。黎博士繼續說：

「在地球上，曾經有人做過實驗，從古埃及的木乃伊的組織裏，取出遺傳因子，製造出一個活人。他是古埃及人的後裔，却活在數千年後。我們也可以從外星人身上取出遺傳因子，進行複製，甚至也無須要動手術取外星人組織，當我們與外星人接觸時，只要外星人有遺傳密碼的電訊藍圖給我們，就可以在實驗室複製。複製外星人的好處是：研究外星人的身體構造，了解他，以便將來和外星人打交道，雖然我們自己培育生產的外星人，不會講外星人的話，但我們可以設法與外星人通訊，先用一些基本符號通訊，慢慢的就可以吸收外星人的文化，做文化交流。從事星際探險工作，就是要推動人類文明的進展，從整個人類的歷史來看，沒有文化的交流是不會有進

步的，星際文化也是如此。」

「你認爲怎麽樣？」羅倫凱問詹森：「你的感應力怎麽說？這樣做妥當嗎？」

超感應人詹森進入沉思狀態，久久，才回答：

「我們對生命過份干涉了，這樣可能會有惡果。我反對！」

「這只是他的過慮而已，」黎國雄說：「我們的指揮官，還有詹森你自己，還不是複製人？」

「讓我們表決一下。」羅倫凱說。

二十位高級幹部的會議，有十五票贊成，三票反對，兩票棄權。就這樣決定複製外星人。黎博士說，最少必須要有三年的太空船時間，才可以培育長大一個成年外星人。他是以人類爲標準做假定的，人類的生長期到成年是二十年，在實驗室中可以縮短爲兩年到三年，這個試管人在未出廠時必須用知識丸及腦電儀灌輸知識，使他有智慧。

突然，會議室的門開了，一串裂人心肺的尖聲喊叫，隨着一個老醜得駭人的老太婆出現了，她莫名其妙的大哭大叫，把二十個人都楞住了。

「你是誰？那裏來的？」羅倫凱喝問。「我們太空船上並沒有這個人呀！」

彎腰駝背的女人，面皮老皺得像胡桃，看起來有一百多歲了，她不停地哭叫吵鬧，像是精神病發作：

「讓我死吧！我不要活了……我又老又醜……」

詹森仔細端詳一陣，忽有所悟地大叫起來：

「她是伊麗莎白！她是伊麗莎白！」

「我的天！」幾乎有一半人異口同聲驚呼着。

老太婆伏地痛哭不止，連聲音也醜醜怪怪的。她的多眠裝置一定發生了問題，以致在太空旅行中生命繼續老化，女人都是愛漂亮的，當她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成了醜八怪，當然痛不欲生。

維生循環系統工程主任張曉燕，她感到很訝異，因爲這時候除了高級幹部暫時停止多眠，起來參加活動以外，一般人都還在多眠，伊麗莎白怎麽會自己醒來又起身呢？檢查過電腦和機器人的記錄，都沒有叫醒她，而且她的多眠裝置也一直沒有發生故障。

「我夢見一個長得很醜的女外星人，嚇死我了，我就驚醒了！」伊麗莎白說完，突然像一頭兇猛的野獸朝張曉燕撲去，狠狠地咬她手臂，使張曉燕痛徹骨髓，大呼救命。

「是你害了我！」伊麗莎白聲嘶力竭的喊叫：「你嫉妒我的美麗，你是維生系統主任，所以故意做了手脚。」

羅倫凱一面命令重新檢查所有的多眠設備，一面排解伊麗莎白的胡鬧。

女人是情緒動物，一不如意就會遷怒於人。在羅倫凱的勸慰下，她停止了對張曉燕的攻擊，

但仍哭鬧不已。

「詹森，到底怎麼回事?有什麼感應沒有?」羅倫凱問。

「我現在頭好痛，痛得厲害，完全失去感應力。」詹森好困惑。

哭聲止住，伊麗莎白瞪大了可怕的雙眼，衝到黎博士前面，雙手抓住他肩膀，死命的搖撼。

「你要為我想辦法!」伊麗莎白喊叫着，像一隻老烏鴉的可怕叫聲：「你要為我重造一個人，把我變年輕!」

黎博士微笑地點頭，他已經知道該怎麼辦了。

人體生命的永遠存在與延續，在人類歷史上一直是個夢想，從來就沒有實現過，如今，在銀河九號太空船上，就要從事這項生命的重塑與延續工作。

伊麗莎白全身各器官及腦部，已全部老化，是快死的人了，不可能運用老式的器官移植辦法，以自己體細胞先行培育自己的預備器官，諸如心、肝、肺、腎、胃等，以便隨時更換，其實她的這些器官太空船上也有，如果逐一更換，無濟於事。經過全體幹部會議討論以後，黎國雄做了決定。

「各位女士先生，」黎博士說：「有一件秘密，我現在才向各位報告，當初我們被派往太空各地去尋找新世界，我們所付出去的代價是相當大的，因為我們可能永遠回不了太陽系老家，因

此，我們携帶了一項特別裝置，它可以使人永生，它不是器官移植，而是靈魂的複製移植。」當他講到最後一句話時，特別加重語氣，提高聲調，他停頓了一下，環視衆多的詫異眼光，繼續說：「這項超級機密，只有電腦、指揮官羅倫凱和我知道，預備在將來有人老化到極點，快要死的時候，才加以運用，辦法是這樣的，必須先從伊麗莎白身上取出體細胞，複製另一具一模一樣的人體，但是比較年輕多了，等於是個全新的人，從嬰兒到成人，必須保持新人的腦部空白，直到適當時候，將老人喚醒，利用一種非常精細的儀器，連接兩人腦部，把老人的思想、記憶，全部灌錄到新人腦部去，運用這種方法，人的肉體可以不斷更新去舊，靈魂永生……」

「我的上帝!」詹森呼喊了起來：「太可怕了!」

「好哇!」伊麗莎白大笑。

「那具老人怎麼辦呢?」

「讓她自然死亡，再廢棄掉。人類永生不死的夢想就可以完全實現。」

「還沒有!」詹森忍不住又開口了：「死去的人不能從死裏復活。根據你的這項說法，並不能完全使人免於死亡，要是一個人在死去之前，來不及準備自己第二付身體，那就辦不到了，你所說的永生不死，還是有條件的。」

「可以辦到。」黎博士斬釘截鐵的說：「我們有一種儀器，能够在人未死以前預先收存人腦

的思想記憶，我們可以複製了人以後，再將機器所保存的資料，輸送到新人的腦袋去。」

「不可思議！」張曉燕說。她還在爲自已被咬一口而不甘心。

「於是，人按照自已的形象造人。」

電腦自動記錄儀器寫下了這句話，造人的工作隨之開始。黎國雄從伊麗莎白身上取出一片小組織，在電子顯微鏡下做極爲精細的顯微手術，使細胞實行分裂生殖，每一個細胞都可以造成一個人，但要做這種手術非常困難，必須浪費許多細胞，手術完成後，細胞便開始分裂，將來會培育長成另一個伊麗莎白的副本。細胞開始在分裂長大，以後的工作，全部交給自動控制儀器和機器人去照顧。

黎博士再進行複製外星人的手術。

剩下的只有等待。太空人各自回到自已的冬眠箱將生命暫時停止。當黎博士、指揮官羅倫凱和詹森再度被機器人叫醒的時候，已經有兩具新造的生命體在等他們了。伊麗莎白的腦思想記憶的轉移，進行得很順利，那具新人，原來是木偶一樣的靜靜躺在玻璃子宮裡面，現在有了靈性了。當她站起來的時候，發覺自已身上一絲不掛，她開始感覺到羞恥。

「那個死鬼李察波頓……」她突然冒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

黎博士要她再躺回子宮裡去，重新把儀器裝上，調查她的思想記憶，根據黎博士的解釋，人的潛在意識有時候會保留遠古祖先的一部份，這就是爲什麼有人從來沒有到過某地，會突然對某地有熟悉之感。

伊麗莎白再度起身，詹森送了一件袍子給她穿上，她看起來才二十幾歲，又年輕又漂亮，她扭揑作態，搔首弄姿，微笑着向羅倫凱拋媚眼。

「這就是永生的奇蹟嗎？」詹森嘆息着。

「這是死裏復活。」黎博士說。

年輕的伊麗莎白朝老伊麗莎白瞟了一眼，對她說：

「你看我，我多麼漂亮，我討厭你！你眞醜，你像魔鬼一樣醜惡！一樣可怕！」

老伊麗莎白的氣息很微弱，形同待死的人，聽到有人這樣批評她，竟然緩緩地移動身體，站起來。

「我們同是一個人！」她說：「我們的靈魂原來是一個，分裂爲兩個，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完全沒有分別，只有肉體不一樣而已。你不用嘲笑我，我也不用羨慕你。」

「不，不！」年輕的伊麗莎白狂呼暴跳起來：「伊麗莎白只有一個！」

詹森和羅倫凱交換了一個眼色，這個結果是他們當初所意料不到的，他們剛在討論如何使已

經製成的外星人有靈性有思想。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詹森說，「剛才我好像感應到外星人已經有自由意志了，我好像幻見外星人自己站起來，開走了他們自己的太空船。」

「根本不可能的」羅倫凱說：「他現在還沒有靈性！就算有，也是人類的，不會是外星人的。」

猛不防聽見一聲淒厲的慘叫，老伊麗莎白身體冒着煙倒下去了，新伊麗莎白手裏拿着死光鎗，她殺死了自己的前身。

黎博士奪下了伊麗莎白手裏的死光鎗，他咆哮着：

「你幹嘛殺人？」

「那是我自己，我有權利殺死她！」

「上帝懲罰你！」詹森大叫。「是她生你的，沒有她那有你？」

「她遲早總要死的，我不高興她活着。」

伊麗莎白突然雙手按着額頭，大叫頭痛，經過羅倫凱與黎博士一陣安撫之後，才略爲定了神。詹森在爲死去的老伊麗莎白禱告。

「沒有，靈魂並沒有轉移！」詹森忽有所悟的說「只是靈魂的複製而已，這能算永生嗎？」

一陣混亂與忙碌過後，他們把伊麗莎白放回她的冬眠箱。現在他們明白，複製新人而使他的腦際一片白，正如製作空白錄音帶，老人是原版錄音帶，將老的錄音帶轉錄到新帶裏，自然，老的錄音仍在，除非用方法消除它，否則不會消失。

新造的外星人靜靜地躺在玻璃子宮裏面，他們暫時不去理會他，到必要時再灌錄人類思想給他，不過目前已教他暫時停止生長，將生命凍結起來。他們火化了老伊麗莎白的屍體以後，就各自回去冬眠。

銀河九號繼續向前行駛，機器人在做全船的控制與監視工作，並負責搜索行星系，期望在茫茫太空中找到一處人類的樂土。

不知經過多少世紀，也不知發生了什麼重大變故，機器人一號按動了全船人員緊急集合的按鈕，於是，所有的人都從冬眠中蘇醒。像他們出發時離開太陽系的情景一般，全體人員聚集在會議室。

指揮官羅倫凱和黎博士，發現外星人的太空船失蹤了，複製的外星人也不見了，倒是年輕的伊麗莎白還好端端的，就像過去沒發生什麼事一樣。

「集合幹什麼？」

「要登陸了嗎？找到地方可以安居了？」

「發生什麼變故？」

許多人議論紛紛，高級幹部也在查電腦，追問機器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機器人會失常，按動緊急集合電鈕？過去的時日，太空船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電腦的記錄竟是一片空白，從接運外星人太空船進來以後發生的事，全部沒有記錄，或是記錄已被抹除了？

羅倫凱召集二十位高級幹部到指揮艙去，和大家商量。

「過去發生的事情是集體幻覺嗎？我們二十個人都發現外星人太空船和裏面的屍體，不可能是做夢，現在什麼也沒有了，我們造的人也不見了。」羅倫凱激動地說。

人人嘈雜地講話，莫知所以然。詹森的超感應力派上了用場，他自言自語：

「我……我手裏怎麼會有一卷錄音帶？」

他走到錄音機旁邊，放入錄音帶，開動它，播放出來的竟是他自己的聲音：

「各位太陽系來的文明生物訪客，現在就藉着你們自己的口講幾句話。經過我們太空浮標系統的探測考察之後，我們覺得人類還相當幼稚野蠻，盲目的追求永生，只有手段而沒有目的，不知改造人性，未免太可悲了。

「不錯，人體的複製和腦思想的轉移複錄，正是通往永生之路的石階，但人類的本性竟隱藏

了不可救藥的殘暴傾向，嫉恨、仇恨、貪婪、愛慕虛榮、只重外表、不務實際、肉慾、自私……從伊麗莎白的個案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我們是銀河烏托邦的守衞者，在銀河各處太空設有浮標，專門偵測監視前來尋找烏托邦的知性生物，也負責檢查知性生物的心靈，看看是否眞正愛好和平的訪客。如果確實是，我們會用浮標太空船引導他們前來，幫助他們過美好的生活，否則，我們只有棄之不顧，請原諒我們用假死來欺騙你們，使我們可以進來考察。

「經過詳細的調查檢驗，我們認爲，人類的科學技術已足够進行星際探測，雖然和我們相比，還極端幼稚，成就仍然驚人而可觀，但是心靈方面却需要長期的進化改造，不是可以在短時間內改變完成的。

「我們的心靈非常高貴，高貴得可以脫離肉體而單獨存在，這是由於長期的心靈生活，自我創造的成績，所以當我們的心靈不附在肉體上，那付肉體就成了假死狀態，不需冬眠，也可停止生命。

「伊麗莎白只是我們的抽樣試探考驗，請原諒我們作弄她。人類必須還要經過一段漫長時間的自我改造，才能了悟生死與幸福和平的眞義。請原諒我們不告而別！

「再會吧！太陽系來的美麗動物，兩隻脚的美麗動物，在未來是很有前途的，不要洩氣，再

加努力吧！」

錄音帶播完之後，自動焚化了。

在場的幹部，如同大夢初醒。過去一些時間所發生的事，太玄秘而近於幻想，所有事實證據都消滅了。彷彿只是一場噩夢，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各位女士先生，」羅倫凱對全體船員廣播：「因爲電腦故障，發生了一場誤會，勞動大家起來，眞抱歉。請你們還是回到原來的房間去吧！我們還在尋找新世界，我們一定會找到的，只要我們有信心，有愛心，只要我們肯努力……只要努力……」羅倫凱說到最後有點悽傷而難以爲繼的哽咽起來。

一切恢復平靜後，羅倫凱回到指揮艙，詹森還坐在那兒沉思，若有所失，表情凝重。太空船外面依舊是無垠的星空，時間和空間都是沒有窮盡的，無始無終，生命在宇宙中，只是在物質與能量場表演戲劇而已。

這時，伊麗莎白走進來，渾身依舊散發陣陣香水味，她滿臉迷惘困惑。她顫聲說：

「我好像做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夢，我殺死了一個老太婆……那個老太婆……那個老太婆長得好醜惡……我用死光鎗殺死了她……因爲她說我們彼此是一個人，不分你我…我只記得這些。」

詹森用話安慰他，拍着她的肩膀，陪她一起回去多眠。

「不要怕！噩夢就會過去的，只要心中有愛，什麼都不怕。」

羅倫凱在多眠之前，習慣地坐在腦電儀旁邊，接上各種電極，肉體與精神的疲勞，使他難以承擔，他要幻遊多少世紀以前的世界，於是，他看到了太陽系那邊的地球，那是人類的家鄉呵！晶亮可愛的一顆星球，充滿了綠色與藍色的生機……中國大陸的錦繡河山……金黃色的海灘，雪白的浪花與湛藍的天空……那個大眼、烏亮捲髮、微笑迷人露着編貝玉齒的女孩……那個叫小珍的女教師，展露出可愛的笑靨在招引他……而那是多少世紀以前的事了。

銀河九號太空船仍以高速航向無極的太空深處。

附記：本文旨在探討永生的可能性，及靈與物的有關哲學問題，並暗諷人性的陰暗面。關於複製人類，科學家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即可實現，而腦電儀，偵測記錄人腦思想的裝置，目前也正在發展中，作者連接此兩種可能性，幻想將來爲達成永生，可在人死前灌錄思想記憶，在自己預先複製的副本上，即可永遠不死，至於脫離肉體的靈魂（心靈），係根據臺大曾霄容教授的數冊哲學巨著「現實存在論」中所提，加以誇大引伸。其他科技發展，大致均有所本。至以伊麗莎白泰勒爲女主角，只是想以之作爲西方文化的隱喩。

異星奇遇

一羣披頭散髮的原始人，個個幾乎赤裸着身體，只在腰間掛着獸皮，汗流浹背地趕路，爲首的幾個人擡着兩頭剛剛狩獵到的六脚獸，塵土飛揚，滾滾如霧，身上的膚色幾乎與地面的紅土不分，一張張的臉孔，顯得疲憊而不安，在這靜止無風的灼熱地域中，急促的呼吸聲與脚步聲伴奏着。

第一顆太陽已經沉落到東方地平線，紅光燭照天地，四外如火在燃燒，這暮色，血紅而凄慘，周遭的山巒有如咧嘴張齒的怪獸埋伏蹲臥着。

伊麗娜拖着困乏的脚步落在最後面，憔悴無神的眼盯着男人們擡着的那兩頭六脚獸，垂涎欲滴，饑腸轆轆，只因爲走了很長一段路，到處是空曠野地，滴水未進。自從她的鼻子和胸部，在一次狩獵中被野獸襲擊，破了相以後，她的男人艾力卡，便離開她，要她自己去覓食，不再負責她的生活，她只有隨隊出征狩獵。偶爾也偷偷的望着艾力卡身邊的金髮女人，好生羨慕又嫉妬，

那個金髮女人不用隨隊出獵，只在她高興時在一邊觀看，吹奏口琴助興。醜陋而可憐的伊麗娜，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像男人一樣奮鬪掙扎下去。

猛不防伊麗娜的脚步一個踉蹌，撲倒在亂石堆上，連翻幾個滾，當她忍着痛爬起來時，驚奇地發現紅色的天空有一顆巨大如拳頭般的星星，正在閃閃發光，晶瑩奪目。於是，她指着天，大叫起來：

「快看，天空上面！」

艾力卡和他的族人，不約而同的擡起頭來，仰看血紅色的天空。

「啊……」陣陣的驚呼聲，從每一張朝天大嘴裏發出來。

天露異象，他們有無限的恐怖與敬畏，艾力卡叫大家匍匐着，朝天吟哦着誦讚語句，頂禮膜拜，然後命令全體族人加快脚步，往居住的山洞走去。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傳說，遠古的祖先口授傳留下來的故事，星神來到此地，化育生養萬物以後，遺留下他的子民，遠去天外的仙境，一去不回，星神曾經許諾過，只有當此地不再有罪惡，人心完全潔淨的時候，才會再度回來，接引他的子民，去另一個極樂世界，那兒，有青草、菜蔬、結果子的樹木，有光有暗，有早晨和晚上，晝夜分明，衆星掛在夜空閃爍，普照大地，各種牲畜，昆蟲，野獸，滋生繁多，海裏有魚，天空中鳥雀飛躍，人們不愁衣食。

而在此地，當第一顆太陽沉落到東方地平線後，另一顆更大更熾烈的太陽又將從西方昇起，這裏一年有幾個月沒有晝夜之分，由於天氣炎熱，水源缺乏，大大小小硬甲殼的六脚獸躲在岩洞裏面，與人類相爭互獵，勝者得食。

兩把火傘輪流在天上巡行，有時併行天空，熾熱更甚，人們只有躲在岩洞裏，等待白晝過去，才能出來活動覓食。而現在這段時候，兩日相接，只有當青黃不接的太陽起落之際，才會比較涼爽些，天上也出現稀疏的星點。人們從來沒有看見過現在這般大的星星出現在空中，傳說中的星神是發亮的巨星，有神祇居住其間，會從空中而來，帶走這裏的苦難人們，前往美麗新世界。

狩獵歸家的隊伍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跋涉。艾力卡呼喚大家儘速前行，以免另一顆太陽再度昇起而熾熱難當。

伊麗娜氣喘呼呼的奔竄到艾力卡身旁，幫他拿長茅，木棍，却遭到艾力卡的白眼。有些美好的往事仍在她腦海浮映旋轉，她總以為自己還可以生養兒女，如能再討得艾力卡的歡心，給她生育機會，讓她與兒女相依為命，那就心滿意足了。她是個形貌醜陋的婦人，除了苟延殘喘以外，還能怎樣？自從身體毀傷以後，每次當她往水池去汲水的時候，再不敢臨池自照端詳自己。現在，她看着艾力卡强壯油光的身體，引發一股愛慕，她做了一個假動作，讓自己跌倒在地上。

「艾力卡，」伊麗娜嘶喊哀求着：「求求你……」

艾力卡彎下身，搶走伊麗娜手拿的獵具，用棍子挑挑她屁股，伊麗娜想藉此得到他的些微憐憫，却是適得其反，伊麗娜動也不動的，不想爬起來，艾力卡頭也不回的走着，未加牽扶。

「星神來了，我們快回去呀！」艾力卡呼叫着族人。

大隊的原始人，拋落了大串的嘲笑聲，遠揚而去。

伊麗娜的心已碎過好多次了，只因爲有過一次不幸的遭遇，容貌和身體毀損，任人奚落侮辱，不免心灰意懶。受盡委屈之餘，她哭泣着，仰臥在熱得發燙的紅色沙石堆上，任汗液從身上如水滲出。不知經過多少時候，第二顆太陽已經從西天昇起，疏落的星點全然隱去，淡紅艷亮的天空中，那顆拳頭大的巨星仍在閃耀發光，看起來比先前更大，似乎越來越接近地面。

她粗黑的手掌揩抹幾下那張被汗水、淚水沾滿而和着塵污的臉，邁動疲軟無力的雙腿，走向歸途。

走着走著，她發現不遠處的灌木叢邊躺着一具身體，還可以聽見微弱低沉的呻吟，近前一看，她嚇呆了，那人面部和身體受傷流血，臉孔幾乎難以識辨，再仔細察看，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傷者，竟是艾力卡的女人。

「蘇珊！」伊麗娜驚呼着：「妳怎麽啦？」

「水、水、給我水……我需要水！」蘇姍喘着說。

伊麗娜把隨身携帶的塑膠水壺取下來，倒水給蘇姍喝。

「我不行了！」蘇姍哭着說：「妳眞好……妳眞好……」

伊麗娜用手拭擦她的眼淚，並檢視她的傷痕，外表流血很多，傷却不深。

「可憐呀！」伊麗娜，安慰她：「妳會好的。」

「我一個人出來，準備給艾力卡一個驚喜，想不到遭遇到野獸襲擊。」喝下水後，蘇姍的元氣似乎恢復了，連說話也有精神。

伊麗娜指給蘇姍看，在天空，那顆閃亮的巨星，露着親切可愛的眼光，在注視着大地。兩人瞇着眼，無限盼望地凝望着那顆亮星……

※　※　※

星神，天空中浮懸着的球體太空船——銀河九號，正在俯察着底下的原人世界。從遙遠的太陽系那邊，經過漫漫無涯的光年旅程，抵達這個紅色行星，開始進行探勘工作。

指揮官羅倫凱醒來的時候，全自動化的電腦伏羲二〇四九四式，已經做好有關本星球的分析，分列在螢光幕上。太空船目前正停在雙星系的行星天空，實際上是與行星做同步旋轉，全自動的登陸小艇神農一號，正由機器人一號駕駛，前往探測行星表面。

「我們為什麼停留在這裏？」羅倫凱問全能者機器人。

「這個星球可能有生物。」全能者說話總是一板一眼的。

螢光幕上所見的星球表面，是一片火紅的世界，也有綠樹和湖泊點綴其間，有一股森然可怖的意味。

羅倫凱接通了神農號登陸小艇的電訊，與之聯繫。螢幕上映現由神農號電眼所掃瞄的風景，另一個螢幕則映着神農號艙內的活動和各種儀器表。

神農號沿着一塊平坦的地面飛行，近距離的電眼掃瞄，可以看出行星表面有許多乾涸的河道，綠色的灌木叢疏落地散在紅色的土石上，沒有動物活動的跡象，荒涼冷清，有水的地方，像一面光滑的鏡子反着光。

神農號着陸以後，機器人很快走出來，進行挖掘土壤，操作檢驗。為了肯定此地的生物形態，必須重覆做試驗，並且為了避免感染不明的病菌，先由機器人小心翼翼的做開路先鋒。根據地球上的法則，所有已知的有機體，都會在代謝過程中釋放廢氣，植物放出氧氣，動物或微生物放出二氧化碳。不論外星中的生命型式如何低等，登陸艇所使用的儀器都可以完全偵測出來。機器人挖掘了泥土之後，將它放於登陸艇的小密室內，很快的得到反應，含有放射性碳十四的特殊飼料，在密室中被消耗，而排出二氧化碳，顯示土壤中微生物的含量特多，放射性偵測器是緊鄰

着泥土密室的另一密室，兩密室之間有薄管相通，偵測器已得到了二氧化碳出現的訊號，並將種種報告傳回停在天空中的巨大球體太空船。

機器人正在進行其他試驗，驀地，不遠處的泥土堆後面鑽出一頭六脚獸。羅倫凱藉着電眼看清楚了那頭怪獸，長着似猩猩一樣猙獰可怖的頭顱，渾身毛茸茸，張牙舞爪的緩緩走來，預備朝機器人猛撲。

「來者不善！」羅倫凱說着，命令機器人以痲痺鎗攻擊。

六脚獸倒下了。在外星環境裏，人類不願以暴力加害生物，尊重生命，和平相處，才能建立友誼。

現在，探測有無生物的工作，已經沒有必要繼續進行，惟一要做的是了解本星球的環境和生物的智能。

機器人一號繼續駕駛着登陸艇在低空巡視。在遙遠的天外世界，人類藉着科學技術的成果，以機器人踏足其間，以電眼觀察異於太陽系的外星環境，人類如果要在此生根，滋長文明，繁衍種族，仍然必須靠此地的動植物來維生，銀河九號雖有足够的能源和維生循環系統設計，但只能維持一定的人口，若要在此長期生活，將試管內所有的生物胚胎細胞培植長大，必須有足够的供養物和生活空間，就地取材是必需的，狩獵當地的動物，也不可避免，尊重生命，也只能做到尊

重知性生物。同時，移居來此的家畜和動物，也要在外星土壤存活着，適當的開採，利用環境，還要花費龐大的人力、物力和時間。銀河九號太空船携帶着人類的愛心與和平的信念，去探索宇宙的神奇，尋找可居住的人類樂園，與外星生物的接觸，應該先懷着寬容與博愛，不隨便施予暴力，胡濫射殺。

「下面有東西！」機器人一號叫着。

登陸小艇發現地面上有異物，看似兩個人形物體在地面緩慢移動。羅倫凱一下子睜大了眼睛，幾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在這天外世界竟會發現兩個完全似人的生物。從電視螢幕上看來，他們有腦袋、五官、四肢、頭髮散亂着，上身赤裸，腰間掛着獸皮遮蔽下體，這時那兩個人竟然高擧雙手，向小艇大聲呼喚，外星人類以為從天而降的物體是神蹟吧！一忽兒又看見，其中一人背着另一人……

伊麗娜和受傷的蘇姍在掙扎前行，背起蘇姍走一陣，又放她下來歇歇脚，當她們看見從天而降的飛行物，不禁揮手呼喚。那飛行物仍然不斷的在空中盤旋。

這時草叢的另一邊發出低沉可怖的獸吼，一條六脚獸斜裏竄出，朝兩個婦人撲襲過來，滿身是血的蘇姍，首當其衝，背後被襲，她尖叫一聲倒向前去，六脚巨爪狠狠地掐住她染血的胴體。伊麗娜取出腰間掛着的防身武器，一柄石刀，撲向野獸，用勁刺擊，與之搏鬬。在這千鈞一髮之

際，機器人一號從空中射出了麻痺光，將那頭六脚獸擊昏了。

驚鬼甫定的蘇姍，不斷地哭泣着，伊麗娜緊抱着蘇姍，安慰她，怯怯地望着落地的圓盤形飛行物。

機器人走出來，友善地朝她們招手，一道綠色的光線從腹部射出，照射在兩個外星原人的身上。

伊麗娜和蘇姍身不由自主的走入登陸小艇內，機器人開動了儀器，小艇慢慢昇空，地面景物漸小，身子輕飄飄的，她們感到無比的歡愉快樂。

在銀河九號控制中心，工作人員正在忙碌着，密切注意着人類與外星人的接觸。

「指揮官，」醫生黎國雄在話機上說：「我們的兩位客人不管在五官、四肢形體各方面，實在太像地球人了。」

羅倫凱從電視螢幕上看見黎國雄的眉毛往上一豎，面露幾分驚喜幾分困惑。

「我也注意到了。」羅倫凱說：「實在像得太不像話。」

神農號傳來了機器人的問話：「指揮官，我們是要綁架她們嗎？她們好像受驚過度睡着了。」

「不是綁架。」羅倫凱隨着傳話給全體同人：「我們要好好招待她們、研究她們、了解她們。」

兩個外星原人被帶進銀河九號的隔離艙內，黎國雄帶着醫療小組穿着隔離衣走入艙內。一眼就看見一個原人身上的塑膠水壺，他俯身察看，拿起水壺，對着電眼說話：

「有水壺哩！」黎國雄用手指頭敲了兩下。「是塑膠水壺。」

羅倫凱注視着螢幕，陷入更深的困惑。在沒有離開太陽系之前，科學家們曾經對於宇宙中智慧生物的型態，做了許多可能的臆測，人類以碳爲基礎分子，宇宙中的智慧生物不一定以碳爲基礎，矽也有同樣可能。在過去的探險旅程中，也曾發現以阿摩尼亞爲基礎的生命組織。地球的傳統燃料是氧氣和氫氣，外太空環境中，如有生物存活，也不一定同樣需要這種燃料，比較年輕的行星上的居民，也可能適應二氧化碳大氣層，動植物都會從大氣層吸收氧與硫，甚至可以飲含硫質的液體，相當於從地球的氫與氧大氣層所獲得的能。此地的環境與地球相似，只是較爲乾燥炎熱，孕育出的生物與地球人酷似，是有可能的，但不應該這樣接近呀！而且還有塑膠做的水壺：

兩個外星客人，一個受傷流血，奄奄一息，正在進行救治。另一個面孔及胸前有可怖的傷痕，眼睛無神，意識不清，不能講話。

「簡直不可能！」醫護長張麗芬叫着：「她們是地球人的翻版，生理結構完全和地球人一樣，只不過多了盲腸。」

羅倫凱說：「想辦法叫那個沒受傷的女人說話，並檢查她的腦波和思想。」

在二十三世紀以後，由於遺傳工程學的進步，人類對於自身體內的結構加以改變，差不多所有在二十三世紀出生的人，體內都沒有盲腸。這異星世界的人類，引起全體太空人一致的好奇。太空生物學家認爲，人類進化到目前的形狀，不是偶然的結果，太空中任何一個行星，只要有適當合於發展孕育生物的條件，行星上的「人類」在基本外形上和地球人將沒有太大的差別，但不可能絕對完全的相同。

羅倫凱命令機器人二號駕駛神農一號繼續探查底下的紅色大地。

伏羲一〇四九四電腦，送出了初步報告：

一、外星人的生理構造與腦波形態，百分之九十九與人類相同，可以說完全酷似，她們只多了一條盲腸，四個智齒，而且，每個細胞中的染色體也和人類一樣四十六對。

二、外星人的食道和氣管也是混合在一起的，這樣表示，他們的祖先來自海中，和地球人一樣，但是此地並沒有海洋，而且到現在爲止，此地還未發現兩隻脚的動物，可見：

三、這些外星人是突然移居來此的。

四、結論，他們是來歷不明的地球人，屬於高加索種、斯拉夫族的小俄羅斯人。

「不合邏輯！」羅倫凱說，以疑問的眼光望向詹森：「在我們之前沒有載人太空船離開太陽系，也沒有能够達到光速十分之一的太空船被製造出來，而我們的太空船已幾乎達到光速，在這

麼遠的地方，絕對不可能有來自地球的人，除非是巧合！」

超感應人詹森同樣的迷糊不解，默默無語。

銀河九號太空船，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艘離開太陽系的太空船，絕不可能有任何載人太空船先於她抵達此地。相對論指出，沒有任何飛行體可以快過光速。也就不可能有太空船從後面趕上先抵達此地。如果這裡眞有地球人，是怎麼來的？何時來的？這些都是有待查證的問題。

經過消毒、檢疫過後，他們把那個沒有受傷的外星人帶到審訊室，把她接上腦電儀，探測她的思想。

恍惚間，伊麗娜的眼睛由無神變有神，好奇地注視周遭，每一個工作人員都綳緊了臉，以研究觀察怪物的神色投向這個異星人類。

「我……」伊麗娜怯怯地說：「我在哪裡？你們……是人，還是神？」

伊麗娜開口說話了，說的竟是中國話。銀河九號的太空人，有一陣突發的震撼與驚愕。這個外星球人類，以原始野蠻人的狀態出現，身上配着塑膠水壺，已經够奇了，現在居然從她口裡冒出中國話，太不可思議了！中國話是二十二世紀以後的太陽系各星球通用語，伏羲一〇四九四型電腦，即是根據「點與線」的原理設計，將正方形的中文字分隔成排列整齊的四百八十個點，利用這些點的連續顯現，連成一橫、一豎或一撇，不論在螢光幕上映出的字或印在捲筒紙上的字，

都是許多點的集合。

全場肅靜、驚駭過後，羅倫凱操着火星殖民地腔的中國話與她對答：

「我們也是人，來自太陽系，我們的太陽系只有一個太陽，妳能告訴我，妳的家在哪裡？妳有名字可叫嗎？」

「知道呀，我的家在山洞裡面。我叫伊麗娜。」

「伊麗娜，我是說，妳的祖先是從哪裡來的？」

「聽說也是從天上來的。」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數不清的年代，我們的祖先的祖先一直傳下來的故事，我所能知道的只是別人告訴我的，傳說神會來接我們回去。」

「你的水壺是哪裡來的？」

「我的母親給我的，她死前傳給我的。」

「她是怎麼死的？」

伊麗娜哭泣着，一股憂傷與悵惘浮上她的臉，好像受了極大的委屈，不能把自己的話說出來。

「伊麗娜，你願意告訴我們妳的身體是怎樣受傷的？你們平常吃些什麼？怎樣過日子？」

許許多多的問題環繞着伊麗娜，她的肉體已受盡折磨，精神上更有不勝負荷之感，驚恐與疑懼中，她哭得更起勁，身上火紅的皮膚在抖動，摀着臉的龜裂手背發顫不已。羅倫凱因爲緊張而渾身冒汗，現在是地球時間三十三世紀了，如果時間沒有錯，地點無誤，面前的奇事實在不可解釋。

「我們已經闖入未知世界了嗎？」羅倫凱問身邊的超感應人詹森。

「不是。」詹森搖頭。「答案很快就會有的。」

「我們不是回到地球了嗎？電腦沒有錯誤嗎？」

「沒有錯誤。」詹森冷靜地回答着。「你以爲我們已經回到太陽系，而我們自己不知道？你以爲人類的文明已經毀滅了？絕不是這麼一回事！」

宇宙，比人類所能想像的還要怪誕神奇。在場的工作人員，每人都顯出無比的困惑。

一顆受傷的心靈，是需要加以撫慰的。在醫療小組的協同之下，他們把伊麗娜被毀傷的臉容和身體，加以整形修補，蘇姍也做了同樣的手術。經過漫長時間的接觸詢問，他們有了比較清楚的概念：

伊麗娜和蘇姍的族人，由艾力卡當首領，但是在艾力卡之上，還有一羣享有特權的人，坐享

其成，要是族人所奉獻的食物、勞力，不被滿意，馬上就會遭到懲罰。

「艾力卡每天要到神殿裡去見國王米多達，表達他的忠誠，並奉獻每日所得的三分之一。」

蘇姍說：「如果我們不這樣做，米多達國王的吐火棒會冒火。」

「吐火棒？什麼吐火棒？」

「一根短短的棒子，會發出巨響，被打中的人或野獸，很快就會死亡。米多達說，因爲他是神，所以他有吐火棒。我們都害怕他，所以只有服從他。艾力卡原來的妻子伊麗娜，她的母親被召進神殿裡面，因爲不聽話，不好好服侍國王，就當着所有族人的面前，被用吐火棒打死。」

羅倫凱靈機一動，按動電腦鍵，命令電腦放出二十一世紀以後的槍械圖片。他問：

「吐火棒是不是像這樣的。」

「很像。」

他們準備把兩個外星人完全醫治好，再放她們回家。由於遺傳工程學的魔術，甚至可以把斷了的肢體，敎它重長出新的來，伊麗娜被野獸咬去一截的鼻子，還有毀傷的臉容、胸部，很快的恢復舊觀，看起來够美麗性感。蘇姍也完好如初。

經過一再的詢問、檢查，對於兩個外星土著及本地文化的了解，仍然所知有限，許多自相矛盾的事實擺在眼前，無法導出一個合於邏輯的解釋。如果他們來自地球，是怎樣來的？爲什麼會

變成今天的部族生活情況？」

「有沒有人願意娶她們爲妻？」羅倫凱半開玩笑的問衆人，引起一陣哄笑。

面前的兩個外星原人，在各方面都與人類無異，通婚當無問題，從生物學上來說，只要染色體的數目一致，便可交配生子。染色體的數目隨不同的物種而有別，同種的必相同，地球上的生物，由少自圓形動物如廻蟲的一對，到多至如浮游生物的放射蟲八百個，不一而足，構成地球上名目繁多的物種。

「緊急電訊！」林宗清從電訊室傳話過來。

羅倫凱很快的打開話機，聽到神農號機器人二號的呼叫：

「銀河九號，這是神農號小艇。」

「這是銀河九號，說吧。」

「發現了原人的部落所在，就在一個綠色湖泊的山邊洞穴裡，好多人聚集在一起，正在朝天空張望呼喊。現在就把映像傳過來給你們看看。」

螢幕上出現了奇觀，這個外星世界，有類似地球上石器時代的居民住着，男男女女，大約有上千人，圍着一團燃起的火，正朝着神農號登陸艇揮手，站在正中央的一個看起來好似首領，吶喊及舞動特別起勁。

羅倫凱命令機器人二號，將電視攝影鏡頭拉近，對準當中的一個，照出特寫鏡頭。

「艾力卡！」兩個女人同時叫起來，朝電視畫面比手畫脚。

「那只是影像。」羅倫凱笑着說：「我帶你們同去。」

伊麗娜和蘇姍相視而笑。羅倫凱命神農一號同航，自己帶着詹森、張麗芬，還有兩個外星土著，欲前往訪問，這異地的奇景怪事，深深吸引着來自太陽系的人類，只有親往探查，才能揭開謎底。

※ ※ ※

艾力卡的族人，在他的帶領下，在朝天呼喚、舞蹈、歌唱，就在族人聲嘶力竭、羣情激動的時候，一個碟形的飛行體再度出現，閃着光從天而降，爲首的一個，全身閃亮着金光，耀眼奪目，一望而知不是肉身人體，彷彿披上一副盔甲，英武結實。衆多的土著立時靜默無聲。

「我們是從天上來看你們的。」機器人二號首先發言。

「你們是神嗎？」

「可以這麼說。」羅倫凱把兩個土著女人推到前面去。

族人一陣驚訝與歡呼。他們看見失蹤多時的兩個婦人，伊麗娜醜陋的面貌和身體，竟已恢復原狀、美麗如昔。

「我們把伊麗娜和蘇姍帶同來了。」羅倫凱說：「我們願意幫忙你們，如果你們有困難的話。」

艾力卡一把將伊麗娜抓過來，仔細端詳着她，在她臉頰上親吻着，如獲至寶。蘇姍看見了，妬火中燒，張牙舞爪衝到伊麗娜面前，朝她猛襲，拳打脚踢。羅倫凱手中的痲痺槍冒火了，一槍打在蘇姍的身上，蘇姍揮舞的手一下子垂下來，眼神呆滯，定定地站在那裡，羅倫凱再發一槍，她才恢復生氣，却已嚇得目怔口呆，不自覺往後退了幾步。

「你們要愛人如己。」詹森說話了，語氣深沉，聲音宏大：「即使對待敵人，也要心懷寬容忍耐，你們若遵守這話，就必得着平安喜樂。」

這時岩洞門口，發出巨大的如雷話響，那是一種帶着懾服性的語音，那是一種月球口音的中國話：

「艾力卡，請進來，帶我們的客人進來。」

羅倫凱注視一下洞口，疑問的眼光射向艾力卡，不待他發問，艾力卡就說：

「國王在呼喚我們了。他就在洞裡的神廟住着。」

「那是擴音器。」詹森說：「他們的國王使用擴音機，使用槍桿，怪不得作威作福。」

「跟我來，我帶你們去見米多達國王，我們已經有人進去通報過他了。」艾力卡說着，領他

們走入岩洞裡去。

彎彎曲曲的通道，陰暗而潮濕，有電燈在牆壁間照明，羅倫凱囑咐機器人在前，他與詹森、張麗芬步步爲營，走向前去。身後還有艾力卡和伊麗娜、蘇姍。

「我們的國王找你們去，可能有事情要請你們幫忙。」艾力卡說。

抵達一個閘門，有幾個衞士荷槍把守着，兇惡地注視着來人。

羅倫凱指着衞士手裡拿着的槍問：「這就是吐火棒吧？」他已聞到緊張危險的氣味，不禁暗暗警戒。

艾力卡點着頭，領他們走向臺階，進入一個大窟，赫然看見一個濃眉大眼的人，坐在一張土製的大座上。

「米多達，我們的國王。」艾力卡大聲呼喚。「我們的神從天上來看你了。我們的神是最仁慈的神，他們醫好了我的兩個妻子，你看，蘇姍和伊麗娜，兩人多麼好看！」

環視這森冷可怖的地方，羅倫凱不禁打了個寒噤。這外星世界的人類，從何而來？怎樣來此？又怎麼會有槍械武器、麥克風等？

「聽說你們是從天上來的嗎？」國王說話了，聲音宏大如雷，顯然他是在使用麥克風。「你們眞的是神嗎？是神的話，請走過來這邊，讓我仔細看看！」

羅倫凱命令機器人走向前去。砰一聲槍響，米多達手裡拿着一把槍朝機器人胸口射去，子彈反彈到岩壁上，發着尖銳的回響，機器人却屹立無恙。米多達朝衛士使了一個眼色，他冒煙的槍口指向張麗芬，羅倫凱手裡的麻醉槍正要發射的時候，腰間被一桿槍抵住了。

「不要動，動一動就吃子彈！」衛士在喊。

幾個人望着米多達手中的槍屏息靜氣，自知危險迫進，却不敢貿然行動。羅倫凱爲緩和局面，故意找話題說：

「你們不相信嗎？我可以帶你們到天上去看看，我們的飛船就停在外面，我們的母船正停在空中。」

「哈哈哈……」米多達笑了，露着得意與自滿，緊張火爆的氣氛頓時鬆弛下來。他繼續說：「我們的祖先也是從天上來的，我們也是乘坐太空船來的……。」

「太空船？」羅倫凱一驚。在這個似野蠻又似文明的地方，竟會聽見「太空船」的字眼。謎底就在眼前，好像就要揭開了。

「你們是怎樣來的？從天上什麼地方來的？」張麗芬問。

「我們的祖先從地球的衞星月亮來的，是我的父母親告訴我的，這是許多世代的傳說。」米多達喜形於色：「你們要來帶我們回去了？」

「在這裡生活太苦嗎？」羅倫凱的眼光朝艾力卡等人投射過去。「爲什麼國王要虧待這些人？用槍桿子——用吐火棒來對付這些人？實在太不應該了。」

這時伊麗娜也爲之動容，她走到米多達面前，指着他怒斥：「你用吐火棒殺死我的母親！」

米多達一把將伊麗娜抓過來，朝空中鳴槍，命令各人往旁邊的小道走去，衛士把他們用石頭巨門關起，米多達帶着伊麗娜和幾個衛士離去。他嚷着：

「我去看看你們的太空船，你們暫時在這裡休息。」

在洞穴裡，他們打開自備電筒，往四下探查照射，赫然看見一架古式的太空船。牆壁間有電燈照耀。

「這還是二十世紀的太空船。」詹森說：「這是航行家一號，怎麼會在這裡呢？」

銀河九號太空船的電腦，馬上將航行家一號太空船的資料傳過來：航行家一號，是地球上的美國科學家，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四日自佛羅里達州的卡拉佛拉角發射的無人太空船，它飛過木星、土星和天王星，在一九八九年衝出太陽系，上面有可以播放兩個小時的銅質唱片，在唱片裡可以聽到有名的樂曲、卡特總統的賀詞，還有曲棍球、大象、下雨、大卡車、心跳、火車汽笛等等聲響，按照它行進的速度，要四萬年才能抵達太陽系外第一個恒星，十萬七千年以後，才能經過第二個。它不可能在地球時間三二〇九年的此刻，到達這個遙遠星球，因爲它的速度太慢，太

過落伍。

疑雲迷霧愈加深濃了。他們接通了自備電源，用留聲機播放出來，果然聽到所說的那些聲音。他們再往前深入，照明燈照見一具龐大的物體，仔細一看，是另一個巨大的太空船的殘骸，艙外有斑剝的中文字蹟，寫着「蘇武號核子太空船」、「蘇俄科學院在月球基地製造」、「二一〇八年」。

他們又發現一只銅片，用各種不同的文字刻着：「請來救救我們，如果能源不斷，機械仍在工作，也許我們仍在多眠中，我們的肉體可以被救活。如果你們是知性生物，具備高級科技知識，請把我們解凍救活。」

銅片的旁邊，有繪畫把文字的意思表達出來，但是，除了眞正的地球文明人類以外，要看懂那些文字與圖片也不容易，大約是遇難者在匆忙之間，想不出別的辦法，做絕望中的自救行動，草草刻寫上去的。

經過檢視，裡面的儀器大部份已告損壞，但能源系統仍在操作，大概這就是這裡能使用電燈、麥克風的原因了。有一座老式的多眠冷凍艙，裡面躺着五個人，其中四個已經枯死，面貌不可辨認，大約身體情況無法支持得住長久的多眠，根據資料推測，他們可能躺了一千年之久，因爲現在是地球時間三二〇九年。

超感應人詹森的靈感來了，他從儀器櫃裡取出一個密封的金屬盒子，打開來，是一疊歷史性的文件，匆忙的翻閱之下，終於對此地發生的事情，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我的上帝！」詹森說：「他們是經由另一度空間來的，他們誤闖入太空中的黑洞，發生時空逆轉，等於是以超光速的速度來到此地。」

「這裡爲什麼會變成兩個不同型態的文化，統治者是現代化的，被統治者還在石器時代？」羅倫凱問。

詹森說：「問那個多眠的人吧！他會告訴我們答案的。」

張麗芬已經把多眠艙調整過，加以解凍，當多眠人醒來的時候，在大家的注視下開始說話了：

「我叫卡達雪夫，謝謝你們救醒了我。我們是在地球時間二一〇八年六月三十日從月球基地出發的，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三二〇九年。」羅倫凱看看手中的相對論地球時間錶。「你們是怎樣來的？」

「我們是一羣被蘇俄共產政府迫害的科學家，爲了尋找自由，在一次核子太空船的試航中，我們一共二十七人，駕着太空船逃亡，打算逃得遠遠的，另闢新天地，在那兒終老一生，我們的太空船速度非常慢，不及光速的千分之一，但追上了比我們更慢的航行家一號，爲了借重它的各

種儀器和能源設備，我們捕獲它，把它放入我們的太空船內，繼續航行，不久，發生了一件奇事，我們誤闖入太空中黑洞，這是理論中被臆測爲時空捷運系統，一直未經證實。我們的蘇武號太空船，雖然抵抗住黑洞內部的巨大壓力，沒有被扯成碎片，但是所有的儀器大部份都已損壞，我們在另一個時空降落出現，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周遭靜寂無聲，在傾聽着一段科學傳奇冒險故事。羅倫凱指着身邊的艾力卡問卡達雪夫：

「這些不懂事的土著是哪裡來的？是不是你們的後代？」

「是我的同伴的後代。」卡達雪夫沉思了良久，苦笑了一下繼續說：「我們一共二十七人，其中男的比女的多五個，五個男的抽籤之後，決定在老年時期睡入多眠艙，其餘十一對男女在這裡生活下去，繁衍種族。一切都按計畫行事。」

「現在你一覺醒來已是千年以後了。」張麗芬說：「這裡已經成爲一個小國家了。你不想家嗎？」

「我們回不了地球了，實際上我們是爲了爭取自由才逃出來的，我們寧可在這裡呼吸自由的空氣，也不願回去那個齷齪不堪的世界。」卡達雪夫沉重地說：「我們在這裡差不多經過幾年以後，慢慢的領悟到了，人類有了智慧，也就產生了技術，但技術也助長了罪惡，因此，就在人產生智慧的一刹那，就已經注定了人世間會有罪惡。智慧也許是一種技術性發展的癌細胞，不斷地

擴散，污染着我們的銀河。就在我們登陸以後的一段時間，不可避免的要面臨知識與技術的全面退化，電腦壞了，知識無法保存下來，儀器壞了，各種維生工具沒有辦法製造，我們很快的變成原始人。最後，我們第一代的太空人開會決定，不再將智慧遺交給下一代，所有可能傳授的知識與技術，不再傳授給新生的一代，尤其是槍桿，就讓他們保持純潔白淨的心。我們只提供了能源系統的完整。希望這裡會成爲一個人類的樂園，沒有憂愁恐懼。」

「爲什麼？」張麗芬問。

「因爲，我們不願再製造另一個地球，寧可我們的子孫與大自然相爭，過着簡單純樸的生活，寧可告訴子子孫孫，我們都有罪，必須等待天上來的神祇來到，等待我們的心靈完全潔淨，才能被接引上天，這是我們惟一傳給後代的神話，教他們在苦難中有盼望，希望這是我們所建立的一個眞正的烏托邦，沒有受到任何污染的烏托邦。」

「你想，你們的願望實現了嗎？」詹森問。

「應該是毫無問題的。」卡達雪夫很有自信的回答：「始祖犯了罪，才會把罪帶進世界，始祖如果根絕了罪——如果斬斷了智慧槍桿的傳遞，那麼不再有知識技術，就不會有罪惡。」

「你錯了，卡達雪夫。」羅倫凱說：「你們所建立的世界，已經有了暴力兇殺的事發生，而且也有殘暴的統治者出現，拿着槍桿，擴音器，愚騙原始人，作威作福，自己稱自己爲國王，這

些事情，你可不知道吧！」

突然，一聲槍響震撼了每個人的心，國王米多達帶着衛隊從黑暗中走出來，狂笑着：

「你們的話，我都聽到了。我就是要知道你們剛才所說的這些秘密，才這樣安排的。我是國王，要不是我的祖先偷偷傳給我一點知識和技術，教我使用鎗桿，我也當不了王，我們米氏家族，就靠着這些來稱王，高人一等。其實，我所知道的太少了，不過是一點點而已。我老早就在懷疑這艘太空船裡面有秘密；我早就懷疑，一定有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事……」

「你這個壞蛋！」卡達雪夫破口大罵：「你長得跟你祖先很相像，我早就知道米多達耶夫靠不住，果然不錯，他爲了一己之私，偷偷的把槍桿子傳給他的後代，好叫你們靠槍桿子享福。」

「廢話少說！」米多達又朝空開了一槍，怒吼著：「我要回去地球，不要再待在這個鬼地方。」

一隊衞士逼迫着羅倫凱等人走出去，在神農一號登陸小艇邊停住了。米多達帶着王族家眷，挾持着伊麗娜，登上艙內，他並要求再帶個人質進來，羅倫凱命機器人二號入內，並由機器人擔任駕駛。

「必須保證我們回到地球！」米多達叫喊着：「要是要花樣的話，裡面的核子彈會爆炸，我們剛才已經在艙內裝妥了。現在，請你們叫駕駛人開到太空中的黑洞去，我們要經過黑洞回到地

球去享福。」

神農號起飛了，羅倫凱目送着它揚長而去，內心有無限的悽愴。他用無線電呼喚神農二號來接他們回基地。

「卡達雪夫，你也來吧！」他說：「我們銀河九號是從二十五世紀的地球來的——應該說火星基地，我們習慣稱人類的發祥地爲地球，我們在不同世紀出發，卻在相同的時間相遇，願意回我們基地去參觀一下嗎？或是願意同我們再出發去探險？去尋找……」一種不可遏制的悲憫憂傷從胸中湧出，堵住了他想說的話。

在銀河九號控制室，他們追踪着神農一號的離去，却是無可奈何。神農號終於進入不可知的地域，無法測知其命運。

「他們成功的機會有多大？」卡達雪夫問。

「沒有人知道。」羅倫凱說：「太空中的黑洞，原是死亡的恒星縮潰形成的，黑洞可能是航向任何時間的孔道，進入一個黑洞，會在宇宙的另一處出現，身臨另一個紀元。但是也有可能，這種旅行會被黑洞的重力毀壞，因爲任何物體一旦進入黑洞，包括光在內，都無法逃脫出來。米多達自以爲既然可以從地球來，當然也可以回去。」

超感應人詹森有了感應，他似有所悟的叫着：

「他們失敗了，整個太空船爆炸了，而且……而且，時光倒流了，因爲超越光速，時光會倒流。他們死了，死在一九〇八年。」

詹森很快的走到伏羲電腦的檔案儀，按動鍵盤，螢幕上映出了地球紀元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的中文報資料：〔合衆國際社莫斯科電〕六十八年前震撼全球，發生在西伯利亞的一次巨大爆炸，可能是由一艘來自別的星球的核子動力太空船墜毀所引起。該次爆炸的威力相當於二千萬噸至四千萬噸黃色炸藥，或較第一枚原子彈的威力強二千倍。這個衝入地球大氣層的物體，可能是人造的，它可能是宇宙中別的星球的智慧生物所製造的太空船。

羅倫凱望着螢幕上所映現的紅色行星的大地，一絲嘆息從嘴角溢出。在銀河的廣漠浩瀚中，有沒有知性生物所建立的烏托邦呢？生靈不斷的掙扎奮鬥，嚮往至善的美境，人類能將夢想化爲眞實嗎？這個被隔離的遙遠世界，不會有各種汚染，應該很容易可以使這些迷失的子民，這些心靈潔白純淨的生命，找到自己的進化方向，開拓此地成爲樂園。

於是，羅倫凱命令全體太空船人員，分批搭乘神農二號和三號，前往底下的荒涼世界，教導人類的遺民有關知識和科技，還有道德文化……。

人性保衛戰

有一天，腦科學、人體移植術、心靈感應術等超級科技，如果被極權國家用於政治鬪爭侵略，進行奴役赤化世界，將是非常殘酷而血腥恐怖的，這個曲折離奇、驚險重重的科學寓言故事，也許是警告。

一聲霹靂

石油國家的高階層會議，在伊甸利亞民主共和國的首都金谷市國家大飯店舉行，會議結束之前，伊甸利亞的總統哈玆，親臨會場致詞，並贈送出席代表，每人一尊三尺高的孔子木製雕像，還有禮運大同篇的中英文巨幅題字，外加中英文對照的四書一册。

「我們希望各產油國家，在能源危機中發揮仁愛精神，攜手合作，重建世界新的經濟秩序，

這樣一來，不論貧窮與富裕國家，都不會遭到能源問題的打擊。」哈茲總統的致詞，贏得全場的掌聲，他微笑着繼續說：「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在經過能源困難之後，都已深深的感覺到，人類應該由物質的慾望轉向精神生活。事實上，早在一九六一年，羅馬教皇就曾提出同樣的警告，鑒於科學的發展已到了人類自我毀滅的階段，應該轉而追求靈性的生活；而且西方歷史學家也一再强調，中國古聖先賢的遺訓，正是匡正時弊，挽救人類危機的寶典，以忠恕仁愛的優良文化來糾正西方文化的侵略、占有、放縱，消除物慾觀念。因此，我很希望各位代表回國以後，能够儘快促請當局效法美國和我國通過法案，規定孔子的誕辰爲教師節，將中國儒家文化的火種，遍傳世界，照亮黑暗……」

哈茲總統的話還沒說完，突然，電燈熄滅，室內一團漆黑，伸手不見五指，接着一聲爆響，不知道什麼東西炸了，突地起火燃燒，室內人聲嘈雜，驚叫逃命，才幾秒鐘工夫，電燈又亮了。散佈在會場的安全人員，開始以滅火器來灌救，並及時採取行動，捕捉恐怖份子。

伊甸利亞的國家安全局反情報組組長布勒維，衝到國家大飯店的地下室去，查看電路總開關，看守者正呼呼大睡，可能被昏迷槍擊中，在電掣上面插着一封信，他很快的打開來看：

「警告！國慶日的活動，總統請勿出巡，否則生命有危險，嚴防刺客槍擊。告密者啓。」

這時，懷中的無線電響了，他打開話機，是安全人員的報告：「發現可疑轎車，福特牌灰

色，剛剛從停車場出來，闖過紅燈，正向市政廳方向駛去！」

「跟蹤他，要抓活的，有重要情報。」他命令着。

安全局的汽車以全速在市內進行追逐，布勒維也跑出去，跳上一輛車子，從不同的方向包圍追蹤，沿途行人、司機莫不驚奇駭叫，很快的，可疑的車子已經出現在前面，它似乎有意在市內街道糾纏亂闖，車子裡面只有一個人，看他開車的技術倒是絕妙到家，在市場附近撞倒了一個攤販，水果散落滿地，小販大聲咒着，一個急轉彎，又衝向鐵路平交道，火車正鳴笛開來，他不顧死活的闖越過去，一刹那間，眼看就要撞上了，它却安然無恙通過，列車轟轟隆隆擋在布勒維前面，他做一個緊急刹車，眞把布勒維氣個半死，等火車過去，布勒維再想追蹤，那輛車子已不知去向。

布勒維回到安全局辦公室的時候，局長福斯德對他一陣咆哮：

「你這個笨傢伙！眞闖了大禍了！出了這麼大的亂子，眞是丢臉，你是怎麼搞的?安全檢查怎麼這樣的疏忽?」

布勒維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他自知理虧，不想辯駁，期期艾艾地問：

「沒…沒有人受傷吧?」

「沒有。」福斯德說：「總統還算幽默，他對各國代表說，今天是好日子，才故意開開玩

笑，表演一下，正好是他講到用火光照亮黑暗世界的時候，出了亂子，好像是在演戲一般。」

布勒維把那封告密信交給福斯德局長看。

「看樣子麻煩可大哩！」布勒維說：「告密者是好人壞人，我們還弄不清楚。」

「可能是好人。」福斯德沈吟了一下說：「如果眞要謀殺總統，今天就有機會下手，而不會故意放置易燃藥物在會場，他們儘可放置炸彈。」

「不對，」布勒維說：「如果是善意的警告，可以直接寫信告密，用不着費這麼大的勁，這裡面還很耐人尋味。」

福斯德吩咐布勒維把信拿去化驗組再作仔細檢驗，他站起身，踱到窗口沈思，望向外面的昇平世界，伊甸利亞的繁榮進步，表現在各式各樣的建設上面，高樓大廈巍然聳立，間有私人直昇飛機在屋頂起飛降落。負責整個國家安全的首腦，福斯德追隨哈玆已有二十年，一向對他忠心耿耿。現在面對着惡勢力的挑戰，怎不憂心忡忡？

緊張的日子

這個國家，自從十年前消滅赤色共產政權，擺脫恐怖、血腥的統治，已經走向民主自由、富足安定的康莊大道，許久以來不曾聞有騷動事件，因此，這場未曾流血的鬧劇，也就很快平息下

來，新聞界也很合作，因為案情尚在調查中，必須保密，所以對於此事隻字不提。

國家安全局不斷地嚴重戒備，部署保防與偵緝事宜，在國慶日的前一天，有關謀刺總統的陰謀還未破獲，安全局的工作更見緊張。

局長福斯德指着牆上掛着的全市街道地圖，講解總統的行車路線，分配安全人員守衛、瞭望。根據天文臺預測，明天上午十點零三分開始，本地將會發生日全蝕，當時全市要打開電燈，以便照明，而安全人員的工作也格外吃重。福斯德的臉上在冒汗，雖然有冷氣，還是免不了由於緊張而發熱發汗，有一隻蒼蠅附在他汗濕的後頸上，他覺得癢癢的，用手趕開牠。講解過後，他疲憊地坐下來，等待各方送來的報告。

「局長，」反情報組組長布勒維說：「我們何不請求總統，明天不要上街去巡行。」

「最好這樣，我們省得麻煩。」福斯德局長說：「我們已經請總統一再考慮，正在等着總統做最後決定，總統可能不會答應的，總統不願讓愛護支持他的民衆失望。」

女秘書從對講話機傳來了清脆聲音：「總統的電話來了。」

福斯德局長打開電話擴音器開關，在電視幕上看見哈玆總統在辦公桌邊抬起頭來，似乎還在批閱公文。

「總統，有什麼吩咐嗎？」福斯德問。一隻蒼蠅在他桌底旁邊的發亮地板上停着，他剛閃過

一個念頭，首都衛生是全國第一流的，怎麼會有蒼蠅，他舉脚要踩牠，牠却動也不動的停在那裡，好像早已死了。

「明天的國慶日還是照例出巡。守衛多注意些也就是了。」

「總統。」福斯德懇求着：「最好不要出巡，有危險的……」

「樹大招風，見怪不怪，我問心無愧有什麼好怕的?眞要謀害我，那天早把我幹掉了。同樣的警告聽也聽煩了。好了，我還有事要忙哩！」

總統的脾氣就是這樣，完全是大公無私的精神，福斯德不便自討沒趣，嘀咕了一句：「有一天說不定我當了總統，我可要愛惜自己生命。」仍然指揮部下進行警備事項。他這幾天很累，腦袋裡就像有什麼東西在搗亂，常常有一陣暈眩。當他戴上眼鏡開始批閱各方送來的報告時，發現自己視力有點模糊，好像焦距無法調整好，又好像眼睛無力視物，他眞想躺下來睡一覺。

「緊急事件！」女秘書的聲音使他精神一振。

他問：「什麼事?」

「有一個赤色間諜投奔自由，我們反情報組已經和他取得聯絡，馬上就要把他送來此地。」

今天事情眞多眞煩，福斯德局長已經精疲力盡，他用無線電通知所屬人員，好好照顧他，如果有特別重要的情報叫他先行透露，我方會保障他的生命安全，旣往不究。

「他要當面見你，有重要事向你報告。」反情報組組長布勒維說。

三十分鐘後，福斯德局長看見了那個赤色間諜，他是東西方混血種，經常在國內外活動。他說他的眞名叫莫洛托夫斯基。

「你投奔自由的動機是什麼?」福斯德問。

「我沒有辦法在鐵幕國家生存下去，實在看不慣，人人都是傀儡，人和動物、人和機器完全沒有兩樣，每個人都要受管制，實在是做人的不幸。」

「你還帶有情報嗎?一個禮拜前，在國家大飯店的陰謀是怎麼回事?」

莫洛托夫斯基猶豫了一下說：「一個禮拜前是我參與其事，本來我們要用炸彈來行兇，我暗中改換燃燒彈，我的同伴開車走了，我從另一個地方溜走。你們沒追踪我。我一直在考慮要不要投誠。我還留下條子，警告總統有被刺的危險。」

「你們測知情報的方式如何?」

「我們的人造衛星高空攝影，可以從五百六十八英里上空拍照，從照片上可以看出街上走動的貓，眼睛是什麼顏色。我說這話的用意很明顯，你們的各項設施在俄國方面全部瞭如指掌。我們知道，你們最近又在海床發現石油礦產，其儲量約當整個世界的百分之五十。」

「我們與世無爭，你們到底想怎樣來對付我們?」

「我們——應該說他們，他們的間諜道具非常厲害，他們設計的電子竊聽器可以藏在馬丁尼酒的橄欖裡，也可以藏在領帶夾裡、火柴盒、香烟和烟灰缸，都可以安置無線電收發器，只要稍微動動變換方向，便可控制開關。你們的保防設備都很週到嗎？」

「你是說我們安全人員本身也有問題？」福斯德局長對於投誠的間諜必須加以提防，以免有詐，而對方也在躊躇觀察我方誠意，才決定透露什麼情報，現在談話已觸及到問題核心所在，他眞想知道安全局是否遭到了滲透。

莫洛托夫斯基不置可否地笑笑，他瞟了反情報組組長布勒維一眼，似有用意地說：

「也許你的敵人就是自已人，而你不知道。」

「沒這回事！」如墜五里霧中的局長本能地否認着，安全局在他手裡，一直是全國公認效率最高、最安全的機構，怎麼可能會有敵諜滲透？安全局的工作人員有許多還是身受共禍創痛，慘遭蹂躪，根本恨透了赤色共黨。

「在我的腦袋裡隱藏有許多機密，這是赤色份子在貴國境內進行的一項大陰謀……」莫洛托夫斯基忽然上氣不接下氣，臉色大變，好像胸口很痛苦的樣子，兩手抓胸，渾身痙攣，雙眼發直。

「怎麼回事？說下去！說下去！」福斯德緊張地追問。

莫洛托夫斯基用食指指着福斯德的前額，眼睛死瞪着他，顫抖的雙唇已講不出話來，福斯德扶住他身子，催促着他把話說明白，他的一隻手指着局長的臉，目露兇光，好像認定福斯德局長就是大壞蛋一樣，他臨終前只吐出一個「你」字，就沒有說什麼了。

遭遇了這件莫名其妙的變故，使福斯德感到震驚、納悶，布勒維很快的把屍體抬出去，送往化驗解剖。已經傍晚時分，頭好痛，福斯德局長必須立即去看腦科醫生沙克博士。最近一年來，他常有這種毛病，原因是出過車禍，腦部受震盪，手脚痲痺，不能行動，幸好由沙克博士施行手術，長期在腦部以電極探針刺激，逐漸恢復四肢機能，由於身體的影響，他曾經辭職過兩次，哈妶總統則一再婉留他，不讓他去職。

在離開安全局辦公室以前，他囑咐手下趕快把化驗及解剖報告做好。他並且打了電話回家去，要他太太別等他吃飯，他要很晚才回來。腦際一直在思考那個投誠的間諜，到底他是怎麼死的？是誰殺死了他？安全局本身受到滲透，是哪些人潛伏着？好可怕，想也不敢想的。明天總統是否會安然無恙？要是發生事故，可眞不堪設想。

車上的無線電響了，他拿起聽筒，是反情報組組長布勒維，報告化驗的結果。他說：

「化驗組剛剛檢驗過了，發現莫洛托夫斯基身上，可能被毒針射中，那種針是用某種結晶體做的，一進入人體就慢慢溶化，不會馬上致命，他本人被射中時也毫無感覺，裡面的毒劑是一種

放射性原料鏞二三九，它的毒性比眼鏡蛇毒液或氰化鉀高兩萬倍，比任何現代化的神經性毒氣高出一千倍，一個人一生中的安全吸入量是十萬分之一公克，只要有一顆塵埃大小的鏞二三九，吸入人體，幾天之內肺部就會受傷害而死。莫洛托夫斯基可能在來安全局之前被射中的，也可能在安全局之內被射中的，確實的時間難以斷定。」

「有沒有留下什麼線索或情報？」

「哪一方面的？」

「他身上可有什麼東西洩露什麼情報？」

「什麼也沒有，只是一具屍體。」

「我的意思是他的鈕扣、鞋子、眼睛、手錶，可能藏有什麼機密，要好好檢驗，也許我們所要的情報都在裡面。再小心仔細檢查看看吧！」

「我們正在查，還要一段時間才查得出來，重要的情報都在他腦袋裡面，眞可惜。」

福斯德局長掛上無線電話後，從反光鏡看到一輛黑色轎車和他遠遠的保持距離，好像在跟踪他。難道是赤色間諜？他小心翼翼的駕駛着，腦袋裡又是一陣暈眩，他停下來，在馬路邊略事休息，上身伏在方向盤上，眼睛斜望着反光鏡，那輛車子已經不見了，他想起莫洛托夫斯基的話：「也許你的敵人就是自己人，而你不知道。」使他不寒而慄，共產黨的可怕他是領敎過的，他們

無孔不入，防不勝防。由於頭暈頭痛，渾身難受，他加速駛往安全局所屬的腦科實驗室去找沙克博士。一路上仍不停注視着反光鏡，看看有無跟踪的車輛，天色昏暗，來往的車子又多，他分辨不出那些雜亂的車燈，到底有沒有跟踪者在後面。

在中途，他一度停車，與美國中央情報局駐此地的人員鐘士。格蘭交談。格蘭是個和藹可親的人，藍眼睛閃着智慧的光芒，他顯得很憂慮：

「美國方面很注意貴國的情形，不希望再有動亂發生，我得到的消息是，可能在最近有大變化，恐怖份子正在活動，要嚴密防範。」

「很平靜，我還聞不出什麼臭味兒。」

「也許是暴風雨前的平靜。」格蘭笑着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他向福斯德局長擺擺手，走進自己的汽車裡。

隱伏的危機

踏進腦科實驗室，沙克博士正在放映醫學紀錄片，趕緊停止放映機，他叫他的助手去準備爲福斯德局長進行醫療。

「我知道你會來的。」沙克博士微笑着說：「最近好點沒有？」

「時好時壞，老樣子。本來有幾個月沒有什麽毛病發作了，今天跟昨天又不舒服起來了。」

「工作太辛苦了，心裡也緊張吧！」沙克博士領他到醫療室去。

沙克博士注意他的臉色好陰霾，又見他心事重重。他讓福斯德躺在治療用的安樂椅上，在他腦部施以輕微的電擊，使他鬆弛了緊張。

「你很快就會感到快樂的，會有飄飄欲仙的感覺，你身上所有的不舒適和痛苦，都要連根拔除。」

經過約十分鐘的治療後，福斯德已顯得神采奕奕，容光煥發。

「沙克博士，我想問你一件事。」福斯德好奇地問：「到現在爲止，有沒有辦法用儀器測量出別人腦子裡的秘密？知道人家的腦子在想什麽？」

「嗯——」沙克博士支吾了半天才回答：「要發明一種儀器，能讀出一個人的腦波，知道他在想什麽，理論上是可能的，美國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就有科學家建議過，發展一種革命性的科學儀器，截收重要政治首領的腦電波，分析他的思想企圖，再結合光學遙測偵檢系統，明白飛行運動物體的結構和內部設備，在太空時代的武器競賽中爭取勝利。所以說，要知道別人的腦思想是有可能的，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眞有其事？」

「是的。美國和蘇俄都在秘密發展中，現在已經可以用在飛行員身上，大致可以測出飛行員腦波的變化，知道他正在專注什麽而忽略了什麽，如果飛行員的意識犯了錯誤，他的下一個動作可能造成大災難，電腦便會自動發出警告。」

沙克博士說了一大堆道理，福斯德局長信服了。

開始作第二次治療，沙克博士用更强的電波刺激他的腦部，一瞬間，福斯德局長樂陶陶、迷糊糊、醉醺醺，嘴裡哼哼呵呵地呻吟着。

以電刺激腦部，會產生情緒反應，要使一個人高興快樂或憤怒兇惡，可以馬上辦到。科學家曾經做過有趣的實驗，把野牛的腦部挿入電極，就在野牛兇性大發，怒不可遏的時候，牠向人衝擊卽將撞上人的一刹那，用無線電控制牠，使牠馴服下來，不再發牛脾氣。腦本身沒有痛覺，長期的植入電極是沒有妨礙的。一只電極，只不過百萬分之一吋直徑，而腦部細胞中最大的神經細胞直徑約二千分之一吋，揷入細微的電極，並不妨礙細胞的正常機能。

沙克博士早年也曾經做過實驗，發表論文，對於腦部快感中心施用電極刺激治療，別有一番見地。它和苦悶恨惡中心，兩者之間非常接近，只相距〇·〇二吋而已，要使人或動物愛或恨，幾可隨心所欲加以操縱，他可以使一隻貓在挨打受傷害的時候，快樂地咪咪直叫，相反的，在牠受到愛撫的時候，却會張牙舞爪，毛豎目怒，或是看到老鼠時，嚇得自己先躲起來。

這時候福斯德局長就像一隻小動物一般被擺佈，他閉着眼，喃喃不已：

「……舒服……眞舒服……眞舒服！」

「你看到什麼？想到什麼沒有？」

「飄飄欲仙，眞個飄飄欲仙。」

人和動物差不了多少的，沙克博士在國外唸書的時候，做過幾次實驗，他曾把一隻猴子栽入電極，教他變成活的機械動物，用電力刺激來控制猴子的動作，猴子接到腦部所發出的訊號後，立刻依照指示，轉動四肢、眼球、下頜，叫牠拿香蕉就拿，叫牠吃就吃，不吃就不吃，叫他高興，便張牙咧嘴手舞足蹈。在另一次實驗中，他使貓在接受刺激後，伸腿、縮腿、睜眼、閉眼、豎尾、放大瞳孔、聳毛，牠的喜怒動作，完全隨人所欲。人也一樣，腦部電力刺激，不但可以控制情緒的快慰、苦悶、憤怒、恐懼，連欲望也可以操縱，諸如饑渴、睡眠，甚至性的需要等等。

在面前躺臥的是負責國家安全警備的最高首腦，如今也只像一隻貓在接受腦部電力刺激時，快慰地咪咪直叫。動物喜歡這種不可名狀的快感，完全是不克自禁的，人也一樣。這樣想着，他忍不住發聲而笑。

「他原是一頭勇猛的獅子，保衛我們國家的安全。」他對女助手說。

就算眞正的獅子、老虎，腦部一裝上電極，也一樣溫溫馴馴的，百依百順，叫牠怎樣就怎

樣，成了小貓、小狗，人也無異，雖然電力刺激的命令要是與接受者原來的意志相違背，一時無效，但是只要加强電力，人或動物的反抗意志隨即崩潰，按照指示去行動。

福斯德局長完全陷入神智恍惚的境界，渾然忘我。久久，他突然緊張起來，雙眼暴凸，表情痛苦可怖，開口亂喊亂叫。

「現在你在哪裡？告訴我。」沙克博士問他。

「我看到許多黑人……在樹林裡……黑人鼓噪着，吶喊着……在樹林裡一塊空曠的野地上，燃起熊熊的烈火……圍着圓圈在跳舞……威靈頓神父被活活的宰割，天呀！他在掙扎、喊叫……」

又是同樣的一幕回憶。每一次接受治療，在福斯德的心靈深處，總會浮幻起同樣的景像。福斯德的父親是越南人，因爲共禍蔓延，被共黨清算，他從小在威靈頓神父所設的孤兒院中長大，視神父爲自己的慈父一般。二十二年前，當伊甸利亞還未獨立，共產黨的赤化陰謀得逞，以阿布達比爲首的赤色政權在這裡建立起來，威靈頓神父帶着他，到非洲剛果史丹利地區去傳教，以最大的熱忱，服務人羣，敬愛天主，在蠻荒地區撒播愛的種子。但由於土人智能低落，行爲幼稚，只能表現單純的愛與憎，只要對土人好一點，他們便喜形於色，相反的，若有什麼不對勁，也會小題大作，憤怒殘暴起來，起初的一年，倒也相安無事，在那個部落生活、傳教、頗能與土人融洽相處。不久，紅色的魔掌向非洲伸展過來，共產黨派了大批特務到非洲大陸進行滲透與顚覆的

陰謀，在當地挑撥離間，利用黑人仇恨白人的心理，大加煽動，誣衊威靈頓神父是來散播邪惡的，將會對土人不利。土人無知，漸漸對威靈頓神父起反感及仇視。

那天傍晚，威靈頓神父又和往常一樣，在傳教集會中，宣揚天主的大愛，說明天主愛世人，賜福萬民，不分男女老幼及種族，並時常顯靈，但土人愚昧成性，不但不能接受，且因而憤怒起來，由於共黨份子在裡面煽動和起哄，土人獸性大發，一湧而上，把神父當場綁起來。

福斯德當時正往河邊去提水，倖免於難，事發後，他想去救神父，但無能爲力，一方面由於年輕膽怯，當時才二十一歲，他爬到樹上去，並把小手槍帶着，遠遠的瞭望。

熊熊的火光裡，一羣土人發出原始性的瘋狂喝聲，圍成圈圈，手舞足蹈，戰鼓咚咚作響，舞步隨着鼓聲節拍忽緊忽慢。威靈頓神父被綑在場子中的木架，默默地在祈禱。終於，一幕人間最殘酷、可怖、淒慘的景像上演了。

一個土人巫師跳到神父面前，對着神父瘋狂地尖聲喊叫，狂舞狂跳，隨之，五六個面上塗着可怕花紋的土人圍過來，其中一個拿出一把利閃閃的刀，割開神父黑色的聖袍，割下他胸前的肉。神父淒厲的慘呼着，頻頻祈求天主，憐憫土人無知，赦免土人的罪過，鮮血一股股的冒出來，灑落在那片充滿罪惡的土地裡，土人却無動於衷，好像在狂歡節宰殺畜牲，慶祝作樂一般。神父的身體慢慢的被那些刀、矛、斧，活活支解了。福斯德在樹上看得渾身發抖，他當時惟

一想幫助神父的是，用一把長槍瞄準神父的腦袋，射死他，趕快結束他的生命，免得活活受酷刑。聽着神父的喊叫，他的一顆心幾乎要碎裂，他眞希望自己能代神父受罪，他拿起手槍瞄準神父，心裡祈禱着：「主啊，快讓他死吧！不要叫他活受罪！幫助我射死他吧！」他扣動了扳機，連發數槍，鼓聲與人聲掩沒了槍聲，神父依然呻吟慘呼着，土人全然沒有察覺到躲在樹上的他，小手槍射程不够遠，根本無能爲力。他渾身汗毛直豎，四肢發軟，耳際傳來神父痛苦的呼求禱告聲，那聲音像毒蟲一樣啃噬着他全身每一條神經，這是永生難忘的一次悲慘經歷。

神父的喊叫和呼求逐漸微弱了、低沈了、消失了。只見土人正把神父的屍體和殘肢，投入鍋裡煮，再津津有味地吃他的肉。福斯德的胃和心臟眞要從口腔裡嘔出來。天底下竟有這種事，太慘了！太慘了！他不禁搗着臉嚎哭起來……。

「不要哭！不要哭！」沙克博士安慰他：「那些事都已經過去了，我們的國家也已經從赤色魔掌掙扎出來了。」

「他一直在回憶那些痛苦的往事。」女助手說：「換個方式吧！教他心情好點。」

「我恨透了那批魔鬼！」福斯德咬牙切齒嚷叫著，一邊還起勁地哭著，就像小孩受了好大的委屈一般。

就因爲受了這陣子刺激，福斯德又潛回故土，參加反共抗暴游擊隊，追隨哈玆所領導的行

列，打擊魔鬼，直到推翻暴政，建立獨立自由的伊甸利亞民主共和國，他受任國家安全局局長，頗受總統器重。

「你需要什麼嗎？」沙克博士問他：「你認爲這一生有什麼遺憾的事嗎？」

「我需要一把射程遠的長槍，我看見威靈頓神父在受苦，身上的肉被一塊塊、一截截割下來，他在慘叫不已。媽呀！好可怕！好可憐！我需要一把長槍……」

沙克博士給他一根拐杖，對他說：

「這就是長槍，射程非常遠，你現在有了長槍，你可以使用了。」

福斯德拿過拐杖，做瞄準射擊，雖然人躺在醫療椅上，竟自以爲回到二十年前的非洲叢林，他正爬在樹上，遠遠的看著神父活生生的被宰割，聽見神父的慘叫：

「你看到神父嗎？」

「看到。」

「他現在怎麼樣了？」

「他被綁起來，身上的肉被割下，四肢和軀體被支解，內臟被掏出來，放……放在鍋裡煮……被……被煮了吃，嗚嗚嗚……好殘忍，好可怕……」福斯德又傷心地哭了起來。

「但是你現在有了長槍。」沙克博士提醒他。「而且，神父還沒有死，神父還在哀嚎，神父

身上的肉還沒有下鍋去，你要趕快行動！」

「是的，我我……必須快點開槍射死神父，免得神父活活受罪……眞悲慘，他連死的自由都沒有……我現在要開槍了。」

福斯德做了扣板機的手勢，長吁了一口氣，好像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任務似的。

「現在神父升天堂了！」女助手葛琳說。

「是的，他沒有痛苦了。」福斯德臉上泛起一絲安慰的笑，渾身大汗淋漓。

沙克博士把刺激腦部的電源關掉，電接頭和福斯德腦部的電掣脫離關係，福斯德又恢復了清醒狀態，他舒活舒活筋骨，看起來渾身暢快，不再像剛進門時那樣愁眉苦臉了。

「怎麼樣？」沙克博士問？

「好了，好了。」福斯德愉快地說：「精神已好多了。」

「你做了些什麼夢記得嗎？」

福斯德搖搖頭，他的情緒被調整過，面露微笑，他已不記得剛才發生的一切，他急急忙忙告別，走出門去。當他發動汽車駛上街道以後，又注意到後面有一輛車子從暗巷裡開出來，爲了知道是否有車子在後面跟踪，他原來是要回家，又轉往另一條道路，直向海濱大道駛去。

「總部嗎？我是局長。」他打開話機與安全局總部連絡。

「這是總部。」

「有沒有什麼新發現?」他的後頸脖子有一陣輕癢，好像有一隻蒼蠅附在上面，他隨手揮開牠。

「沒有，很平靜，那個人還查不出什麼來。」

薄霧朦朧，水銀色的燈光在黑濛濛的夜色裡張着困乏的眼注視着大地和海洋，稀稀疏疏的星光在夜空閃爍，風很涼，從車窗外陣陣吹來，使他有一股舒爽，街路上瀰漫着一片安謐與寧靜，浪濤拍岸，隱隱約約似情人的喁喁絮語，有時又似一隻巨大的野獸在喘氣，遠處點點漁火在漆黑的海天之中與星光相映，深邃幽遠。他看看反光鏡，跟踪他的車子已不見，否則他要叫總部追查那輛車子了。

尋着點點微火，溯向十年前的今夜，染血的往事在腦際翻浮，就在這處海濱，有一場驚天動地的浴血戰鬪，爲了使故土脫離赤色魔掌，重見光明，旅居海外的本地反共志士，由美國的核子潛艇接運過來，再分乘數十艘漁船，以機槍、手榴彈爲武器，渡海而來，不幸被海岸巡邏艇發現了，在近海展開激戰，槍砲聲震動夜晚海面的平靜，爲伊甸利亞的人民恢復自由、獨立建國，揭開了序幕。巡邏艇被消滅後，海岸砲火向漁船猛轟，幸好這時由哈玆領導的愛國軍，也發難進攻，與赤色軍隊遭遇戰，節節勝利。福斯德從無線電中知道漁船受海岸砲火攻擊，無法登陸，率

領同志，攻占海岸砲臺，才使得漁船上的戰鬪人員順利登岸，裡外夾擊，消滅了赤色軍隊。惡魔獨裁者阿布達比聞訊，落荒而逃，乘坐直昇機往外海飛去，却在空中被打落下來，葬身海底。非常遺憾的是，阿布達比的屍體一直沒有被找到，傳說他被救走，流亡俄國。

福斯德從海濱大道折向椰林路，這時有一架直昇機在頭頂飛過，他略一注視，知道是安全局的空中巡邏飛機，爲了慶祝明天的國慶和預防謠傳可能發生的赤色叛變或謀刺兇案，所有的警備力量全部出動了，不過，直昇機在深夜擾民，低空飛行，未免過份，他有點發火了。

車子停在一幢豪華的八樓公寓門口，他走到電梯裡面，按了上頂層的電鈕，他想去看看那個美麗的嬌娃朱蒂，順便在她那兒吃點東西。她是爲英法兩家通訊社工作的女記者，一年前，福斯德局長在國會作證，指控共黨份子在本國的某些煽惑活動，已有死灰復燃的趨勢。國會的聽證會結束後，身材健美、艷麗迷人的朱蒂，來訪問他，就這樣，她走入了他的生命中，也就是爲了趕赴她的約會而發生了車禍，腦部受傷害，手脚痳痺，被施以腦部手術。

懷着興奮喜悅與罪惡感，他敲叩八〇四號房門，門開了，一副笑臉如綻放的花迎着他，他進門以後，她爲他端來吃和喝的東西，不斷的噓寒問暖，幾乎所有女性的優點都集合在她身上，柔媚、體貼、性感。做爲一個安全人員，最重要的戒條是不能輕易受女色迷惑，以免發生危險，他已決定在今年底哈玆總統任期屆滿時辭職，卸去肩頭重任，轉任一般公務員。關於朱蒂的身份，

他也曾下令對她進行安全調查，認爲一切均無問題。

他惴惴不安，想到在家中等待他的賢慧妻子妮娜，不免有幾分膽怯，而他却不能克制自己，常常不定期來找她。

「我不是說，明天早上十點鐘，我們在貿易大樓屋頂見面？」她說，面露詫異：「你怎麼今晚就來了？」

「今晚剛好有空。」

她走到窗邊，拉上窗帘，長長彎彎的睫毛掛着晶瑩的淚珠，頭低低的，臉色陰霾，然後把電燈也關熄了，一瞬間兩人彷彿跌落在陰曹地府的黑暗中……

黑色的太陽

萬衆歡騰的國慶大會上，哈玆總統發表演講，並宣佈明年開始開發蘊藏在海床的豐富石油，和平使用原子能，也將準備發射人造衞星。慶典結束，總統登上敞篷汽車向街道上歡呼的市民揮手致敬，十週年國慶大遊行也跟着開始。伊甸利亞的人民喜氣洋洋，歡聲雷動，却不知危機已逐漸迫近。

福斯德坐着直昇機不斷的在首都上空巡邏，指揮安全人員進行警戒事項。今晨與朱蒂分手

時，她一再的叮嚀十點鐘一定要在貿易大樓的屋頂見面，她要送給他一件禮物，他緊記不忘。

直昇機在貿易大樓屋頂停下來，福斯德支開了駕駛員，要他先行離去，他自己則在此守望監督，總統的車子很快就要開到這條街道上來。

太陽漸漸被一個圓形的黑影罩住了，大地暗下來，很快的，就像已經到了日落黃昏的黯淡時刻。夾道歡呼的羣衆，在向推翻共產專政、領導建國的元首致敬，這是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偉大日子，值得興奮的一刻，許多人滿含熱淚的歡祝自己的國家在十年前的今天脫離赤色魔掌，得享自由和平，安居樂業。

街道兩旁的電燈以及商店裡的都打開了，以便在日全蝕的時候照明之用，不久，天色全黑，變成一片夜景，天空中的太陽光球整個被吞吃掉，周圍出現了美麗的日暈，中間是個黑球，黑色的太陽外面冒出的淡輝光芒，約有太陽半徑的二、三倍，越靠近黑球地方，吐射的光焰是一層亮紅的色圈，整個日暈幾乎可抵得上望月的亮度，天空中也出現了稀疏的星點。

突然一聲槍響劃空而落，總統向羣衆揮動的手立時垂下來，摀着噴血的頭部，身子踉蹌倒下去，連續的槍聲又起，總統的身子被幾顆子彈穿入，鮮血染紅了他身上素白的衣服，迸開成朶朶的花。總統夫人驚恐地撲在他身上……

死亡從天而降，攫走總統的生命，猶如流星墜落一般迅速可怖。

黑色的太陽下，驚呼、騷動、混亂、嘶叫、哭喊，一片淒厲慘絕，有如世界末日一般，天上的星星為這件世紀謀殺案做了見證，可惜星星不會講話。

「天呀！總統被謀殺了！」一陣驚愕，福斯德像剛從睡夢醒來似的嚷叫着。

街道上洶湧的羣衆在吶喊，衆目衆手朝向貿易大樓屋頂，嘈雜的叫喊此起彼落：

「兇手在上面，兇手在上面！」

「抓住他！」

「抓住叛國賊！」

福斯德有些迷糊了，剛才大地陷入黑暗的一刹間，使他勾引起恐怖的回憶，忘了自己身在何處，一時幻見非洲剛果的淒慘恐怖之夜，許多黑人把神父活活支解煮來吃，難忍的殘酷事實，栩栩如生的映在眼前。現在，他從貿易局屋頂上往下望，看見亂成一堆的人羣在向上叫罵。他親眼看見總統被突如其來的暗槍刺殺了，身為安全局局長，日夜擔心總統的安全，惟恐發生意外，現在竟然晴天霹靂，禍從天降，一時驚呆發楞，不知所措，渾身失常地顫抖，幾乎要瘋狂了。

而四外的樓房窗口、屋頂上的人，目視手指，都是朝着他，說他是兇手，從附近的樓房爬上來許多人，開始向他包圍，他竟然不可思議的覺得有幾分膽怯，他幾乎要大聲呼喊：我是安全局局長！

有一陣迷糊混亂，眼前發黑，不知如何是好。天上被吞蝕的太陽慢慢露出了臉，陽光增強，大地漸漸由黑暗恢復了明亮，在有太陽光的世界裡，他更有自信肯定自己的存在，不再疑似自己身在非洲剛果叢林。他扭開無線電，向總部通話連絡：

「我是局長，在貿易大樓屋頂……總統被謀殺了！」

「我們早知道了！兇手就在屋頂上，快抓住他。」

他關掉無線電，向周圍張望，而四面八方向他包圍過來的人已越來越多。

「兇手就是他！兇手就是他！」

「揍死他！」

他覺得情勢不對，看見在角落裡有一柄長槍，正想轉身拾取它，他的身子已被一個大漢抓住，他忍不住大聲呼叫：

「我是安全局局長福斯德！」

「這個瘋漢，鬼扯什麼！」大漢搶走他手裡的無線電，兩個人分別牢牢地抓住他的手和臂膀，其他人圍攏來，開始用拳頭重擊他的胸部和頭臉，他全身骨頭幾乎要被打爛，五臟六腑幾乎要被掏出來，嘴角流出殷紅的血。

「饒了我吧！你們誤會了！」他像一條狗，可憐兮兮地哀喘著。

有一個小伙子從他身上搜出一張證件，大叫起來：

「他眞是局長，我們弄錯了。」

「活見鬼！他是局長？」

拿證件的傢伙把證件往空中揚了揚，再度高喊着：

「他是安全局局長，我們弄錯人了！」

「但我明明看見一個人在開槍，只有他在這兒，沒別人，兇手就是他，錯不了！」另一個人叫着。

一架直昇機飛來，從機艙裡走下來幾個人，排開了羣衆的糾纏，遍體鱗傷的局長被架起，擡到機艙裡，幾位安全人員拿着槍在搜索可疑份子，而兇手早已不知去向。遺落在屋頂角落的一把槍，被反情報組組長布勒維取走，他隨卽登上飛機，離開現場。

大變動

對於伊甸利亞來說，她的十週年國慶正是一個黑色的日子，太陽曾經一度在天空中熄了火，哀悼這一代偉人的與世長辭，也抗議魔鬼從天而降，或許應該說，魔鬼的法術使天地變色，一下子吞吃了太陽，但光明是永恆存在的，它代表正義眞理，絕對不會被邪惡殘暴所取代，卽或一時

被黑暗掩蓋，終究還要恢復光明的。

整個伊甸利亞立時陷入愁雲慘霧之中，這是二十二年前赤色魔掌伸入此地以來，所臨到的一次最大的悲劇。

四十二歲的女副總統羅郁絲，一個小時之後，宣誓繼任總統職位，文武百官表情悲哀沈肅。新總統在電視廣播中發表了談話，並經由人造衞星傳送到世界各地：

「今天是伊甸利亞民主共和國的十週年國慶，也是伊甸利亞最悲哀的日子，領導我們抗暴建國，脫離極權統治的元首，被不知來歷的暴徒刺殺逝世了。

「在哈玆總統受槍擊之後，我們曾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搶救，但是，經過我國最權威的腦科醫生沙克博士，會同醫學專家檢查之後，發現他腦部迸裂，內臟受槍傷，回天乏術，我們以至誠的心哀悼總統的不幸，總統的葬禮將定期隆重舉行。

「至於敵人在哪裏？今天我們的敵人就隱藏在我們自己的內部，謀殺總統的人還在我國境內，從現在開始，全國進行戒嚴，直到找到兇手，破獲兇案，眞相大白爲止。

「在這裡，我要代表政府向全國同胞致歉，負責整個國家安全的機構——國家安全局，在這次事件中並沒有盡到責任，差不多在一個禮拜以前，在國家大飯店舉行的一次石油會議中，安全局已經接到密報，總統在國慶日的活動中將會發生危險，安全局疏於防範，在我就任總統之後，

將徹底整頓，並處分所有的安全人員。

「有一個可怕的謠言正在流傳着，說是安全局局長福斯德，就是謀殺總統的人，這項陰謀又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美國正想奪取我國豐富的石油，總統被謀刺的時候，有人目擊福斯德局長在貿易大樓屋頂徘徊，並舉槍瞄準，後來又在屋頂上發現一把配了長距離瞄準鏡的長槍，子彈已射了四發，在沒有完全調查清楚獲得證實以前，不便胡亂下結論。

「我要告訴全國同胞們，如果謠言是眞的，實在太可怕、太可悲了！爲了顧全大局，從現在開始，我們正準備將安全局封閉，由新成立的國家特勤總部接替，他們全部是武裝軍事人員組成的，所有安全局人員全部加以監禁，不准自由行動，完全聽任特勤總部檢查，通過檢查的人員，才准許恢復自由行動。」

女總統羅郁絲美麗的臉，表露一派的鎮靜與悲憤。

全國人民陷於極度哀傷悲慟中，對於惡魔心狠手辣的逞兇，無不切齒痛恨。憤怒激動的羣衆，包圍住安全局大廈和國會大廈，要求迅速懲治兇手。羣衆在收看過繼任女總統的電視廣播之後，更加激起對安全局的不滿。羣衆繪聲繪影，指證安全局局長福斯德日蝕的時候，在貿易大樓樓頂開槍射擊，動機是在奪取政權，認爲所有安全局人員都應該下監獄，重新檢查思想，並且儘快找出兇犯和共謀者。

特勤總部人員，用强力水龍頭噴水，企圖趕開包圍示威的羣衆，吶喊聲有如獅吼雷鳴，撼天震地。特勤人員用擴音器向大家廣播：

「各位愛國同胞們，冷靜一下吧！兇手和同謀者是絕對跑不掉的，政府正在追查中，很快就會有結果，請大家等候國會的決定。」

激憤的羣情無法遏止，這也難怪，安全局的首腦竟然身涉重嫌，公然謀殺總統，以致噴水的衛士也懶洋洋，不大想趕開羣衆。

國會召開緊急集會，討論並辯論突發事件的應變措施。新總統認爲，由於明顯的跡象顯示，美國中央情報局介入這次謀刺行動，伊甸利亞必須尋求新的治國方策，重新調整與各國的外交關係，總統必須擁有許多新權力，以便執行任務，總統還要改變基本國策，不再反共，主張與蘇俄共產國家親善，引進蘇俄科技來建設國家，加速現代化。蘇俄外長在三天前的一項公開談話中，讚揚伊甸利亞的成就，指責美國覬覦伊甸利亞的近海水域石油礦產，蘇俄願盡一切可能力量來幫助伊甸利亞。現在極權與自由已不再壁壘分明，蘇俄在與美國集團的競爭中，表現可嘉，它的赤色政權已經沒有從前那樣可畏，應該與之親善——這些論調都是一反常態的，把所有責任推卸到國家安全局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謀刺活動。新總統要立刻撤消安全局，監禁其全部人員，進行嚴厲檢查。

國會中的保守派與激進派正進行激辯。

保守派認爲，福斯德局長連同反共游擊期間，追隨哈玆總統已經二十年，不可能公然下此毒手，一定幕後另有隱情，如果安全局全部在他控制之下，他大可以用別的方式，暗中派人謀刺總統，無須在衆目睽睽中親自動手，這樣做太不聰明了；保守派要求組織專案調查委員會進行全面調查，以便澄清事實，對於基本國策不便輕易更動。

激進派提出的理由是，當哈玆總統被謀刺時，現場很快被警方封鎖，槍聲很明顯的是由貿易大樓樓頂上傳來的，有目擊的人指證，開槍射擊的人非常像福斯德局長。

當辯論正在難分難解的時候，安全局和特勤總部的檢驗報告送來了，兇器上的指紋經證實是福斯德局長的，發射的子彈也與留在哈玆總統身上的相符，當他正在行兇的時候，也有目擊者指證。還有一位自稱受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的線民，在國會作證，中央情報局人員在總統被謀殺的前一天下午七時，與福斯德局長有過接觸，當時福斯德正自己駕車，開往不知名的地方，中途下車與美方人員交談。安全局的錄音檔案中，並且錄有非常不利於福斯德局長的證據，在福斯德局長與哈玆總統昨天下午的電話通話過後，他曾經自言自語說，有一天他會當總統。

終於，國會通過緊急法案，授予總統許多新權力，對內戒嚴，實行軍事統治，處理國家的緊急困難，使總統大權在握，接管各項營利事業，並加强總統的任免權，至於外交權本是總統所獨

有。惟基本國策不能任意變更，保守派仍堅持己見，認爲伊甸利亞曾經受過赤禍蹂躪，創傷未復，餘痛猶在，怎可輕易改變國策。但是激進派的勢力一下子不可思議的膨脹起來，連平常顯得若無其事、不關心國事的議員，也支持了羅郁絲總統的新政策，通過變更國策的決定。

在總統制的國家裡，總統的權利本來就非常龐大，原來只有屬於國會的立法權、調查權、控訴權，可以與之相制衡。總統以及所屬內閣，只對全國選民直接負責，不對國會負責，總統所負的直接責任，只有在大選時見諸於對選民的承諾，遵不遵守承諾，人民也無可奈何。總統和他的內閣實行專制獨裁時，國會的立法權、調查權，也派不了多大用場，總統可以在法外尋求新權力，或置國會的調查於不聞不問，至於國會的控訴權，除非有叛國、受賄等罪，才能威脅到總統的職位。

於是，由於突發的變故，爲了免於動搖國本，伊甸利亞的繼任女總統羅郁絲，使出鐵腕，清除所謂叛國份子，欲徹底整治國家，使步入正軌。

只有腦袋的生命

總統宣佈，國家安全局由新成立的特勤總部人員接管。憤怒的羣衆漸漸散開，似乎認爲謀殺總統的人和他所領導的機構已遭受懲治，可以稍微寬心，羣情逐漸緩和下來。

安全局的反情報組組長布勒維，正在醫療實驗室裡，對着一個沒有身體、只剩脖子以上的腦袋瞪視，腦袋下面連接着心肺機，因為聲帶切斷了，嘴巴無法發聲，如果那個只有腦袋的生命會動嘴巴說話，必須用讀唇術，才能看懂他說話的意義，讀唇術對於聾子來說很合需要，情報人員更有用，可以光憑察看對方嘴巴的顫動情形，了解其意，如在遠距離以光學望遠鏡窺視，更為妙絕，布勒維對着莫洛托夫斯基被切離的腦袋，希望能夠發現秘密。由於莫洛托夫斯基未死之前，沒有說清楚眞相是什麼，布勒維在福斯德局長走後，秘密與親信醫生納柴合作，把莫洛托夫斯基的腦袋切離胴體，迅速連接心肺機，希望心肺破壞了的胴體，腦袋仍有生命思想，能夠發揮功用，講出秘密情報。

「敵人的手段卑鄙。」布勒維對納柴說：「為了反擊敵人，我們也不能不偶爾使用一點手段。」

布勒維已經等了又等，等得不耐煩，希望這顆割下來的腦袋能夠恢復生機，清醒一下，把他所想知道的機密透露出來，國家的劇變與不幸，實在來得太突然，太令人難以置信，非要追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心肺機把血液和氧氣輸送到那顆割下來的腦袋，維持腦袋的生機，那張臉看起來好疲倦，從手術後到現在，一直緊閉着眼睛，臉色已由死人的蒼白轉為正常的人色，照道理，只要腦袋恢復

清醒，便可以聽、看、講。

納柴醫生拿起電極刺激那顆腦袋，一霎時，莫洛托夫斯基緊閉的雙眼終於慢慢睜開，只有腦袋的生命，開始接受布勒維的問話。

「莫洛托夫斯基，你聽懂我的話嗎？」

人頭上的眼睛眨了眨，嘴唇動了動，在回話。

「現在你聽着，你只要動動嘴唇，我便知道你的用意，你現在只剩下一個腦袋生存着，你沒有身體，如果你好好的回話，將來我們會為你想辦法弄一具活人的身體接上去，使你繼續活着，但是要等到人體排斥問題克服以後才可以做這種手術。」

人頭在微笑，露着感激與企望的神色。

「好吧，莫洛托夫斯基，你就告訴我，是哪些人潛伏在我國境內，幕後主使人是誰？謀殺哈玆總統的人是誰？大陰謀是什麼？」

莫洛托夫斯基的臉繃着痛苦，嘴唇慢慢地動着，但卻沒有發出聲音來，只有懂得讀唇術的布勒維能「看」懂他說的話，於是涉及顚覆整個伊甸利亞的全部機密，就從心肺機上面的那個人頭透露出來。

這時特勤人員已奉命來接管安全局，外面槍聲大作，似乎正與安全人員起衝突，在自己國家

內發生流血鬥爭與顛覆陰謀，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

「醫生，」他對納柴說：「我們必須走了，趕快離開此地，再不走，性命就要不保了！」

「他怎麼辦？」納柴指着那具腦袋。

「聽天由命吧！」他說着，從抽屜裡取出一把昏迷槍。

「他說了些什麼？」納柴好奇地問。

「我們的國家快完了，像二十二年前一樣。快走，不能再躭誤時間了，我們要搭直昇機走。」

這時候，特勤總部對這幢二十層大樓已佈下天羅地網，由空中搭直昇機下到屋頂的，從地面上來的，他們各拿着自動步槍，如臨大敵一般，對每個房間逐一進行搜索。有人來敲門，布勒維要醫生去開門應付，他自己則躲在儀器櫃後面。

門開了，走進來兩個穿着軍裝的大漢，手持自動步槍，當他們猛然看到那顆在儀器上面的腦袋，一下子嚇呆了，那張臉，正在對他們擠眉弄眼。

「醫生，這是什麼怪東西？」一個問。

「這是人，人腦袋，割下來，還活着。」

在他們談話的時候，布勒維用昏迷槍發射了兩發，兩個特勤人員馬上倒下去。布勒維和納柴

把他們的衣服脫下來，換穿在自己身上，兩人各持自動步槍走向樓頂，爬過兩層樓梯，快到頂上的時候，迎面來了兩個特勤人員，都沒有對他倆注意，通往樓頂的門口，有一個衛兵在把守，洋臺屋頂停着兩架直昇機，布勒維藉故和他寒喧，發射昏迷槍，使他倒下去，再把門鎖上，他一面叫納柴趕快發動直昇機，一面在另一架安置强力的小小塑膠炸彈，黏在燃料箱上，再以小型機械計時引信，與塑膠炸彈相連接，撥了十分鐘的位置，正當他要跳上機艙的時候，一聲轟炸巨響，洋臺的門被炸開了，一定是特勤人員發現了異狀，前來追捕，布勒維隨手丟過去兩枚手榴彈，把衝上來的特勤人員炸得血肉橫飛。直昇機很快的起飛，衝上高空，直向郊外森林山區駛去，後面的直昇機不久也起飛追踪，遠遠的逐漸接近。

「快投降！轉回去！」對方的無線電在呼叫。

布勒維沒有理會，回頭望望，敵機窮追不捨，一霎時起了一陣火花和轟然巨響，它已在空中爆炸，成爲碎片，墜落下去。

「爲什麼要這樣做？」納柴問。

「他們是敵人！」布勒維沈重地說：「我們的國家又要被赤化了，太可怕了！」

「敵人是誰？」

「敵人來自外島，以前的惡魔阿布達比仍在幕後主使。」

「他不是死了嗎？」

「沒有死，是他在做怪。他指揮許多赤色份子陰謀叛國。」

「是誰謀殺哈兹總統的呢？是福斯德局長嗎？」

「說來話長，我們要下飛機了。」

直昇機飛向外海的荒無小島，在一處平坦的草地停下來，從無線電中，他們已知道新任總統下令空軍派出專機全面搜索截捕，而這裡已是國境之外的他國島嶼。他們暫時在這裡躲藏。夜晚，十幾位親信同志也乘着漁船前來會合，一夥人直向外海駛去，美國的武裝核子潛艇自由號，在這裡接運他們，護送着他們到安全的地方去。

撲朔迷離

安全局局長福斯德在嚴厲的審問下，說不出所以然來，兇案發生的當時，所有人證物證都對他不利，雖然他矢口否認，絕對沒有幹下謀殺總統的勾當，申辯自己毫無理由做出這項傷天害理的事，但是面對種種對他不利的證據，他也百口莫辯。

他的妻子妮娜來看他，傷心的哭泣着，要他說出眞相。身繫囹圄，過去發生的事太過突然、混亂，使他腦子承受不了，幾乎無從思考。

「你昨天晚上到哪兒去了？」妮娜問他，隔着欄杆，撫摸着他的臉頰，盡量寬慰他。

他痛苦地低着頭，開始回憶昨晚的事，除了到安全局所屬的醫療所找沙克博士外，關於朱蒂的事，他是不便透露的，事情大有蹊蹺，朱蒂約他十點鐘在貿易大樓見面，兇案隨即發生，他也一直沒有見到朱蒂，以後是一陣騷動。是否朱蒂與命案的發生有關？

「請你說說老實話好不好？是不是還有什麼隱情？」妮娜是個賢妻良母，爲了丈夫好，爲了顧全大局，哭着哀求，希望還能够平反冤情。

福斯德開始在猶豫，是不是該把那件艷事抖出來？倒不是怕對不起自己妻子，問心有愧，而是怕萬一朱蒂是無辜的，將會危及她的安全，毀了她的名譽。事到如今，他也不能不對整個事件與朱蒂的關係，做一次深思長考。難道她是敵方間諜嗎？那麼安全局對她的身份的調查是否可靠？或者安全局本身負責提供資料的人，也是敵方潛伏的反間諜？爲什麼鎗上會有他自己的指紋？那把鎗是什麼時候放上去的？是有人故意栽贓嗎？

望着妻子哀懇的臉，他心軟了，至少爲了自己的家庭，他必須說出眞相，謀殺哈兹總統的人，也許與朱蒂有關，時間與地點都是那麼湊巧，偏偏就牽連到自己身上。

在特勤人員的押送下，他們乘車前往郊區椰林路，要去朱蒂的寓所一看究竟。

白石大厦遠遠的高聳在椰影之上，環境清幽，白色的建築看起來非常高雅。搭電梯直上頂

樓，找到八〇四號房間，門鎖着，去找管理員來開門。

「裡面好久沒人住了，找什麼人？」管理員說。

福斯德愣住了，他每次都是三更半夜來，和管理員碰不到頭，他以爲管理員弄錯了，他說：

「找朱蒂，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子，頭髮長長的，她是租你們房子住的。」

「活見鬼，」管理員上下打量了福斯德，不情不願的說：「八〇四號根本沒人住，你不相信？」

門開了，但見裡面空無一物，四壁蕭條，福斯德大驚失色，他走到房裡，四面巡視一下，所有昨天晚上還在這兒的一切家具、床、桌椅、梳粧臺等等，全已不見，他到陽臺佇足眺望，天空和大地瀰漫着重重灰鉛色的暗影，遠遠的海洋上隱約看見點點的船隻，這風景依舊美好如昔，昨日深夜，他們曾在這兒談心，遙望海上的點點燈火，如今，她人已杳如黃鶴，甚至幽冥異路也未可知。

妮娜撲到他身上，傷心地嚎啕大哭，緊抱着他，使勁抽噎着，嚷叫着：

「告訴我，你的靈魂是不是被魔鬼收買了去？」

他木木地站在那裡，只覺得自己的身體有千斤重，連站立的力氣都沒有了，眞想倒下去。他想：一生歷盡滄桑，飽經憂患，很少爲自己的安樂打算過。他怎麼可能會去謀殺總統奪取政權

呢？是魔鬼佔據了我的身體嗎？

他反問自己。怎能相信這事實。良心告訴自己，他沒有做壞事，而擺在眼前的事實却敎他心智迷亂，彷彿他已變成另外一個自我。他很疲憊，像是跋涉了千萬里路的旅人，饑渴困乏到了極點，需要找一塊有青草有水源的地方歇歇脚。前面却是一片漆黑黯淡悲慘，二十一年前在剛果叢林的那個可怖夜晚，又在眼前浮映，神父哀哀無告的慘呼，那樣刺耳淒厲，使他傷痛欲絕，顫悚不止，而魔鬼在哪裡？魔鬼總是在沒有陽光的地方出現，魔鬼隱藏在黑暗的角落裡擇人而噬。

噩夢深沉

在哈玆總統葬禮的前一天，操持整個伊甸利亞命運的女總統羅郁絲，公開宣告：

「經過軍事特別法庭的再三調查審訊，謀殺哈玆總統的兇手，經確定爲前任國家安全局局長福斯德，他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陰謀顚覆政府，實行叛國，意欲奪取政權。安全局的大部份人員，也經查明參與這項陰謀。

「爲了徹底根絕叛亂陰謀，保障伊甸利亞的永久和平與安寧，參與這項陰謀活動的十一位重要首腦，將在明天下午二時執行死刑，其餘數百個涉嫌者，也將監禁外島，永遠不得回國。

「美國政府雖然透過外交途徑，一再的嚴重抗議，否認中央情報局介入這項謀刺活動，經過

特勤總部的調查，種種的證據與跡象都顯示，美國政府居心叵測，有關中央情報局在各國的活動，早已盡人皆知，不時有參與謀刺各國政要的傳聞，伊甸利亞事件只不過是增加了一個受害者。

「我國即刻宣佈與美國斷絕邦交，美國駐我國大使館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撤除，境內的美國僑民生命財產，不再受到保護，駐美大使館也同時撤除，大使館人員即刻離美返國。

「為了謀求伊甸利亞的安全與自由，我們必須另尋新的治國方案與對策，我們將接受蘇俄的科技與軍事、經濟援助，以便建設新的現代化國家，與蘇俄之間也將很快地建立外交關係，加速兩國的親善合作，以便對抗來自美洲大陸的魔鬼。」

羣衆大多盲目而無知，新任總統的宣告，很快得到廣大的支持與同情。有識之士雖不敢苟同，明知事有蹊蹺，由於正值軍事統治，也敢怒不敢言。也有一小部份人偷渡出境。家國已變色，變得毫無原由，莫名其妙，噩夢愈見深沉。

一位國會女議員琳達，言詞激烈，堅持反共到底，無論如何不可輕易改變國策，在一次會議後竟然不知不覺當衆寬衣解帶，蹲下來，在國會大會議室地板上小解，當她驚醒時，茫然不知所以，嚎哭不止，從此她的言行受到唾棄。

國防部長霍金斯，本是握有軍事大權，一向堅持反共的，有一次當他坐車赴國防部辦公時，

經過商業區，從自用轎車裡面走向繁華熙攘的街道，發現許多人對他注視驚叫，他才知道自己竟赤身裸體一絲不掛，於是他趕緊用雙手掩着下部，搖顫着肥大白嫩的屁股走回車廂裏，他抱怨天氣熱得實在不像話，使他失去記憶，以致在車廂裏脫光了衣服，竟忘了穿上。於是，他的反共論調，受到很大的打擊，再也唱不起來了。

類似這樣的怪事層出不窮，反共的勢力逐漸消沉。整個國家似乎名正言順的走向親共。

惡魔現形

在哈玆總統葬禮那天，悲哀的氣氛籠罩有如世界末日，頃刻間，這個被譽為天堂、樂園的國度，就像淪入黑暗地獄。

一艘海軍艦艇在狂風暴雨中，從首都港口載着數百個政治犯，前往外海島嶼。驚濤駭浪拍打着船身，蒼穹與海洋糾纏混亂一片，咆哮洶湧着，嗚咽吶喊着，哭嚎喘息着，猶如混世魔王襲捲呑噬了宇宙，在摧殘蹂躪萬物生靈。

迷濛裡，幾百個上了手銬的幽靈似的人，被押解上岸，幾輛卡車早已在那兒等待，囚犯們擠進卡車，汽車發動了馬達，衝向淒迷的暴風雨中。

卡車到了一處四面有高壓電線鐵絲網圍繞的地方停下來，門口有衞兵警戒，經過檢查之後開

了進去，裡面一片荒蕪，有一幢鐵皮圓屋隱在樹叢裏，卡車開進屋裏，昇降梯把卡車降到地底秘密基地。

依稀死亡就似前面的一扇門，只待着福斯德走進去，他像傀儡一樣聽任驅使擺佈，被單獨押解到一間實驗室裡，迎面走來一個穿着白衣服的醫生，竟是沙克博士。

「你……你怎麼會在這裡？你這個賣國賊！」

沙克博士表情木訥，不發一語，上下打量了他一下，在他臂膀上注射了一針，很快的暈過去，當他再度睜開眼睛的時候，他已坐在椅子上，手脚被椅子的扶手和椅腿伸出的鐵銬鎖住，脖子也被一付半圓形的鐵環固定在椅背上。一幕可怕駭人的景像在他面前出現，使他不寒而慄。他看見一只人頭，脖子下面連接着儀器，完全沒有身體，臉上的眼睛栩栩如生的在轉動，對他虎視眈眈。

這是一張他所熟悉的臉，正是十年前被趕出伊甸利亞的那個魔鬼阿布達比，原來他還「活着」，却只剩下一顆腦袋。

「你是魔鬼！你眞是魔鬼！」他尖叫着，面孔因受驚過度而扭曲。「我是在作夢不成？」

「哈哈！」人頭竟會說話發聲，因爲他的脖子保持完整，氣管有人工肺連接，聲帶仍可使用。「你做了十年的夢，我也做了十年的夢，現在總算夢醒了。」

「你沒死嗎？」

「我不會死的，我永遠死不了，十年前，你們把我趕出國去，把我從空中打落到海裡，身體受了重傷，俄國人把我救起，變成這付樣子，可憐兮兮的。今天，總算報了大仇大恨，讓我先帶你去參觀參觀吧！」

人頭脖子下面有許多流動着血液的玻璃管和儀器，下巴和後腦勺被用橡皮架子固定着，人頭與心肺儀器都在活輪推車之上，沙克博士和另一個人分別把推車和福斯德的輪椅推向前去。

「你們都是一夥的魔鬼！」福斯德大聲咒罵着。

他被推入一個血腥恐怖的解剖室，幾具血淋淋的人體像畜牲似的被剖開胴體，腦袋都已被切斷不見，幾個劊子手樣的人，正從人體身上採取血液、神經、皮膚、筋、血管，分別放在各種玻璃器皿裡面，冷凍保存，身上的骨頭也被一根一根拆卸下來，心、肺、胃、腎、肝等內臟，分別切離，小心地收入冷凍庫裡。

「他們是剛剛被處死的人。」魔王說。

福斯德肚子裡一陣翻絞，幾乎連胃一起嘔吐出來，他大聲哭喊着：

「天呀！你們這批魔鬼，這樣荼毒生靈！」

「他們的身體死了，但是零件還活着。」魔王笑着說：「你們有神論，都是在强調人的精神

價值，跟我們共產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本來是不同的，現在就讓你們物盡其用，永遠不死，就成全你們了。人體的零件太有用，太有價值了，因爲現在俄國剛剛研究好解決人體排斥作用的問題，移植更換零件可以隨心所欲，我終於等到這一天，我的腦袋已經找到一副身體，可以重新過人的生活了，不必長年累月活在機器上面。」

「你想把我怎麽樣？」

「我要換上一副別人的身體，回去伊甸利亞老家去統治我的人民，那才算出了一口氣。今天處死的人，他們的腦袋還活着，只有身體死了，不，身體還有用，可以借給別人用。還有，人腦的一百四十億個細胞實在是個活機器，價值可以抵得上千萬美金，我們要把人腦單獨取出來，和電腦連接在一起，成爲超級腦，爲共產主義做最大的服務，永遠的服務。」

福斯德再度被推到另一個房間裡，從玻璃窗外望去，有一個戴着口罩、身材高大、穿着藍色解剖衣的人，一望而知是外國人，正在裡面對一顆人腦解剖，旁邊還站着另一個助手。沙克博士對福斯德解釋說：

「現在他們正在剝下皮膚，把眼睛、鼻子、耳朵全部去掉，再把頭蓋骨掀開，只剩下一堆灰白色的活腦，最後將使腦單獨生存下去，利用安置在腦中的微電極，與電腦互相輸送電子信號，這樣就製成了全世界科學家久久以來所夢寐以求的生物電子超級腦——人腦與電腦結合，這是一

架可以思想的活電腦，永遠爲共產主義服務，去打垮所有的敵人，進行全世界的解放運動。」

「沙克博士，你的良知到哪裡去了？」他厲聲喝問。

沙克博士沉默不語，兩條粗黑的眉毛糾結在一起，他變成了人家的工具，却毫無所覺，甘受利用。

福斯德渾身在顫抖，他想起威靈頓神父的話，神愛世人，只要內心常存有愛，有信仰，有盼望，便會有永久的生命，神父在臨死前仍然不忘呼喚天主的名，求天主赦免那些無知的土人靈魂，因爲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正如耶穌當年被釘十字架時的情景一般，於今，福斯德也將步神父的後塵，被這些毫無人性的人類活活支解，他們却不是無知的，而是濫用了上帝所賦予的聰明才智。

他雖然受過洗，但是從來就沒有眞心信過上帝，在這些把生命視爲一堆血肉物品的魔鬼面前，他開始呼喚上主的名，求神拯救，驅走邪惡，他相信，生命的存在必有其用意，絕對不只是一堆活動的血肉，他幻見威靈頓神父在非洲剛果叢林裡被活活支解的一幕，環顧四面，實驗室裡的這些劊子手，他們的行爲已成了原始土人，心思却要比他們邪惡萬倍，對福斯德的肉體垂涎欲滴。他將與神父一樣同走一條路，死亡邊緣，他不禁在內心暗暗祈禱。

「參觀够了吧！」魔王說：「該走了，到手術室去。哈哈，福斯德，小癟三，你知道我要怎

樣款待你嗎？我待你不錯，因爲你待我不錯，我特別重用你，我要你的身體接在我的腦袋上，我要你的身體爲我服務，我要你的腦袋在此地繼續做事，指揮俄國人所建的秘密基地，哈哈，現在你懂了吧，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阿布達比說話的當時，福斯德和他已被推進另一間手術室，驚惶中，福斯德故作鎮定地問：

「我想知道謀殺哈玆總統的人是誰？整個伊甸利亞爲什麼在很短的時間就倒向共產黨，整個陰謀設計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答案，你一定意想不到的，不告訴你也不行，否則你怎麼會接替我現在的職位。」

「是你們潛伏的赤色份子玩的把戲！」福斯德破口大罵：「你們手段太毒辣，太陰險，別以爲可以瞞天過海，隻手遮天，聰明人早看出來了，你們不得好死！」

阿布達比的大嘴咧開，可怕地笑着，猶如畜牲張開血盆大口，欲吞噬人的樣子，他說：

「不得好死的是你。告訴你，開槍殺死哈玆總統的是你自己，我們老早在你行兇時拍下紅外線照片，秘密提交國會調查委員會，要不然也沒有這麼快就判決，並且決定許多新國策方案。」

「我自己？是我殺死了總統？」

「不錯，是你自己。你是我們的傀儡，你的腦袋裡有我們爲你裝置的電極，你在一年前駕車失事，是我們故意安排的，朱蒂也是我們的人，你上當了，我們在你的腦部手術中，由沙克博士

爲你安置了電極，我們可以用無線電控制你的行動，通常使用遙控『制心術』已够，這是一種長距離或短距離的催眠術，不必植入電極，因爲你不是常人，制心術不能保證你一定會開槍謀殺你最尊敬的元首，我們必須利用你的心理背景，現在你何不回想一下日蝕的時刻，你腦中曾經浮現過什麼？」

大地暗黑的一刻，黑色的太陽下，有一股淒慘恐怖，他幻見非洲剛果叢林的一幕，神父無助地慘呼，禱求天主憐憫土人無知，黑人在跳舞、吶喊、呼嘯。（哈玆總統正在接受羣衆歡呼，羣衆陰入黑暗中。）對了，神父需要幫忙，他不能活活被支解，連死亡的權利也沒有。（哈玆總統張開雙手，向羣衆歡呼。）只要一把射程遠的長槍，就可以解除神父的痛苦，於是他看見地板上的一把槍，他拿起槍，以瞄準鏡對準目標——威靈頓神父的腦部，射擊，神父倒了下去。（總統倒了下去），他再補發數槍，使神父解除了痛苦。（總統死了）

腦海深處的錯雜景像，電光火石般的翻騰閃照，當福斯德知道眞相以後，他像個孩子受欺負委屈時一般使勁哭了起來，他的精神幾至崩潰。

魔王繼續在向他數落：

「你的一舉一動經常在我們的監視中，你的身邊常常有一隻蒼蠅，那是一隻携帶無線電竊聽器的蒼蠅，蠅背上附有超小型無線電收發機，那針頭大小的水晶擴音器，可以收聽到附近半徑十

吹的談話，再傳同轉播系統去，這些蒼蠅被訓練，經常飛向人類的汗水。

「安全局本身有許多人受到制心術的控制，這些人被我們利用，成爲我們的人，政府要員，國會議員的思想，也是慢慢的被我們所佔領同化。

「舉兩個例子來說，女國會議員琳達，由於她的言詞激烈反共，我們便叫她當衆尿尿出醜，那個倒楣的國防部長霍金斯，也赤身露體的從小轎車走上大街去，從此聲名掃地。當時我們的人都在他身邊，用心靈控制術，迫使他服從，按照命令行事。有了這一套法寶，將來，便可以與蘇聯老大哥聯手合作，進行解放全世界，眞是太好了，太妙了。

「整個計劃天衣無縫，完美無缺，大大小小的螺絲釘都按照功能在建造一部大機器，這幕戲劇演得太好了，一下子就把反共的勢力壓沉下去，我們要你去行兇，等於一石兩鳥，把安全局封閉，扯出中央情報局，安排朱蒂爲你預先放置一把長距離瞄準槍在貿易大樓屋頂上，現在第一幕戲已經落幕，跟着就要上演第二幕，我必須要把你的腦袋搬家，安置我的腦袋到你身上去，對不起了，以後，你就是基地的主管，我們會使你就範的，不怕你的思想變不過來，就是上帝，落到我這兒來，我要他怎樣，他也不敢不聽話！」

福斯德週身血液沸騰，直往臉上冲，想到自己的腦袋要搬家，像獨裁者阿布達比那魔頭一樣安置在心肺機上，不禁顫慄不已。沙克博士把他推到手術枱旁邊，意味着這項血淋淋的轉換人

頭、移花接木的手術卽將開始。他使盡生平最大力氣長長哀嘯一聲，彷彿自己站在火山口之上，被推落無底深淵時的驚悸駭怖，下意識在默念呼喚着神的大愛和拯救……

啓明行動

美國的腦科學專家、人體移植醫生、情報人員、心靈感應專家、政府有關首長，還有伊甸利亞刼後餘生的情報員布勒維等人，在夏威夷做了一次秘密緊急集會，研討伊甸利亞形勢變化危機和拯救方案。

在會中，布勒維報告俄共以腦奴役和心靈控制法，支持以前的獨裁者阿布達比，再度赤化伊甸利亞，爲了遂行其叛亂陰謀，故意在安全局局長腦中植入電極，造成他一時的心智錯亂，被用爲工具，製造矛盾，完全是共黨的統戰伎倆，女總統羅郁絲，也是他們幕後支持利用的人，從而神不知鬼不覺的，促使整個國家淪入紅色魔掌。

「各位反共盟友，」布勒維大聲疾呼：「今天全世界愛好自由和平的國家，已經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了，俄共正以伊甸利亞爲抽樣試驗，進行恐怖的腦奴役政策，企圖泯滅人性，摧毀自由堡壘，伊甸利亞竟在不知不覺中被赤化。這種戰爭的方式實在太可怕了！今天，敵人的手段這樣殘酷卑鄙，我們必須迅速遏止，否則只有任其蠶食鯨吞，遂行其陰謀，赤化全世界，我們一定要

拿出行動和對策來加以反擊。」

華籍的靈學專家虞聖顏在會中指出，以短距離或長距離心靈感應法控制人類意志行爲，是有可能的，根據可靠的消息，早在一九五〇年或更早時候，紅色魔鬼便企圖使用這種武器來控制西方高級領袖，使他們接受共黨的操縱驅策。史達林本人非常熱衷靈學研究，他曾與一位著名的精神學者梅星格，作了許多實驗，其中一件是，梅星格憑着靈力去打刼莫斯科的哥斯銀行，當場以眼睛暗示出納員給他十萬盧布，竟使出納員的意志屈服而毫無所覺。類似伊甸利亞國防部長霍金斯和女國會議員琳達的當衆出醜的事，在西方國家社會屢見不鮮，完全是制心術的陰謀作祟。共黨的這項邪惡技術，通常要接近人體，才能施行，長距離控制較難把握，長距離必須在人腦植入電極，藉無線電控制。依目前的情勢判斷，被植入電極的人可能不多。

美國的腦科學專家補充說明，腦部被植入電極，必須進行手術，很難不被發覺，雖然腦本身沒有痛覺，但腦殼上面必須另外安置無線電接收機，才能作長距離控制，也許蘇俄的技術已能克服這項困難，製作出超小型無線電接收機，在頭殼上隱藏，而使其人毫無所覺，也可能把它製成頭殼的一部份。

隨後，腦科學家再放映了電影，描述腦部電力刺激對動物與人體的行爲控制研究，其中有一段談到恆河猴，牠是像人類一樣營社會羣體生活的動物，所有的採食、家庭生活、生殖、修飾，

以及社會關係活動，都由一個獨裁者「猴王」在統治，維持秩序，猴王是以牠的霸力取得王權，衆猴對牠百依百順，以免挨揍，經過腦部手術的猴王，被植入幾根電極，調好「電晶體定時刺激器」，這個脾氣兇惡殘暴的獨裁者，馬上變成了仁慈的國王，引得衆猴歡欣不止，一旦刺激停止後，便又兇暴如故。

與會人士再三的反覆研究討論，美國國防部的一位高級主管沉痛地說：「俄共本身所使用這項邪惡技術，正是對其傳統唯物觀念的嘲弄，共產主義也就不攻自破。根據美國國防部所獲得的情報，蘇俄的腦奴役進行總部就設在莫斯科布雷西汀的蘇維埃科學院裡面，美方早有所知，也不斷的在進行研究反心靈控制技術，以進行抵抗，可惜到目前還沒有非常有效的辦法，制心術是比任何核子彈更厲害的武器，是一種毀滅人性的可怕武器，只有魔鬼才會想到使用它。蘇俄可能在數十年來，對電極控制行爲的技術和制心術，都有突破性的進展，才使得伊甸利亞再度淪入魔掌。」

由於布勒維從莫洛托夫斯基所得到的情報，並非十分完整，有關伊甸利亞的前任獨裁者阿布達比所隱藏的秘密基地，其確實位置，還待搜索。據報，基地裡面有一座超級電腦，自動以無線電控制所有在基地工作的人，包括基地上的俄國科學家和伊甸利亞的傀儡，有些目前仍在伊甸利亞境內從事活動，一部份是甘受利用的赤色份子。沙克博士本身也是受到控制的，整個系統形成

一個奇怪的連鎖，控制者本身也受控制，層層而上，控制再控制，其陰謀設計，完全違反人性。

會議連續進行了十數小時，除了瞭解情況以外，仍然一籌莫展。

「如果我們拿不出有效對策的話，」布勒維最後站起來說：「蘇俄將會以同樣方法，進行赤化世界的陰謀，我們要以牙還牙！不能坐以待斃！」

「對了，以牙還牙！」一位金髮碧眼的科學家艾倫，突然若有所悟大聲叫了起來，他說：「我們要以牙還牙！俄共知道，製造機器人的費用，遠比在腦部栽植電極、控制活人，更爲昂貴，所以，俄共一方面將人視同機器使用，減少製造機器人的費用，發揮了唯物思想的極致，一方面又以心靈感應術控制心靈，遂行赤化奴役陰謀，企圖任意操縱所有的肉體與心靈，我們民主國家不能這樣做，我的建議是，以我國進步的科技所製造的機器人，來進行第一線的反攻行動，只有機器人才不會受心靈感應術的干擾，而被利用，只有眞正的機器人可以用來對抗蘇俄的肉體機器人，另一方面派出心靈感應專家，以之對抗，喚醒所有失去意志的人。」

「好極了，」布勒維說：「再結合貴國的高度科技，不論在心靈與物質方面，進行全面保衛戰。我建議，這項反攻行動的代號定爲『啓明行動』。」

布勒維的意見，獲得全場掌聲。

一項定爲「啓明行動」的計劃，隨卽草擬，並付諸實施，目標是破壞阿布達比所在的小島，

並幫助伊甸利亞恢復民主自由的政權，使人民重獲新生。

那天凌晨時分，電子控制的飛機，飛臨伊甸利亞外島上空，大批機器人，空降而下，布勒維和另一位華籍的心靈感應專家虞聖顏，也化裝成機器人，混在其中。布勒維的腦中也栽植了電極，以防受敵方心靈感應術操縱利用。虞聖顏的制心術發揮了最大功效，他用靈力使守衛和裡面的人相信是自己人，一直到了地底秘密實驗室。

布勒維使用昏迷槍擊昏了許多守衛和工作人員。當他在實驗室中發現沙克博士時，沙克驚惶跳起，與他展開一場徒手搏鬪，布勒維手中的昏迷槍掉了，在激烈的拳脚互毆中，他的右手被椅子上的鐵鎖套住，動彈不得，沙克博士從抽屜中取出手術用的利剪刀，朝他身上撲來，眼看就要刺中他胸口，突然沙克的眼神呆定，如受電擊般木立了一下，又茫茫然的放下剪刀，原來是虞聖顏及時趕到，使用制心術控制了沙克博士的行動。

「快去破壞操縱者電腦。」虞聖顏說：「那架混蛋機器，控制了所有的人。」

布勒維帶領許多機器人前往破壞操縱者電腦，幾個俄國警衛在把守，在激烈的戰鬪中，有一個俄國人腦袋在機器中被輾碎，腦漿和鮮血迸射。他們炸毀了電腦，基地上所有的人都清醒了，許多大小戰鬪跟着結束。

在實驗室中，布勒維發現福斯德的腦袋接在心肺機上面，福斯德滿臉憔悴，當他看見布勒維

時，他喃喃地說：

「我在做夢嗎？我到底是人是鬼？」

「局長，你還活着。你沒做夢！」

「我已經不是局長了，別叫，我只剩下人頭。」

「告訴我，阿布達比到那裡去了？」

「回國去了。他……他取走我的身體，裝上他自己的腦袋，他說，他要回國去統治他的人民去了。」

布勒維找來了滿臉困惑憂傷的沙克博士，一個被共產黨利用的知識份子，當他清醒後，難免痛惡自己過去的行為，良心發現而深自悔恨。

「設法幫他裝上別人的身體。」布勒維指着那具俄國人的身體，他的腦袋剛才被輾碎了，身體正好利用。

一項移花接木的手術，就地施行，沙克博士悲憤地進行手術，把福斯德的腦袋接合在俄國人的身體上面，數小時的手術過程中，整個基地仍在進行清理工作。

同一時間，空降伊甸利亞境內的反攻部隊，隨同大批的機器人，與眞正的共黨匪徒展開浴血戰鬬。由於秘密基地「操縱者」電腦的破壞，整個伊甸利亞受利用的傀儡人，一下子清醒過來，

在自由正義的號召下，自動參加了反共鬬爭行列，和十年前伊甸利亞的人民推翻赤色政權的情景一般，混亂與流血是難免的，所不同的是，當年的領導人哈玆，已長眠不起，由國防部長霍金斯號召軍隊進剿。女總統羅郁絲自動下臺，阿布達比和他的殘餘份子逃入叢林裡。

莫斯科方面很快就發現了，這時「啓明行動」已將全部完成，所有的人都已疏散到海上，大撤退之際，一陣轟然巨響，整個秘密基地毀於沖天大爆炸，俄國派出飛機潛艇攻擊，於是一場海空大戰，在此展開。

全世界自由民主國家，在知道事件眞相後，紛紛嚴詞譴責莫斯科，並以不惜參戰相威脅，正如當年的古巴危機一樣，共產黨總是怕硬不怕軟，在伊甸利亞的一場武裝衝突——也是心靈控制術與科技鬬爭的總體戰，俄共終於自甘讓步，並宣佈不再干涉伊甸利亞的內政，這樣，更大的戰爭才沒有發生。

在甲板上，布勒維仰首天空，無限感慨，經過一場大戰，他已渾身疲憊，他走入艙內，沙克博士和納柴醫生在照顧着已經接合好的福斯德的身體，福斯德在沉睡中顯得很安詳，呼吸也勻暢，他的腦袋下面使用的是一副俄國人的身體，等於是一具活的心肺機，看起來相當滑稽可笑，他自己的身體却裝到阿布達比的腦袋下面。

「你回國以後將要受審！」布勒維對沙克博士說：「整個國家的命運，常常會操諸在一兩個

有野心的人身上，既然你不是甘受利用的，我會爲你的行爲辯護。」

突然，沙克博士以快如閃電的手法，從守衛身上取出一把手槍，指着衆人，厲聲說：

「我可以殺死你們每一個人，如果我是惡魔的話！」

衆人緊張了起來，守衛也沒有想到會有這一招，冷不及防的危機出現，每個人都在冒汗。

「我要你們回答我，你們認爲我有沒有罪？」

「你沒有罪！」布勒維希望能很快緩和緊張局面。

「想一想再回答，不要太快下決定。」沙克博士蒼老瘖啞的聲音，抖動着悽愴：「室內一共有六個人，你們表決一下，判定我有沒有罪？」

「你沒有罪！」布勒維說。

「我的意思是，過去我所做所爲，就像機器一樣受指使，我還是有罪！」

「有罪的是那電腦——操縱者電腦。」布勒維說。

「但是我爲什麼要受審？」沙克博士瞪着癡呆的眼，喃喃地說。

「這是國法，每個人都同樣受到國法的約束，無法倖免。」

「你們舉手表決好了。判定我有罪的舉手？」

六個人全在原地不動，手也沒有舉過。布勒維在擔心着沙克博士手裡的槍何時會冒火。

「判定我沒有罪的舉手。」

六個人不約而同的舉了手。

「既然你們都說有罪的是電腦，而電腦已經被破壞了，大家都恢復了清醒，現在我必須告訴你們，一個有良心的人，必須對自己的行爲負責。」

沙克博士舉槍照準自己的太陽穴，扣動了板機，砰的一聲，布勒維撲向他，但已來不及阻止，沙克已倒在血泊中，布勒維俯身查看，沙克面露微笑，圓睜着雙眼，染滿血污與腦漿的臉在晨光微曦中，顯得鮮麗慘紅。

人的行爲起自腦中，爲善爲惡全在一念之間，當魔鬼統治了人體時，自我已告喪失，有良知的人，却在魔鬼離去後，痛悔自己過去的行爲，羞恥於自己的身心一度染滿了罪惡，唾棄自己曾經被魔鬼所利用。

船隊靠岸以後，碼頭上聚集的人羣歡聲雷動，正在迎接英雄凱旋，向回國的英雄致敬，無數國旗在飄揚。

「自由的伊甸利亞萬歲！」許多人在高聲呼喊着。

一位老先生手舞足蹈，被擠落海裡，當他被救起的時候，還是興奮地隨着羣衆喊叫。在經過一場浩刼之後，人民都已覺悟到自由的可貴，以及人性尊嚴的不可摧毀。風暴後的悲涼，在每一

個人的血液中激盪不已。

伊甸利亞新的領導人—前國防部長霍金斯，親自在碼頭上迎接，羣衆噙着淚，唱起了國歌：

自由的伊甸利亞，
我們永遠與您同在，
以仁制暴，戰無不勝，
正義之火，燃照無極，
和平、公理永遠跟隨。
……

福斯德在國家醫院療養過一段時期，身體復元之後，接受審判，被宣判爲無罪，當他走出來，羣衆擁立在軍事法庭門口，向他致敬並安慰，他心頭萬分沉重，魔鬼藉着他，使用毒計得逞，他深深煩惱與沮喪，眞沒有勇氣面對這麼多的愛國同胞。

國家電視臺的記者問他：

「今後你打算怎樣過日子？」

「我要去叢林裡打土匪！」

「阿布達比還活着，使用你的身體，你有什麼感想？」

他憤恨地說：「我要殺死他，替國家清除敗類！」

「過去你的腦袋被人利用，現在你的身體又被人利用，你有什麼感想？」

「我應該自殺，像沙克博士一樣，才對得起國人。」福斯德顯得憂傷而痛苦：「我發現自己的靈魂被出賣，雖然不是我的罪過，但是我已經認清了敵人，要去消滅敵人，任何爲非作歹的人，如果他有良知，一旦良知覺醒，都會對自己過去的行爲深惡痛絕。只有魔鬼阿布達比那般人，至死不悟，非要消滅他不可。」

以福斯德爲首的剿共軍，在叢林裡一天又一天在進行掃蕩工作，但進展很慢，對方神出鬼沒，忽東忽西，又不知道阿布達比所棲居的老巢確實地點，收效甚微，剿共軍始終在與那般土匪玩捉迷藏。

那是一個晴朗的早晨，當福斯德從霍金斯總統的辦公室走出來，正要搭直昇機到叢林營地裡，展開另一場剿共行動時，懷中的無線電響了，是新任安全局局長布勒維的緊急電話：

「有一個叫朱蒂的女孩子，打來了電話，說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訴你，等一下她再打來的時候，我們會轉接給你。可能要提供什麼機密情報吧！」

一提起朱蒂，他就渾身緊張，心跳加速，熱血沸騰，自從國慶日前夜別後，就一直沒有再見

到她。也許她也牽連了大陰謀，她是個謎樣的人物。

直昇機起飛了，五分鐘之後，無線電訊號又響起，他打開話機，聽到熟悉的聲音，那是他一生永難忘記的一個女人。

「福斯德，是你嗎?你聽到我說話的聲音嗎?」

「是的，朱蒂，朱蒂！」他大叫：「妳在哪裡?」

「你聽着，你現在就到貿易大樓屋頂上找我，越快越好！」

「朱蒂，朱蒂……」他再要同她多講話時，電訊已中斷。

直昇機飛向市中心去。前塵往事在腦中翻飛旋轉，為了朱蒂，他曾經出了事，而捲入謀殺總統的陰謀，現在，他就要來見朱蒂，也許可以從她身上找到許多答案。

當福斯德的直昇機抵達貿易大樓屋頂時，安全局已先趕來了，布勒維正俯身檢視一副女人的屍體，據布勒維說，她看見安全局的直昇機來，便開槍射穿自己的腦袋。福斯德走近前去，仔細一看，正是朱蒂，鮮血汩汩的從傷口流出來，染紅了地板，染紅了她身上的素白衣裳，她臉上却綻放着一絲痛苦的微笑。

從朱蒂身上，他們取出一封信，裡面還有一些關於阿布達比秘密情報的文件。

福斯德：在這離別的時候，讓我道歉，讓我最後一次表達我對祖國的忠心！自由的伊甸利亞萬歲！當我的靈魂清醒時，我為自己身心的被玷汚而感羞辱，我曾經受魔鬼控制，為害國家社會，現在，我是個眞正的自由人了！

為了報復，我曾經忍辱偷生過一段時間，奪取重要情報，現在我終於有力量來贖同自己以往的過失。自由的伊甸利亞啊！我們的血液沒有白流，正義公理永遠存在。

努力吧！福斯德，為伊甸利亞的自由，繼續奮鬥吧！魔鬼就在叢林裡，等着你去消滅它！

朱　蒂

福斯德看完了信，撫今追昔，無限感慨，淚水模糊了他的眼睛，他咬着牙，站起身，走向直昇機，繼續走他未完的路。

循着朱蒂提供的情報，有一天晚上，在叢林裡，終於發現了阿布達比和一羣土匪在休息，像多少年前在非洲剛果的那個可怖夜晚一樣，他爬上了樹。這一次，他手執長距離瞄準鎗，第一顆子彈，很準確的射入他的——實際上是福斯德自己的心臟。

那個魔鬼來不及尖叫就倒下去了，好像無聲無息，毫無痛苦的倒下去了。周圍的土匪開始起哄，亂成一團。他繼續發射數鎗，穿入魔鬼的腦袋和身體。剿共軍呼嘯着，開始包抄圍剿。經過

幾小時的戰鬥，終於把土匪老巢全部掃蕩乾淨。

現在魔鬼阿布達比只剩一堆血淋淋的肉攤開在地上，福斯德走過去，站在屍體旁邊俯視着，兩行清淚從眼角垂下來。他當然明白躺在地上的——除了人頭以外的胴體，原來是福斯德自己所有的。他咒罵着：「這個魔鬼無所不偷！連我的心，我的身體都要偷。眞便宜了你！」他撫摸着自己脖子上的手術痕跡，心內無限蒼涼、悽楚和感慨，多少年來所受的委屈和痛苦，終於在今日得到宣洩。他命令部下押解投降的土匪回營。

山林裏一片寧靜，晨曦的璀璨陽光在微霧中昇起，呼吸着清鮮的空氣，胸中有一陣舒爽暢快，感覺到昨夜的噩夢已逝，魑魅魍魎，皆已消失散盡，迎着絢麗朝陽，他加快脚步走向前去…

試管春秋

盛大的慶生酒會裏，楊正生成了衆所矚目的天之驕子，賓客在喧嘩、珠光寶氣的女人和穿着高貴的紳士們，圍着他，舉杯向他祝賀二十二歲的生日，一波又一波的人潮湧過來，歡聲不絕，喜氣洋洋。

楊正生笑瞇着眼，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微彎着腰，頻頻點首，應答着各方的祝福與讚美。對於楊正生，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他終於如釋重負，大學畢業，按照父親的遺囑規定，他可以眞正有權處理父親的遺產，並且繼承他父親生前的志業，管理天福塑膠工業公司，他現在可以脫離監護人姑媽、姑爹的管束，成爲眞正的大富翁、大老闆的大字號人物了。

衆多欣羨的眼光投向他，尤其是那些對他別有用心的女孩子，從十幾歲到二、三十歲的，每一對眼睛，都像灼灼發亮的星星，眩惑着他，每一張塗滿油脂的嘴，都似花開吐艷，癡癡地對着他微笑，怒放女性的柔媚誘惑。

一個佝僂着身子的老太婆，自稱是楊正生父親生前的好友，有九十九歲年紀了，拄着枴杖，顫巍巍的走到楊正生面前，端詳着他，用粗啞和發抖的嗓音說：

「你確實長得跟楊正有一模一樣，你簡直就是他的化身！看看你，可以回憶回憶我跟他的一段羅曼史。」

「我是我父親的無性生殖產品，」楊正生仍是一臉隨和的笑容：「我等於是他的副本，我當然像他。」當他想起自己的父親仍然躺在中國長生冷凍公司的特製棺材裏，保存着屍體的不朽，等待將來科技大突破的復活，他便有一股莫名的驚懼與感傷。

由於老太婆的驚人言論，引起記者們的注意，閃光燈此起彼落，幾個記者抓住這個值得發揮的題目，緊緊追問她有關過去的羅曼史，據她說，她曾在年輕的時候與楊正有熱戀過，且一度同居，但楊正有又移情別戀，其後他事業飛黃騰達，但在一次車禍中喪失了生育能力，後來，就利用無性生殖技術，複製了自己的後代，以便繼承產業，這些事報紙上都曾登載過，多年來，她非常注意他的動靜，心靈深處還殘餘着對他的愛，她一度結婚生子，寡居之後又喪子，孑然一身，風燭殘年，難免藉回憶往事排遣寂寞，今天特地來湊湊熱鬧，看看楊正有的複製兒子。

老太婆的一段自白，引起了全場的騷動。楊正生的姑媽和趙明誠律師趕緊過去勸勸她，卻引起她的反感。

「你們別嫌我老醜！我這張臉還是楊正有迷戀過的哩！要不是我運氣不好，說不定我會跟楊正有生下孩子，今天的生日酒會說不定是爲我的孫子舉行的哩！」

這眞是個尷尬場面，幸好趙明誠律師應付得體，說了幾句幽默話，打打圓場，老太婆就拄着枴杖走開了。許多記者圍過去打探更多的消息。

楊正生仍按捺着心裏的不安與激動，強作歡笑與賓客寒暄。假如我有一個母親！假如剛才這位老太婆是我的母親……他的心裏在掙扎呼喊：我會伏拜在她的腳前，親吻她的腳踝，我願意爲她做任何事，甚至犧牲性命，即使她有滿臉的皺紋和殘缺不整的牙齒，她仍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我喜歡她，我愛她。排山倒海的巨浪在心間澎湃激盪，他悵然地站着，直到有一雙手握住他的左手，他才看了看身邊穿着紅色衣裳的少女。

他的大學同學李芳芳，不知道什麼時候像一團燃燒的烈火般的飄過來，熱烈地握他的手，搖動着。

鎂光燈一閃一閃，捕捉珍貴的新聞鏡頭，記者們對於楊正生的婚姻大事及戀愛生活特別有興趣。

「你喜歡李芳芳嗎？」臺灣電視公司的記者傳明新在問，照明燈打在楊正生臉上，麥克風也跟着拿到他嘴邊。

「現在無可奉告！」他鎮定的回答：「請你們不要胡亂猜測，我們只是普通朋友而已。」說罷，眼睛朝旁邊的青梅竹馬朋友蔡麗君轉了轉，似乎有意無意的表露了什麼心事。

「你打算幾歲成家？」記者又問。

「還早還早，現在我還沒有想到這件事！」

「你對於自已獲得的財產，有什麼新計劃？想怎樣來利用它？」

「現在想不起來。」楊正生的眼睛掃視全場，愉快地笑着，並舉杯向衆人致意，呷了一口酒。

「你打算怎樣經營你的公司？有什麼擴展計劃嗎？」

「有的，請拭目以待吧！」

「將來令尊要是從冷凍庫裡被解凍救活，你會有什麼感想？」

「我會喜歡他。」

記者們的種種問題弄得他暈頭轉向。他一邊在偷偷地瞄着那位老太婆，她正被一批記者包圍着，在起勁地講述着什麼。楊正生邊應答着各方的問話，繼續與賓客周旋。

散會後李芳芳迫不及待的對他說：

「今天我的叔公出生了，等下我們去看看我們家的新長輩、新寶貝。我們到長生醫院去。」

「我知道。」他說。轉眼間瞥見蔡麗珠在一旁朝他跺脚噘嘴，她氣呼呼的一溜煙走了，楊正生有着極大的不安。

楊正生原想找蔡麗珠一起去，因爲幫忙懷胎生產的代母，就是她的母親古慧貞，不料蔡麗珠却吃乾醋，以爲他同李芳芳好，不同她好，弄得他心慌意亂。其實，在他的心靈深處，模模糊糊的，分辨不出自已心之所向。

他帶着李芳芳衝進自用的白色轎車，向市區的長生醫院急駛而去。一顆心在胸中跳躍，有些什麼在激盪顫動，古慧貞美麗端莊的形像忽隱忽現，兩盞盈盈目光，有若雲霧間射出的亮星，照耀着他，在他的心目中，她是一朶永不凋謝的花，充滿了母性的溫柔與體貼。她一生中有一半時間是在做代母，幫人家生孩子，平均每年一個，到現在共生了十九個，連自已與亡夫生的共二十個，除了她的女兒蔡麗珠以外，沒有一個是和她有血統關係的，由於楊正生是她做代母的第一個孩子，她也幫着把他帶大，「視同已出」，他與蔡麗珠青梅竹馬，有如親姐弟。

車子開向林園大道，李芳芳指着圓環上穿着太空服的銅像，打趣說：

「我的曾祖父又添了一個兒子，算起來是第九十六個了。」

銅像默默地站立在石座上，左臂間夾了一頂太空帽，含笑凝視大地，雖然李基福死去多年，由於他是中國第一位太空人，他的英雄事蹟家喻戶曉，成爲許多人崇拜的偶像，那些生理有缺陷

的丈夫，常常喜歡利用李基福存在精子銀行的精子，放入試管中，與他們的妻子的卵配合後，再移到代母古慧貞的子宮內懷胎生出，不像楊正生的父親利用自己的體細胞的細胞核，移入去核的卵中，再移到古慧貞的子宮裏發育成胎而生孩子。

他們走入醫院的嬰兒室，一片熱鬧擁擠。新生的男嬰赤裸裸地躺在保溫箱裏，呼吸均勻，胸脯有節奏地微微起落，像是睡着了，忽地，細嫩的四肢一個顫動，嘴巴大張，外面看來，似在做無聲的哭啼吶喊，染血的臍帶與脆弱的肌肉，映着生命誕生的艱難與痛苦。李基福死後的第九十六個孩子出生，成了一件大事，使得得自他精子生子的夫婦們，也有興奮欣喜之情，有不少夫婦們帶着他們的孩子趕來參觀湊熱鬧。在血統上說，九十六個孩子的眞正父親都是李基福，他們的戶籍身分上加註了「李基福」是遺傳上的生父，以避免將來散處各地的孩子們，發生血統上的混淆。對於李芳芳原有的家族來說，由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以至李芳芳這一代，父母血統與身分的記載是完全清楚一致的，不同於那些接受李基福的精子而受胎生子的家庭。

此刻，李芳芳的父母和祖父母，也都趕來湊熱鬧，看看他們的新親戚。

「叔公你好！」李芳芳對着保溫箱調皮地叫着：「你怎麽今天才出生？」

「叔叔你好！」李芳芳的父親也跟着說笑：「你怎麽沒穿衣服哪！」

「弟弟，你躲在裏面幹嘛？」李芳芳的祖父瞇着老眼，一邊撚着鬍鬚，一邊朝嬰兒招招手。

其他的小孩子也七嘴八舌的喊着弟弟、弟弟，場面熱鬧非凡，新聞界也驚動了，記者們的閃光燈此起彼落，嬰兒的法定父母親，也熱淚盈眶地注視着箱內的奇異生命。

楊正生回想自己孩提的時候，與代母古慧貞在一起，充滿了歡樂、溫馨，古慧貞談到他出生時候的盛況，許許多多的人包圍着他，但是爲了安全的理由，他很快的被送往偏僻不爲人知的地方去撫養，由代母照料。

「正生，」李芳芳附在他身邊說：「有了代母來代生小孩，可眞免除了不少麻煩，將來我也要用代母或是新發明的人造子宮來生小孩，趕趕時髦。」

聽到李芳芳談起的事情，使得他有一陣莫名的戰慄。一幕幻景出現，李芳芳的孩子，就從古慧貞的身子裏，流血迸裂而出，古慧貞在呻吟哀嚎，痛苦地掙扎，下身血淋淋的慘紅與她蒼白的容顏成了對照。他對李芳芳說，要去產房看看古阿姨，就排開羣衆走了。有一兩個記者認出是他，鎂光燈朝着他猛照。被丟在一邊的李芳芳，望着他的背影，有着悵然若失的感覺。好奇的人潮繼續湧來，觀賞試管世界所造成的奇景。

產房裏一片靜肅，他在門外站了站，護士小姐先是阻止他的闖入，當他說出他的名字之後，古慧貞在裏面聽到了，就招呼他進來。

柔和的光線下，古慧貞蒼白失血的臉，仍然顯着安詳與寧和。他問候她：「古阿姨，妳受苦

了！妳該退休了。」她睏倦疲乏的臉泛起了微笑，關懷地問候他今天的生日酒會情形怎樣。然後，她綻開了更熱烈的笑，說：

「祝你生日快樂，我爲你準備了禮物。」

「她隨卽使用對講器，招呼護士把她的女兒找來，蔡麗珠很快的走進來，從她手提包裏面取出一個小盒子，她看了楊正生一眼，嘟着嘴又走開了。他沒理會她的示威，急不及待的打開盒子，裏面赫然是一只光彩奪目的鑽戒。

「古阿姨，妳——」他激動得一時講不出話來，禁不住撲過去，在她的面頰上輕輕親了一下，有一股衝動和慾望突然湧起，強烈地想把自己的嘴唇移過去蓋上她的，狂熱地吻她一陣，一念及自己是從她所出，二十二年前的今天，他從她的身體裏脫離出來，降臨人世。一種長者不可侵犯的尊嚴，使他及時驚覺，未敢越雷池一步。

「謝謝古阿姨，謝謝古阿姨！」他吶吶地說。

「麗珠怎麼啦？」古慧貞問：「好像跟你不大對勁？」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他避重就輕地說：「你該退休了吧？不要再幫人家生孩子了！」

「我是決定退休了。一個女人一過了四十歲，就該想辦法安排她的下半輩子，況且現在人造子宮已經出現，我們這一行的，已經沒有用武之地。」

「你不想結婚找一個家嗎？」

「也許，但是目前還沒有什麼打算。根本沒有人會娶我。」她笑着。

「假如有人非常愛你，又有錢，你願意嫁他嗎？」

她蒼白的臉上泛起了一抹微紅，抿着嘴笑着，良久才說：

「那要看我愛不愛他！」

「你會愛他，而且一直都在愛他！」他壯着膽說。

「他是誰？」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一口氣把悶在心裡的話說出來，他不敢注視她的表情，說了一句：「請妳考慮考慮才回答我！」就道聲再見，走了出來。

幾天以後，他收到她的一封信。

正生：

你的話使我震驚，久久不能自已。

二十二年前，我生你，看着你會爬會走，牙牙學語，以至長大成人，我幾乎完全以做母親的心來待你，你是我做代母以來的第一個孩子，在遺傳上你沒有母親，只有父親，就這一點，我更義不容辭，有做你「母親」的責任，你和其他的十八個孩子不一樣，他們有遺傳上的父母，卽使他們的父母只是

一兩根試管而已，他們是經由有性生殖而出生的，我只是純粹做「代母」而已，你和他們是不相同的。中國人最重視倫理道德，無論如何，連考慮都不必考慮，我不會接受你的提議，更希望你不會再有相同的妄念。儘管現在西方人也有代母與他的孩子結婚的事發生，最少，做一個中國人是萬萬不能有這種敗俗的想法。

我知道你缺少的只是母親的愛而已，我願意繼續做你的母親，不想做你的妻子。你的感情還未成熟穩定，試着去與不同的女孩子交往看看，也許你還不能確定自己心中的意念，有空時找我的女兒麗珠聊一聊，一切看緣份了。

或許有一天我能找到一個適當的人與他共度下半輩子，或是可能的話，共同生育自己的兒女，男女因為愛而結合生育，本是一件快樂的事，我不懂現代人為什麼要把母親自己生孩子當作是一件痛苦的事。

努力開創自己的前程吧！

慧貞

接到信，有如當頭棒喝，倏然猛醒。

一段意氣消沉和心神不寧的日子很快的過去。他迷茫過，糊塗過，猶如在黯黝洶湧的海浪間飄泊，載浮載沉，如今他上了岸，看見陽光普照的大地，象徵着和平與希望，他尋到了自己的方向和路徑，心中坦澈清明，彷彿看見自己從試管的閉塞的一端，走向開口之處，身後洞裡世界的

魘魔只像輕風而過，再也不能纏附他。那只是一個夢魘而已，只是夢魘而已……。

※ ※ ※

那是代母古慧貞四十二歲的生日，她連自己親生的女兒蔡麗珠在內，已生育了二十個小孩，她打算退休，楊正生特別召集了所有借用古慧貞肚皮生出的孩子們，以及他們的家長，在大飯店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生酒會。楊正生是在二十二年前，用他的「父親」楊正有的體細胞核植入一個去核的卵內，再借用代母古慧貞的子宮發育出生的，幼年也受代母的撫育照顧。

雖然二十個孩子中有八個沒有參加，但孩子們的家長、親屬，還有古慧貞的親友，也來了，眞是一個別開生面的慶祝會。楊正生送了一個六尺高的特大蛋糕給代母古慧貞，蛋糕切開來，裡面跑出一對童男童女，正是她幾年前生出來的孩子，他們祝福代母生日快樂，全場歡聲雷動，掌聲不絕。

臺北市議員羅斌應邀在會上致詞，他說明科學的造化巧奪天工，古慧貞給予不孕夫婦的服務，以及那些想要免除生產痛苦的太太們，出租子宮，在人類史上，是人造子宮出現流行之前的重要過渡，居功厥偉，值得所有受惠的人感謝讚美。

記者們包圍了她，問這問那，楊正生看在眼裡，又高興又緊張。古慧貞本來不願來參加的，楊正生找了許多他的「同代母弟妹」打電話給她，說好說歹才把她請出來。

「古小姐，妳有沒有結婚的打算呢？」記者問。

「我還結什麼婚，孩子都二十個了。」她笑着回答。

「現在社會上有許多母親不想自己懷孕生子，免除生育的痛苦，依妳看，這樣好不好？」

「我是專門生蛋孵蛋的母鷄，人家是不生蛋不孵蛋的母鷄，各有千秋。」她風趣地說。「現在已經有機器來代替我的職務，我想如果將來我眞的再結一次婚，我會自己生產，母親生育子女的痛苦和喜悅，是義務也是權利，自己的骨肉應該從自己的身體裡生出來，才合乎自然。」

「談談妳這二十年來的感想好不好？」電視記者問。

强烈的燈光照着她，她對着麥克風侃侃而談：

「做一個代母，在心理上也有許多矛盾與衝突，二十多年前我剛剛擔任代母的時候，對於我最初生的幾個孩子，簡直把他們當成自己骨肉，後來生多了，習慣了，我就把自己當作機器，當作像剛剛發明成功的人造子宮一樣，我只是一種工具而已，現在我很厭惡自己的工作，不想再幹下去了。」

歡樂的慶生酒會竟引起她的傷感。回到家後，看到一屋子的禮品，全是孩子們和他們家長送來的，悲喜交集。她嘆傷歲月的流逝，年華老去，不免有遲暮之感。在記憶的深處，有些不欲爲人知的傷傷涼涼正悄然流過，二十多個年光的盡頭，她剛剛生下蔡麗珠，她的丈夫在意外中死

了，爲了謀生，她只有做代母，剛好碰上機會，做了楊正生的代母。

那時，青春依然閃亮，心靈却已蒼黯，唯一希望的火焰是爲了自己的親骨肉麗珠而燃起的。一個背脊微駝的古稀老頭，對着他招手微笑，正是和楊正生長得一模一樣的楊正有，多麼奇異的際遇，她懷着由無性生殖技術製造出來的楊正有的孩子，一個在遺傳上只有父親沒有母親的孩子。在盈滿陽光的草坪，她坐在靠椅上曬太陽，他來看她，眼光中充滿了憐惜與親愛，彷彿她就是他的妻子一般……。

他嘴裏叨着煙斗，數說着他所經營的塑膠公司的事事物物，但他絕未誇耀他的財富，滿臉的皺紋隨着說話的表情而牽動，每一條皺紋都是往事的脈絡。她記得清清楚楚，他說的那些話……

「將來孩子出生以後，知道有妳這樣漂亮賢慧的代母，眞是好福氣，假如妳眞是他的母親，而不是代母，那我眞是幸運！」

不可能的，兩個人相差半個世紀，怎能結成夫妻？在當時，楊正有的話震驚了她，她垂下臉，目光垂視着庭園綠草，似乎感到綠草被陽光撫慰的溫暖，他粗啞的話聲在耳際低徊，旋入了心坎的底層。

「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望着庭園上泛香的盆景，她囁嚅地說：「有些事情只能想想講講，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為什麼？總要說個明白吧！」

她吶吶地笑，無言以對。不知有多少次，兩人在同一個地方，說着內容相同的對白。她不可能嫁給一個這樣的人，生理有缺陷無法生育，年齡差距也奇大，她是萬萬不能考慮的。年月消逝，一張露着祈求的臉，卻常常在她的幻覺中顯現，有如幽魂現影。他在楊正生未出生以前就死了，死後屍體被裝在特製的棺材加以冷凍，送到長生公司的特別墓穴去冷藏，以便將來科學更進步時，可以解凍復活。

平靜的日子過去，她想去辦個托兒所，為自己的下半生謀點出路。在另一項楊正生所舉辦的公司展覽會裏，她看見圍繞在楊正生身邊的女孩子，還是那樣熱烈，他簡直就是楊正有的化身，從遺傳生物學來看，他們應該說是孿生兄弟比較恰當些，而不應該稱父子。他生就一表人才，很有吸引女孩子的魅力。好在，多年來她不斷教導他，使他保有莊重與穩健。

此刻古慧貞的女兒蔡麗珠也在場，她與楊正生同是青梅竹馬，頻頻和他開玩笑，楊正生的大學同學李芳芳看在眼裏，很不是味道。

楊正生發覺了尷尬的場面，很不自在，他擺脫了圍在身邊的女孩子，當他走到他的代母身邊的時候，他的公司業務助理趕來，交給他一份文件，要他立刻閱讀。

那是長生冷凍公司送來的一份重要書信：「由於日漸增多的可能性顯示，冷凍屍體的解凍、

醫治、復活的日子已經來臨，令尊的遺體是否有必要在最近做解凍術，再設法救活他，使他重回人間來？請作考慮。」

真是個再興奮不過的消息，楊正生把信拿給代母看，古慧貞猛覺震撼驚心。如果楊正有二十二年前不曾把屍體冷凍的話，根本沒有現在的復活機會，如果解凍復活成功了，癌也得醫治，楊正有還和他二十二年前一樣年輕。這樣兩人年齡差距拉近了二十二歲，也許……

無意中閃過的念頭，使她感到好笑和不安，過往的串串回憶，又湧上腦際，有一股死灰復燃的奮情，在內心燃燒着。

經過醫學界慎重的研討努力，終於決定把楊正有施行解凍術，並且非常順利的把他醫治、復活。

當楊正有恢復神智以後，看到一張與自己面貌酷似的年輕人站在他身邊，低聲的喊他爸爸，他驚疑參半，掙扎着從喉管冒出了話：

「我是不是在做夢？你——你是誰？」

「爸爸，我是楊正生，是你的兒子。」楊正生擁抱着父親，喜極而泣。

沒有再比這件事更奇突動人了，冷凍二十二年的死人長睡甦醒似的復活了，在過去的停頓時光裡，人事變遷繁多，他看到用自己細胞復製長成的新人出現在面前，還有許許多多的似曾相識

的親友圍繞着，百感交集。律師趙明誠悄悄的對他說：「還好，你醒來了，要不然有些財產上的問題解決不了哩！」

又是一次別開生面的慶生會，慶祝楊正有的死而復活，楊正有與他的無性生殖兒子楊正生，迎接着賓客、政府官員、社會名流、醫學界人士還有公司的全體同人和楊正有尚活着的古稀朋友都來了，熱烈地慶賀一代奇人楊正有的復生。

晚會儀式的主持人當衆宣佈，楊正有將重新回到公司來，擔任楊正生董事長的特別顧問，立刻贏得了如雷的掌聲。

「還有一件天大的事情要宣佈，那就是……」他停頓了半晌，環視衆人，而後莊重神氣的說：「楊正有先生將要和楊正生董事長的代母古慧貞小姐結婚，日期就定在古慧貞小姐的生日，也就是三個月後的五月二十九日，這是剛才他們才做的最後決定。」

掌聲再起，更長更久，古慧貞與楊正有站在一起，面露微笑對着大衆。楊正生臉色大變，感到一陣突來的天旋地轉，自從他的父親復生後，從來沒有向他提起這件事，怎麼會有這項突如其來的決定?過去多少時日，他曾對代母古慧貞魂牽夢縈，分不清是男女愛情，還是戀母心情，他曾陷入深深的苦惱與憂鬱，他必須逃避這份感情，以求解脫，他試圖與代母古慧貞的女兒蔡麗珠和大學同學李芳芳接近要好，使她倆各以爲他是屬於她倆其中之一的，其實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心底的一池春水何時可以平復不皺。

「你的母親爲什麼有這個決定?」他問蔡麗珠。

「我也不知道，我也想問你。」蔡麗珠瞄了他一眼：「你的父親是怎麼回事?」

他們還繼續談論的時候，楊正有抓起麥克風，當衆說明事情的經過原委：

「這件事情我們已經談論很久了，應該有二十二、三年了，對我來說二十多年就像睡了一覺醒來一樣，我沒有什麼改變，還是七十一歲，但是古慧貞小姐已經考慮二十多年了，我的眞情感動了她，雖然我們不能生育自己的兒女。但是，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兒子，那就是楊正生，他就是本公司現在的董事長，對於楊正生說來，只不過是把他的代母變成母親罷了，實在是名正言順，如果我們還想生個兒子，我可以用我身上的細胞再複製一個，再由古慧貞孕育生產，但是這要看情形，我要說明的是，有愛情的生育才是自然的，過去我們沒有愛情而生子，總有些欠缺與美中不足，現在我們又有愛情又有兒子，什麼也不缺少了。」

聽了這一番話，楊正生暗暗慚愧，責備自己過去何以有那種荒唐不可告人的想法。這時楊正生的大學同學李芳芳面有醋意，湊過來拉拉他的手，輕聲說：

「昨天我的姨媽在開玩笑，問我什麼時候請吃喜酒。」

李芳芳見楊正生沒有反應，她又沒話找話說，沒頭沒腦的自我解嘲：「怎麼古阿姨要結婚

了?我本來還想請她幫我們代生一個孩子，如果我們結了婚的話。」

楊正生感到很大的不快，簡直是在侮辱他和古阿姨。他的一顆心本來就在飄來飄去，無所行止，他更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在人造子宮中或別人的肚皮裡成長出生，如果他要娶太太，非得要他的太太自行懷胎生子不可，他自己本身已經是個無性生殖的試管嬰兒，在心理上總覺得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他所缺少的、所需要的與一般「人」不同。

散會後，楊正生有事要到飛機場，李芳芳順路搭他的便車，經過林園大道，楊正生對着站在圓環上的太空人銅像招招手，那是李基福——李芳芳的曾祖父，楊正生已經決定捨棄李芳芳，也管不了她的曾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太空人，她的父親是水星牌電氣公司的大老闆，她的家世又如何的顯赫！他只覺得她傷害他好重。

此後兩個多月，他發現自己和蔡麗珠的心靈是同屬一個波長的，彼此很能默契，他找到了心所嚮往的愛情，他們在爲父母親籌備婚禮的期間，忙得不亦樂乎，兩人終於決定結婚，與父母親的婚禮同時擧行。

於是，有史以來最令人驚奇羨慕的兩代的婚禮，同在一天擧行，楊正有娶古慧貞，楊正生娶古慧貞的女兒蔡麗珠。李芳芳帶着所有由古慧貞肚皮裡出生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來唱歌祝賀。

一個九十九歲的老太婆，也趕來敬酒，她瞇着老眼，仔細端詳着面前二老二小的新郎與新娘。

「你們還記得我吧?」

她缺牙而漏風的嘴講話還帶着笑。

「妳是……」楊正有怔住了，一時想不起這張似曾相識的臉是誰。

楊正生湊近他父親耳邊，低聲對他說了幾句話，他的父親才恍然大悟，朝她微笑點頭，並擧杯敬酒，遙遠的往事，只當是過眼雲煙，一切盡在不言中。老太婆正是他從前年輕時候的密友，原來只比他略大幾歲，現在却大了他將近三十歲，看起來好不相稱。

鎂光燈一閃一閃，爲這齣人間喜劇增加了光彩，嘈雜的人聲散佈着歡樂與喜氣。對於這項兩代婚禮的兩代人來說，婚禮只是把古慧貞的「代母」名義變成「母親」而已，滑稽的是：楊正生的岳母也是他的母親，蔡麗珠的婆婆也是她自己的母親。

楊正生和蔡麗珠結婚以後，他們和李芳芳已經很少有聯繫，只聽說她迷於嫁給一個中國太空人，到外國去了。

過了許多年，在臺北，一件因爲試管嬰兒和人造子宮發生的嚴重失誤，轟動全世界，一個畸形嬰兒多了一對翅膀，醫學工程人員在保密的情況下，並未透露她的父母親是誰，只是基於人道

和科學探險的立場，保留了這個人鳥合成的生物，並命名爲「天使一號」，因爲他的手脚都成了蹼狀，胸部也相當厚，振翅飛行符合航空原理，他常常從實驗室出來，飛到臺北西門町看熱鬧，其實他是在讓人家看熱鬧。

有一天，楊正生夫婦帶小孩到西門町逛街，與李芳芳迎面相遇，她無精打采的憔悴樣子，好像老了幾十年，使他倆嚇一跳，幾乎不認得她。

「芳芳，」楊正生問她：「聽說妳結婚了，生活好嗎？有了愛情結晶了吧？」

李芳芳一臉的驚惶難過，眼淚簌簌地掉下來，在她的粉臉上洗成一條痕溝，她指着在西門圓環上空飛翔的天使一號，哽咽着說：

「他……就是我兒子，雖然他們不告訴我……我還是知道了。我……我的天呀！」

再生緣

當人能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之後，也許又會按照自己的心靈塑造另一個自己。

1

他記得，他是在一聲爆炸中死亡的，現在，他回來了，望着熟悉的街道和世界的形形色色，他感到活着是多麼的快樂有趣。他愛他的妻子和兒子，他不能離開他們，他對他們說過：「有一天我要是死了，我也會再回來的。」死亡之後的生命，是郝麗芝和謝立中所無法了解的，因爲這項秘密，正是美亞研究所的重大突破。

直昇飛機在墳場的空地上停下來，年輕的謝洛克捧着一束鮮花，奔到一座新墳前面，對着墓中人說：「謝洛克，你的肉體安息吧！你太老了，好好安息吧！你的靈魂已經得到了新生，由於你的死亡，證明了美亞研究所的實驗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了。」

山野裏的清風襲人，他感到渾身舒泰，他不再是個背脊佝僂的老頭兒，現在充滿了年輕人的朝氣，卻有一副偉大科學家的成熟心智，等於是謝洛克死而復活。

劉振華博士陪着他，用直昇機送他到市區，然後，謝洛克走下來，朝着大學的操場走去，在那裏，他看到他的兒子謝立中在打籃球，每個禮拜五下午三點鐘以後，他的兒子總是在這裏打球的，去看看他變成什麼樣子，這是他心裏一直關心的事。

他向兒子招呼，兒子開始時似乎不以為意，沒有發現什麼不對勁，等他招了幾次手，兒子突然一陣驚惶，帶球跑的一個動作，踉蹌了一下，摔倒在地上，又掙扎着爬起來。一個人才死去不久，忽然以另一副年輕的身體出現，長得又和死去的人一模一樣，難怪他的親人看到他會不安的。

只是換了一副年輕的身體而已！謝洛克在心裏呢喃着，希望他的兒子能够走近前來向他搭訕，他的心在跳，隨着籃球在飛躍、打轉，而立中偶爾回過頭來，瞄他一眼，眼光中露着好奇與疑懼，那是立中從來沒有見過，也是從出生以後一直就熟識的一張臉，既陌生而又相熟的一副臉龐，難怪他會困惑不已。

謝洛克站在那裏，回憶他的原身死亡之前的往事……

2

山野的風很清涼，很柔軟，吹在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舒適的感覺。謝洛克揮手向直昇飛機的駕駛員說了聲再見，提着皮包走入實驗室的大門。

「謝所長到了！」剛剛進到裏面去，便聽到擴音器在廣播：「請謝所長到第五研究室去。」

謝洛克匆忙的脚步走過去，他的心裏有一股不祥的感覺，好像會有什麼意外突然降臨似的。門開了，室內圍了一羣人，正在默默注視兩個躺在枱上的人體。

「這是剛剛發生的事！」劉振華博士說，話中充滿了興奮與驚懼。「快看！這是科學的奇蹟！」

兩個一模一樣赤身裸體的男人，橫躺在枱上，頭頂上各戴了一頂帽子，以電線連接通到電腦，兩個人都在同一時間做出同樣的動作，伸出右手、伸出左手、左脚右脚，每一個小小的動作，都在密切的配合，就像他們本來就是同一個人分裂成兩個似的。

那兩個人正是用謝洛克的體細胞以無性生殖技術複製而成的，看起來卻比謝洛克還年輕了三十歲，要不然就和謝洛克一模一樣。

「我們終於成功了！」劉振華說：「謝所長，你看，他們兩個人等於只有一個頭腦，他們的動作同時受一個頭腦的指揮。」

所謂指揮他們的頭腦，就是連接他們頭腦的那具電腦，由電腦發出命令，控制兩人的舉止行

動，甚至說話的方式。現在謝洛克面對着自己的兩個替身，他們完全接受他的思想人格，不僅肉體複製了，連精神也複製了。許多年來，自從人類在生物學上的重大突破——以體細胞作無性生殖，複製人類成功以後，成千成萬的科學家、靈學專家更夢寐以求，希望有一天，自我的思想人格，可以藉由某種方式轉移給另一個複製人，這樣就可以達成人類肉類與靈魂的永遠不朽。「關鍵就在這裏，」在一次全世界的科學大會中，謝洛克曾經發表他的看法；「人是可以永生的，但必須設法保存他的思想，並且把思想灌入另一副身體裏面，另一副身體是用無性生殖複製成功的，否則就成了鬼魂附體。保存思想和複製人體，都可以辦到了，剩下的關鍵就在輸送和接受思想的技術問題：怎樣輸送？怎樣接受？我們對人腦的了解還不十分透徹，對於複製人的新腦，如果我們能使他變成像空白的錄音帶一般，那麼它就可以無條件接受輸送。」根據這一套「錄音帶理論」，多年來不斷的在美亞學術文化基金會設立的美亞研究所，在秘密的進行研究探討，終於有了大突破。

「這是兩捲空白的錄音帶，」劉振華對謝洛克說：「他們被灌入了你的思想，賦予了人格，我們已經創造了另外兩個謝洛克。」

謝洛克注視着兩個年輕的謝洛克，在緊張、驚疑中他有些顫抖，他緩緩走到兩張枱子的中間，猛不防在右邊的謝洛克的臉頰上打了一巴掌。

「你是誰？」他大聲喝問。

幾乎同時，左右兩個謝洛克以左手摀着臉頰，本能的撫慰自己，並且露出憤怒的目光，但兩人同時發出聲音：

「我是謝洛克！美亞研究所的所長。」

「我是謝洛克！美亞研究所的所長。」

「兩張嘴說同一頻率的話，只是左邊的謝洛克慢了十九分之一秒。」劉振華指儀器上的讀數說。「我們可以再加以調整，使到他們分秒不差，不論說話行動，完全一致，等於是一個人。」

「這個實驗的意義是什麼？」被邀請來參觀的美亞電子工業公司董事長林定一，忍不住發問。

「噢，是這樣的，」興奮過度的謝洛克，這才察覺林董事長的在場，他以和悅的語氣解釋說：「我們目前的成就是，使兩個人共有一個人格思想，也就是說，這兩個人的身體和心靈完全是一致的，身體不相通，但由於心靈的相通，使他們有身體上的共鳴作用，我們也證明，即使兩個不同的人，也可以進入同一個心理世界，做同一個夢境，我們更重要的成就是，經由這些技術，可以使人的靈魂思想，寄生在新造的人身上，最重要的秘訣是保持新造的人腦部的空白，就像我們要錄音，使用空白或消音的錄音帶一樣，現在我們已經成功地做了，這項成就，可以使人

類達到不朽，實現人類千萬年來的美夢，如果秦始皇還在世，他一定會自己預備一兩個替身，他死了以後就活在另一個秦始皇身上，而且是一模一樣的秦始皇，從裏到外，身心完全一樣的秦始皇。」

「那就是說，」林定一微笑着，有些迷惘還殘留在他臉上。「美亞研究所已經完成了一件驚天動地的超級發明，能够使人類免除死亡。」

「可以這麼說。」謝洛克說。

相隔不到兩秒鐘，另外兩個謝洛克也同時說出同樣的話：「可以這麼說。」

謝洛克不明所以的望望劉振華。林定一環視衆人，大家面面相覷，實在大感意外，他說出了共同的問話：

「怎麼會這樣呢？」

「剛才我接通了電腦與謝洛克之間的聯繫，謝洛克的言行影響到兩個新造的人，所以他們講的話和原版的謝洛克也一樣。」劉振華解釋說。

「你的意思是三個人相通了。」林定一好奇地問。

「正是這樣。」劉振華說：「只有剛才的一瞬間相通了，我只是試試看而已，果然效果不錯，很成功。」

林定一的臉上綻開了笑容，環視衆人，無不露着興奮欣喜的神色，他得意地說：

「太好了，太好了，你們的成就眞正了不起，這件事暫時還要保持絕對機密，不可以輕易的洩露出去，否則可能會引起意外的爭端。還有，要特別注意保持警戒，安全的問題絕對不可忽視。」

謝洛克終於躺到第三號枱上去，他的腦袋被戴上了一只由無數微小電極盤錯而成的帽子，林定一也跟着躺到第四號枱子上。經由另一套電子儀器的連接，兩個不同的心靈暫時聯合在一起，彼此進入對方的心靈世界，他們甚至可以窺知對方的心靈隱秘，進入共同的夢境，直到他們脫離了關係，由於這套儀器的發明，再加上保存人腦思想的儀器，結合運用的結果，使得思想人格的轉移成爲可能，也使得即將死去的人，可以重新活在另一副身體裏面。

兩顆腦袋所儲存的記憶、印象、思維，融合在一起，是一種非常刺激、興奮，甚至恐怖的經歷，彼此在恍恍惚惚的情境中，窺知了對方的隱秘，許多幻象飄浮着，遊離着，糾纏着，而後兩人共同進入兩顆心靈交互編織的夢中，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經歷……

「哎呀！」兩人同時發出一聲可怕的慘叫，眼睛張開了，一下子從夢境中轉醒過來。

劉振華把他們兩個人頭上的帽子取下來，讓他們休息片刻，清醒神智。林定一鬆了一口氣，大大地誇奬了謝洛克主持的研究所的不凡成就，謝洛克頻頻擦拭着額上的冷汗。

「兩顆心靈的相通是可能的，」謝洛克說：「我們終於靠着不斷的努力，有了大突破，將來這項發明推廣發展以後，我們可以使天下所有的夫婦白首偕老，永遠不會有爭執發生，彼此能够眞正的達成深切的了解，不會再有歧見或誤會發生。」

「這是美亞電子工業公司發財的大好機會。」林定一臉上展露了笑容，一口白牙齒閃閃發亮。他接着在謝洛克身邊低語了幾句，謝洛克頻頻點頭。

「爲了確保自己的安全，」謝洛克說：「今後必要時候，我要戴上這頂電傳思想的帽子，隨時與電腦保持聯繫，一旦發生意外，在我死亡的一刹那，電腦會自動打開另一道思想記憶的通路，我的靈性會轉移到另一個謝洛克身上，使我繼續活下去。請各位同仁繼續努力工作，所有參與工作的人，都可以先訂製另外一副身體，像我一樣，留供將來使用，這是一種酬勞，請各位務必嚴守秘密。」

在林定一預定的一家酒店裏，美亞研究所的科學家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慶祝會，表面上是爲了慶祝林定一夫人的三十歲生日，其實也是在爲了剛剛完成的一項科技大突破而慶祝，只有參與實驗工作的人內心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要永遠防止這件事情洩露出去是不大可能的。」在舞會過後，謝洛克與林夫人張韻宜談起這件事。「我想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一種專利，向世界各國的政要及巨富人家推銷，將來美亞研究

所就成了『再生工業中心』，我們都會發財的，我們可以利用這些無盡的財富設計規劃未來的人類世界，因爲人類可以不死了，我們要創造一個極樂世界。」

在一旁的林定一呷了一口酒，對謝洛克的看法深有同感，他瞇着眼，一手摸摸額上的深刻皺紋：「想想看，再過一些年，我更老了，要死了，我還可以活下去，活在另一副年輕的身體上，重新享受青春，我的太太老了，我也可以使她再換一副二十來歲的身體，世世代代傳下去，我們可以大大的享受人生。」

在這次宴會中，所有的工作同人，都表現出無比的歡欣熱烈，而謝洛克心裏明白，人類掌握了永生的秘密，往後的日子，是禍是福，殊難預料，科學向神挑戰，人不但照自已的形像造人，還把自己的靈魂保存並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人類將面對有史以來文化、思想、社會、政治的劇烈變革。誰有權利永生？有錢人或統治者永生是合理的嗎？窮人死了就死了，他們只有藉着古老的方法生育子女，延續自已的志業；而永生者可能被禁止生育，倫理道德的混亂，勢不能免，這是個須要重新調整建設的世界。

擴音器在播送溫柔美妙的古典樂曲，他帶着微醺走到陽臺上透一口氣，仰看蒼天的星光閃爍，星星在人眼中看來是永恆不變的，只有那流星劃空而逝，短暫匆促，他拉着妻子郝麗芝的手，在黯淡的燈光下端祥著她的臉，年華老去，她已年逾花甲，青春已盡，他捫心自問，三十多

年來對她的愛情是否已漸漸消滅？是一種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疲勞使然吧！但是他相信他還是深深愛着她的。

這時林定一和張韻宜這對夫婦，也走到陽台上，與他們寒暄了幾句。謝洛克聞到張韻宜身上散發出的一股誘人的芳香，他的眼睛瞟過去，和張韻宜的視線接觸，電光火石般的一瞥，已怦然心動，直覺得她艷光照人，非常富於吸引力。當他們同時注視着大都市的夜景的時候，他注意到張韻宜對他使了一個臉色，她的白色手套掉了一隻在地板上，謝洛克彎身拾起，隨即從她手套裏面取出一個小紙團，他把手套送還給她，小紙團則偷偷的放到自己褲袋裏。

那是一個微涼的秋天夜晚，沒有月亮，只見滿天星光熠亮閃爍。謝洛克駕着私人直昇機往山野間飛去。碧石山莊的燈火已隱約可見，他幻想着與韻宜在一起的陶醉與甜蜜，連連看了幾次腕錶，當他無意中從口袋裏摸到韻宜遞給他的紙團，他有一股莫名的興奮，急不及待的想要立刻見到她，他睜大眼睛向黑暗的山野中眺望過去，彷彿韻宜就在燈光透出的所在痴痴地等待着他，他感到頭上戴的那頂電傳思想帽沉重地壓着他，正想推開它……

驀然，一陣驚天巨響，直昇機在夜空中爆炸，裂片四散，他整個人也被炸得四分五裂，身子像一只汽球突然爆炸開來，魂兒也飛散四外。

第二天，人們在山谷中發現了直昇機的殘骸，謝洛克的屍體已燒焦成一片一片，零亂地散列

在樹叢裏、草地上。不久，這山裏又多了一座新墳。

3

雨後的黃昏，郝麗芝定定地站在陽臺上，追憶着前塵往事，她爲亡夫而傷心難過。許多年來，他在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很少向她提及，他只是忙來忙去，回到家來，像是回到窩裏一樣，休息休息，講幾句好話而已，她不知道他在外面所爲何事。她記得他曾經向她提及，有些研究工作，是屬於絕對機密的，不便輕易洩露出去，以免妨碍到研究計畫，甚至家人的安全；因此，她也很少向他詢及有關情形。

二十歲的兒子立中回來了，她趕緊收斂了一臉陰霾，故露笑容與兒子聊天。

「媽，」兒子突然一臉嚴肅的說：「今天我在學校打球的時候，看見一個人，他那張臉，使我驚恐害怕……」

「怎麼啦？」她注意地聽着。許多日子以來心靈遭受的煎熬，使她變得面容憔悴，神經衰弱，聽到兒子這麼一說，立時緊張起來。

「他那張臉好像年輕時候的爸爸！」

「會是爸爸嗎？」下意識作用，使她胡亂加了一句。

「怎麼可能？」

「我常常有一種感覺，」郝麗芝說：「好像你的爸爸還在世界的某一個地方，要與我通消息，而我一直沒有辦法接獲他的消息。」

「媽，」立中委婉地勸慰着：「您不用太傷神了，我們過兩天去郊外玩玩，度度假，不要老是想着爸爸。」

下過雨的街道顯得很清爽，空氣中有微微的寒意，冷風吹來，她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一輛巴士開過，站牌下站着一個提着手提箱的年輕人，西裝畢挺，皮鞋發亮，那神情和姿態使郝麗芝不覺驚奇訝異而低叫一聲，立中也朝着街道對面望去，也跟着叫起來，他指着那人喊着：

「就是他，就是他！」

年輕人擧頭向上望，與郝麗芝母子倆視線交相接觸，卻若有所思，木立着。

「怎麼會是他？」郝麗芝手按額頭，細細端詳着他，他身上的穿着、衣服的樣式和顏色，臉上的輪廓，簡直就是郝麗芝和謝洛克初戀時的那副模樣。

年輕人一面注視着兩方來車，一面緩步走向這邊來。會不會是謝洛克的私生子？郝麗芝忽然閃過了這樣的念頭，不覺心驚肉跳，從三樓陽臺上望去，可以很清楚的看見年輕人的面貌與身材，他走到路中央，再一度抬頭向上望了望，表情略顯遲疑，呆立片刻，有一輛小轎車差點撞上

他，緊急刹車的聲音，尖銳刺耳。有一股衝動使得郝麗芝想向他招手，年輕人的眼睛瞟向她，四目交觸的一瞬間，她不覺一怔，那灼灼逼人的眼光，似乎正對着她而來，她一陣心虛與恐慌，欲言又止。

年輕人也沒有說話，朝着她露齒微笑，在夕陽的餘暉裏，顯得滿臉紅潤，氣宇軒昂。她注意到那兩顆門牙中的一條裂縫，和謝洛克本人是那樣的相像，看起來有點滑稽又有點可愛。短短的幾秒鐘，對她說來竟似不可忍耐的遙長，她的心在劇跳，呼吸也開始急促起來，整個人就像要爆跳起來了。當她聽到門鈴響的時候，她感覺到自己的一顆心幾乎要從嘴裏跳出來，她兩手扶着欄杆，困難地支撐着自己的身體，按捺住內心的激動與恐懼。

「他到底是誰？」立中問。「怎麼會這樣像爸爸？」

她在發抖，揮手叫立中去開門。立中從陽臺走到裏面去，在對講話機中問：

「喂，請問你找誰？」然後他又回轉來對母親說：「媽，他要來訪問您，他是美亞研究所派來的。」

年輕人終於走了進來。他望着她，她望着他，空氣凝結住了，她感到心跳的聲音與呼吸的聲音，在靜止沉寂的時間中交響着，一瞬間的對視有如觸了電一般。

「你是——」她期期艾艾地凝視着他。

「我，我——是」他打開提着的手提箱，從裏面取出一張謝洛克與郝麗芝從前的結婚照，指着照片上的謝洛克，結結巴巴，吞吞吐吐的說：「我就是，我就是……謝洛克。」

像挨了一陣霹靂轟擊，郝麗芝懷疑自己聽錯了話，急急地問：「你是謝洛克的私生子？」

「可以這麼說，」年輕人說着，不斷地打量室內的陳設，而後，自言自語的指出謝洛克所有家庭生活的小事，諸如郝麗芝喜歡吃的東西、穿的衣服，每晚就寢前最喜歡放的音樂，她有些什麼閨中密友，她與謝洛克兩人結婚時到那些地方去蜜月旅行，她身上某處的特殊記號，現在家中各種物品放置的地方等等不一而足的瑣碎事情。郝麗芝越聽越不是味。

「你告訴我這些幹什麼？」她莫名其妙地問。

「因爲，因爲……」年輕人沉吟了半晌，掙扎着從喉間滾出一連串驚天動地，駭人聽聞的話：「謝洛克雖然在飛機失事中死了，但是，我是他創造出來的另一個謝洛克，他就是我，我就是他，老謝洛克雖然死了，我來繼續他活下去，這就是美亞研究所所研究的超級機密，說了半天，妳大概還不相信，我可以拿我的指紋和謝洛克的指紋相比對，我同他是一模一樣的，我們是同一顆心，只是換了一付年輕的身體而已。」

「你……你在說鬼話！」郝麗芝顫抖着，捂着臉哭泣不已。

年輕的謝洛克望了望謝立中一眼，無可奈何的攤攤手，垂頭喪氣地說：

「這是現代科學的神話。我是你的父親，看起來不太像吧！以前的老爸死了，換了一個年輕的新爸爸回來，敎你們很吃驚，這是難怪的，以後就會慢慢習慣的。」

謝洛克一五一十的解釋有關美亞研究所的科學實驗，使母子倆明白事情發生的原由，最後他又說：「我的例子證明這項實驗是百分之百成功的，麗芝現在也可以準備重生，我愛妳，我要妳變年輕一點，你可以換一副年輕的身體，繼續與我厮守在一起，人不但有這輩子，還有下輩子，恩愛夫妻不僅共度這輩子，還要共度下輩子，現在我已經重生了，等待妳的重生，妳可以和我一樣，再年輕起來。」

「這項造人的過程要許多年嗎？」麗芝問。

「可以加速成長，只要幾年的功夫就够了。」

「洛克，」麗芝幽怨地望着他，滿腹委屈，「不過，我發現你還跟另一個女人有來往，你還愛另一個女人，我看到你的筆記中無意中提到一個姓張的女人，寫得很甜蜜很肉麻，我實在不能相信你回來就是來找我的。」

再生後的謝洛克，回到自己的家裏，見面之下，就給妻子拆穿了假面具，他過去對她有不忠的行爲，引起妻子的憤懣，終於爆發成不可收拾的衝突。麗芝把掛在牆上的謝洛克遺像取下來，鏡框摔得粉碎，再把謝洛克的紀念物從壁櫥裏拿出來，不斷的摔到他身上。

「老不死的東西！」她咒罵着。「你滾出去！謝洛克已經死了！我不再接受你了！你這個愛情不專的傢伙，你同時愛兩個人……」

任憑謝洛克怎樣解釋，都不能取得麗芝的諒解。有些在內心深處的隱秘，他已經排除了它，一個人同時愛兩個人是會出亂子的，儘管可以偷偷地藏在心靈深處，一旦被外人知悉，尤其是自己最親密的人，是會引起糾紛的，但是，他的妻子卻不明白人性卑劣的一面，一個人同時愛兩個人以上，是經常會發生的，必須給予適當的寬諒。謝洛克又提着手提箱走出家門，走出那個不容於他的家門。

4

謝洛克回到美亞研究所，繼續主持他的科學研究計劃，他暫時把和妻子的不愉快的事撇在一邊，不去想他。現在他已是再生的年輕人了，對着鏡子照照，不免兀自得意。難怪妻子的心理無法適應這項劇變。

第五研究室仍遺留着另一具謝洛克的副本。當他需要休息或睡眠的時候，便把電傳思想帽戴上，以便使謝洛克的思想隨時連接到另一具副本上，等於一個人同時擁有兩具身體。在那個老謝洛克還沒有飛機失事之前，還同時擁有三具身體，這是人類史上的空前大事。

在難熬的等待中，他接獲了麗芝的傳眞電話，她的聲音沙啞，面容憔悴，她說話時，眼角掛着晶瑩的淚珠：

「洛克，你已經死了，你不能再回來，我不能接受你，因爲你已經變心了，你不再是從前的你，你還愛着另一個人，還有……我不能接受這個科學的神話，就算我可以接受你，所有的親戚朋友。也不會接受這個事實，謝洛克已經死了，躺在墳墓裏面安息了，他是偉大的科學天才，他老了，他死了，他不會再回來了……你不要再來打擾我了！」

一個再生的人，必須與舊世界完全脫離關係嗎？既然是再生，就得再續前緣，否則不是更爲痛苦？再生幾乎已完全失去了意義，那還不如像老式的人類，死後魂散，不知所終，幽冥異路，天人永隔，永遠不能再互通訊息。他再一次地表白了對麗芝的愛，一個看來才二十出頭的男孩，要對六十四歲的妻子示愛，看起來是够滑稽的，難怪麗芝無法接受，自己的孩子一定也同樣的感到意外可驚。死後復活的接觸，竟是這樣讓他洩氣。

在美亞研究所內部的研討會中，開始就謝洛克的遭遇進行討論研究。劉振華博士認爲，本案的癥結在於事先沒有取得家屬的心理認可，死者再生，這種衝擊是巨大而激烈的，在倫理上、道德上及社會問題方面，都將造成混亂。今後惟一可行的辦法，只有在適當時機，邀集有關人士協商研究對策，使得再生者能够以更年輕的身體，重新在原來的世界中過生活，否則只有增加再生

者與其家屬的痛苦和困擾，那就不如將死者的靈魂、思想寄生在相貌完全不同的人身上，重新在社會上過活。

心理學專家也曾就世界上已有的所謂「靈魂轉世」個案，進行比對分析。例如印度的女孩夏蒂戴維四歲時就能回憶前世的生活，她的父母按照她說的地址，寫信去查詢，果然收到她的前世「丈夫」的回信，當他們見面時，夏蒂戴薇立刻認出這個陌生人是她「丈夫」，她被問到一些私人問題，她的回答都能吻合，還指出她生前她埋在自己房裏的一筆款項，在五十多個人面前，她一眼就認出其中的兩位是她前世的父母，毫不遲疑地衝上去抱住他們。例如有人在催眠中能够倒退到前世或前幾世的時代，以他從來不曾說過的語言，說出他從未到過的地方的情景，以及所發生的種種事情。例如有人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或見到某個陌生人，會有似曾相熟的感覺……這種心靈的奇異現象，如果照神秘主義的觀念來說，會被指爲「輪廻」，或「靈魂轉世投胎」，心裏學家一再的反複查證，只能保守的認爲：這是一種遠古記憶轉弱現象，造成這種轉移的原因，到目前爲止還無法確知。所謂「轉世」，就是不明原因的記憶轉移，這種情形特別容易發生在兒童身上，他們在小時候就能說出他們不可能親身經歷的「前世」生活，有的還能詳細說明每一小節，和他們認爲的「前世家屬」的姓名、長相，但年紀稍長，這種回憶能力就漸漸減弱，甚至消失了。謝洛克的個案，卻是運用現代腦科電傳思想技術，再結合無性生殖人造人的技術，將原身的

思想記憶，轉錄到新人腦中，造成了天衣無縫的「再生」，使人類解除了死亡的威脅。

謝洛克在研討會結束後，又對鏡自照，鏡中人年輕了幾十歲，難怪所有的同事都要對他投以詫異與羡慕的眼光。他的內心深處卻藏着深深的困擾，與麗芝結褵三十五年，夫婦恩愛渝恒，只因爲偶爾犯了一點小錯，不被諒解，他被當作死了，回不了他原來的家，他更不明白那晚飛機失事爆炸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現在他仍然是實驗的工具之一，他必須躺回實驗臺上去接受觀察檢驗，比對現在的人格思想，與從前的謝洛克，有沒有差異之處，以便求證這項實驗是否絕對成功滿意。

一個奇怪的現象發生了。兩個年輕的謝洛克同時共有一個心靈人格，兩人所思所想和行爲模式完全一致，換句話說，現在謝洛克可以同時以一個人出現在兩個地方，代表的都是謝洛克本人。這項結果，也正是美亞研究所早先所曾預先計畫的，和雙胞胎雖然面貌相同而思想人格獨立的情形，比較起來，是有顯著的不同的。爲了保持兩個人的一致，必須經常使用電傳思想帽，互相輸送腦波訊息。

當兩個謝洛克戴着電傳思想帽時，他們講話的聲調、抑揚頓挫、平常的動作、表情、神色，內心表達出來的意見，都是一致的。兩人等於是如影隨形，如形隨影，一而二，二而一。

在一次例行的全體議會上，林定一董事長和他的夫人又雙雙出現在會議桌邊。謝洛克一人出

席會議，另外一個謝洛克則仍躺在實驗臺上，接受輸送，這兩個謝洛克可以輪流更換，起來活動，另一個休息。

張韻宜又利用機會傳給他一個紙團。會議結束後，他打開來，上面寫的是：「我好想你，你變年輕了，反而比我小一點了，好奇地想和你聚一聚，請在老時間老地方見面，如果你沒有變，如果你沒有死而眞正再生的話，請來找我，讓我們重溫舊夢。」

似乎心中潛藏的魔鬼開始在作弄他，他陷入愁苦萬分的掙扎。當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回家去休息以後，他把另一個謝洛克拉起來，解除了電傳思想帽。

「我們本來是同一個人，爲什麼會變成兩個人？」謝洛克甲問。

「可能老謝洛克有他的用意。」謝洛克乙說。「當初他製造兩個替身一定是有用意的。」

5

淸晨，謝洛克去按自己家門鈴，郝麗芝開門讓他進來，劈頭就問：「你又回來幹什麼？」

「我來請求你收留我，接納我。我是眞正愛你的。」

「哼！」麗芝冷笑着，疲乏的臉上掛着許多皺紋。「你看起來比我小三、四十歲你只適合作我的兒子，我可以收留你作我的義子。」

「義子？」這個可怕的名詞在他的心中震撼爆炸，他幾乎要癱瘓了。「你是我的妻子，你怎麼會有這個怪念頭？」

「這是經過許多日子以來的考慮，我所作的決定。」

突然，傳眞電話響了，是劉振華博士打來的：

「發生了意外變故，另一個謝洛克和董事長的夫人雙雙殉情了。」

直昇飛機趕到碧石山莊的別墅，謝洛克拉着郝麗芝的手走向房內，董事長林定一和有關人員都趕來了。謝洛克表情凝重，模糊的記起另一個自己說過的話：當初製造兩個替身一定是有用意的。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林定一紅着眼睛不斷的說同一句話，因爲突遭變故使他不知所措。

張韻宜和謝洛克乙橫躺在床上，安詳和平的樣子，就像睡熟了一般。茶几上的安眠藥瓶壓着一張紙條，那是謝洛克所熟的自己的筆跡。上面寫着「世界有善惡，人心有善惡，自我也有善惡，善惡交戰不已。」

「電腦已經查出來了。」劉振華博士沉重地說：「一個人的心靈深處本來藏有許多矛盾與衝突存在，原先是由統一的機構在指揮統治肉體，但是當電傳思想帽子卸下來之後，心靈深處的善

惡觀念或衝突矛盾，可能隨之分裂。個體在日常行爲裏，都能儘量控制自己，把不道德的事情壓抑到潛意識裏面，可是當一個『人』具備有兩副身體時，潛意識可能控制了另一副身體，去做潛意識要做的事情。」

謝洛克環視衆人，默默無語，在妻子的老臉上輕輕一吻，低聲對她說：

「現在你相信我了吧！另一個卑劣的自我已經死了，再也不會發生不忠於你的事情了。」

「天曉得！」妻子冷冷地哼了一聲：「我的乖兒子！」

永遠的快樂

「你快樂嗎？」

有一個似遠似近的聲音，模模糊糊的傳來。是的，我快樂，我快樂極了。只有經由這種腦部刺激作用，才感受到無上的快樂。太空航業大王史立根笑了，吃吃地笑着。

他躺在長椅上，一束電線接駁到他頭頂。古明克博士在操着夢幻機器，調整腦部刺激頻道，帶領他幻遊極樂境地。史立根剛剛從一場失敗的戀愛中嚐到了痛苦，他來快樂中心購買快樂，發洩鬱悶，滿足欲望，抹去過往的陰影，消除悲哀的情緒。這種夢幻機器，藉着腦部刺激能使人體驗到色、香、味，以至聽覺、觸覺的感受，或者可以身歷某一偉大人物的心靈世界，人類的七情六慾，皆所包括。

「你想喝酒嗎？盡量的喝吧！」古明克博士說：「順便聽點美妙的音樂如何！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吧！現在你可以享受到應有盡有的感覺。」

恍惚中，他品嚐了濃烈的酒味，音樂入耳，心旌搖晃，看到五光十色，目眩神迷的景象。陳麗麗微笑着，兩排潔白的牙齒，在朱紅的唇邊閃亮，她穿着半透明的白紗，身材浮凸玲瓏，腰枝款擺，姍姍而來，然後，伸展雙臂，投向他……。

「陳麗麗！」史立根迷惘地叫着。

古明克博士插嘴問他：「現在你看到女人啦？」

「是的，一個美麗的女人。」

「他不是陳麗麗！」古明克博士說：「陳麗麗剛剛回去地球了，還在太空船上，她永遠不會再回火星來的，你不喜歡她，你嫌她沒有漂亮的小腿，你虐待過她，她變心了！現在你要把她忘了。」

「是黃雅蘭！」史立根叫着，在夢幻中迎向那個美麗倩影，張開了自己的雙臂，要去擁抱她……。

「不是，她不是黃雅蘭。」古明克說：「黃雅蘭是你的第十一任情人，她已經死了。」

史立根想起來了，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他和黃雅蘭穿着太空裝在月球上散步，因爲太空裝漏氣，她當場就死掉了，不過，她也不是個好女人，她太高傲了，動不動就發脾氣，暴跳如雷，當初要不是看上她有錢，我也不會要她。說眞的，沒有她的支持，史立根太空航運公司也不會發達

起來。他仔細端詳面前如夢似幻的女人，他已混亂了記憶。在過去八十年的生涯裡，他結交過二十位親密的女友，每一個女人都有她的優點與缺點，但是，他就是不能容忍別人的缺點，他希望找到一個全然沒有缺點的女人做太太。所以他一直沒有結婚。

「是愛麗絲！」他迷迷糊糊地叫着。

「不是，」古明克說：「愛麗絲是你居住在月球時交的女朋友，她本來非常美麗苗條，心地也善良，你嫌她越來越肥胖，她也變心了！」

「那麼她是誰？」

「她是十全十美的女人，不……」古明克又更正說：「她是二十全二十美的女人，如果你喜歡她，你可以娶她爲妻，有了她，你再也不會鬧失戀了。她有你過去二十個女人所有的優點，沒有任何缺點，你一定會滿意的。」

美麗的倩影近在眼前，史立根可以看見她，觸摸到她，聞到她身上散發的體香，聽見她嬌嗔的聲音。這些，全部經由夢幻機器的妙用，使他進入身歷其境的知覺中，滿足他的下意識需要。

實驗結束後，史立根渾身愉快輕鬆，笑瞇瞇地起身，望向窗外，在塑膠保護層下的人造大氣裡，太陽低懸在橘紅色的天空，火星的黑夜即將來臨，電動車在羅威爾市的路上行駛着，發出亮光與低沉的聲音。

「古明克博士，」史立根說：「我想娶一個太太，這一次我絕對絕對不要起變卦，剛才我所見到的女人，確實是我最滿意的女人，大概只有在夢幻中才找得到吧！」

「你想照樣訂製一個太太嗎？」古明克問。

「這不是異想天開嗎？」史立根大惑不解。

「現在已經可以辦到了。」史明克一本正經地說：「我們可以用電腦控制設計製作，完全照你開出的條件，配合遺傳工程學，把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交給你，只要你出得起價錢，我們一定爲你效勞。」

「眞的嗎？」

「沒問題。」古明克博士說：「我們只要你捐出兩艘核子動力太空船給火星殖民地政府。」

史立根被帶往會見火星政府的總理富蘭克林，在合約書上簽約。他所訂購的太太條件如下：

身高一六八公分，火星體重二十二公斤。

三圍三十六、二十四、三十六。

年齡二十五歲。金髮、碧眼、白皮膚、沒有智齒、盲腸。

文理博士程度。

心地純潔善良，個性嫻靜、穩重、明理，具有中國婦女的美德。從不發脾氣，能容納我的個

性，我要怎樣就怎樣。萬一我打她，她不能還手，罵她，她不能頂嘴，而且絕對不能氣在心裡，要心悅誠服。她關心我，有如我的母親或保姆；體貼我，有如愛人；順服我，就像我養的小狗。

還有，愛情專一，永不改變，看到年輕漂亮的小伙子，絕不動心，目不斜視。

還有，……。

電腦並且爲他設計了她全身的形像，印出照片。

這是火星赤道區擁有十八萬人口的羅威爾市。自從人類在一九八〇年代登陸火星之後，幾世紀以來，由地球移民來此的人類，不斷的開拓奮鬥，創造了火星文明，目前總人口已達五十二萬。由於火星大氣稀薄，其中二氧化碳、水蒸氣、氧氣、氮氣、氬氣，平均含量只有地球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火星基地的主要部份，建在地下數公尺深的地方，每一個人造大氣層有十公尺到六十公尺厚，每一個基地都用雙層薄的透明塑膠膜蓋住，以防止氧氣擴散，並可傳導光線，雙層的塑膠膜之間加入二氧化碳的壓力，以避免氧氣外逸。從天空中俯瞰，像是一叢叢的肥皂泡，在陽光下反光，煞是好看。

史立根太空航運公司的業務越來越發達，由地球和月球來觀光的旅客年年增加，史立根本人也成爲許多女人羨慕追求的對象。托科學之福，對長生的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使得人類壽命平均達到一百三十歲以上，六、七十歲的女人生孩子比比皆是。一般人要到九十歲以上才退休。史

立根本人很想舒舒服服地度過下半生，當然希望找到一個完全稱心如意的伴侶。

一年後，當史立根搭太空梭從福波衞星抵達羅威爾基地時，在檢疫部發現一個美麗的金髮女郎在對他微笑，長長的睫毛下閃爍着魅人的眸光。他一看就很面熟。

他掏出懷中的皮夾，看看那張電腦照片。他驚呼着：

「妳是……妳是季愛琳！」

「是的，你怎麼會認識我呢？」好嬌美柔和的聲音。

「妳還沒有出生以前，我就認識妳了。」

「古明克博士要我來找你的。」季愛琳說：「他說我是你的太太。」

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史立根很快的愛上她。由於人造大氣內擁擠着太多的人口，史立根提議，兩人戴着氧氣面罩和防護衣，走出人造大氣外面去散散步。

荒涼的火星地面，參差的石頭到處羅列，四外一片光禿與乾涸，顏色磚紅，看不見地球上的青山、河流、湖泊。風，柔和地輕吹着，塵埃飛揚，太陽看起來微弱無力，陰暗而遙遠，只有在地球的一半光度，天空有一層薄薄的霧氣籠罩着，輪廓朦朧的沙丘綿延擴展向無盡的遠方，在幽暗中消失。那是正在墾殖的地區，一大片由地球移殖過來的植物，包括沙哈拉沙漠和亞利桑那沙漠耐旱的仙人掌，還有地球極區耐寒的青苔，在此播種繁殖，希望藉着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動

物所需的氧氣，慢慢的改變火星的大氣層，也許將來有一天，火星的人類不必生活在肥皂泡式的人造大氣層裏面，可以像在地球一樣，自由自在的在地表任何地方活動。

「季愛琳，你願意跟我生活一輩子嗎？」透過無線電通話設備，史立根在頭盔裡面問她。

「願意，你是我的主人，我是絕對服從你的。」季愛琳嬌滴滴的說：「無論你要我做什麼，我都會去做，只要你快樂。我聽說，最初的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肪骨造的，我雖然不是你的助骨造的，但是，我等於是你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我是完全屬於你的……。」

這些話聽起來，把史立根樂壞了。他轉身摟起她，推開自己的頭盔，也打開季愛琳的頭盔，於是，他親了她，火星嚴寒刺骨的風陣陣襲來，他却感受到愛情的溫暖，生命中燃起了第二十一隻火把，就要永遠照亮未來前程。

在結婚後的第一年，史立根嚐到了有生以來最大的快樂。季愛琳一向百依百順，沒有脾氣，她的腦袋又像個電腦，無所不知，通曉文法理工，愛情專一，偶爾史立根瞄了別的女孩子，她也從不吃醋。他一發脾氣，雖暴跳如雷，却贏得她嬌柔的安慰，他慶幸，他眞正娶到一個完全全稱心如意的太太。

許多陶醉的時日過去了，這個集合了二十個女人所有優點的妻子，隨着時間的增長，他開始對她感到不耐，他發現自已不能容忍一個毫無缺點的人，每天面對着她，便有許多不自在。是他

虧待了過去的二十個女人？是他不如她的完美而自卑？是他老朽了，而她永遠美好，忠心不變，自慚形穢。

一個星期天的早晨，他被悅耳的影像電話鈴聲吵醒，朦朧中撳下了床頭的按鈕，睜開惺忪睡眼，在掙扎起床之間，無意中碰落了架子上的一杯水，灑在季愛琳的臉上，他來不及爲她揩拭。看見多年不見的姪孫兒和姪孫女，圍在鏡頭前朝他大嚷：

「叔公，我們要來火星度假了，我們現在就要出發了，第一次通話完畢。」

「你們不要來！」史立根吼着，也不知是哪來的大脾氣，他把季愛琳從床上推起來，面對着傳像器，繼續惡聲嚷着：「看吧，這是叔公的新娘子，在電視上看不就得了，現在再瞧個清楚吧！」

季愛琳朝着傳像器揮手，還做了一個飛吻，全然不顧自己頭臉的狼狽樣子。

由於火星與地球距離遙遠，即使無線電傳遞訊息，也要十數分鐘時間的耽擱。史立根不知哪來的一股怨氣，打了季愛琳一個耳光，他大概在試試她的脾氣。

季愛琳只是無奈的擺擺手，摀着臉頰低聲說：「我服侍你不週到，都怪我不好，我是你忠實的太太，永遠屬於你的……。」

看着她那副不慍不火的樣子，他更加沉不住氣，存心挑釁，故意惹她生氣，他揮起拳頭，打

在她玲瓏剔透的胴體。季愛琳則動也不動的趴在床上，背對着他，咬着牙根，頻頻嬌喘着。

「你爲什麼不作聲？你爲什麼不抗議？妳爲什麼不生氣，我眞受不了你！」史立根幾乎要崩潰了，哭哭啼啼的嚷着：「你應該生氣的，爲什麼不生氣？你應該還手的，爲什麼不還手？」

約四十分鐘後，影像電話又傳來了地球來的訊息：

「叔公，別這麼兇嘛！嬸婆，您等着，我們就來，我們的嬸婆比我們還年輕漂亮哩！我們可要好好的來瞧瞧嬸婆本人。通話全部完畢。」

三個姪孫子和三個姪孫女，在影像中朝他們做了一個飛吻，通訊隨即切斷。他們傳來的飛吻，正是答覆幾分鐘前季愛琳傳過去的飛吻，至於叔公打嬸婆的一幕，他們也許還沒有看到。

史立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他一面打她，一面哭嚷着：「妳爲什麼待我這樣好？妳有時也該反抗我、打我、恨惡我、罵我，才有點意思呀！知道嗎？不要光只知道愛我，人除了愛以外，還有別的東西呀！……」

季愛琳拍拍他佝僂的背，溫柔地撫摸他抽搐的身體，並且爲他擦乾眼淚，像母親哄哭啼的嬰兒一般，然後帶他去見古明克博士。

「你對她不滿意嗎？」古明克問。

「滿意，本來是很滿意……」他哭泣着，像是受了極大委屈的孩子，突然找到傾訴的對象。

「現在，我覺得什麼事都不對勁，我想請你幫個忙，也許可以改變一下她，使她適合我。」

「傻孩子！」古明克吃了他老豆腐。「是你變了，她一直沒有變，季愛琳永遠那麼可愛，永遠那副德性，是你變了，除非也把你調整一下，那就永遠合適了，兩個人永遠都不變了。」

「史立根先生，你瞧瞧我的腦袋。」季愛琳說着，把後腦勺轉向他。古明克博士的手在她後腦上一扭，把整個頭蓋和頭髮掀開來，露出一個大洞，裡面是一團糾纏不清的電子線路。

「啊——」史立根驚呼着，雙眼暴突，全身發抖，搖搖欲倒。

「少見多怪！」古明克揪住他，他把自己的後腦勺拉開，露出一個洞，裡面同樣是密密麻麻的電子線路。「史立根，你看看我的腦袋，我們的人永遠是第一流的，沒有地球人類原種的卑劣本性，不會見異思遷，我們是最完全完美的人！我們是血肉與機械的結合體，希望史立根先生也把腦袋改成這樣，那就永遠不會被自己的情緒所奴役，不會再有變了。那樣才會永遠保持快樂！」

史立根震驚過度，兩眼發白，呼吸急促，張開大嘴却不能言語，身子往後一仰……。

「你快樂嗎？史立根先生，」季愛琳喃喃地說，扶起史立根衰弱崩塌的身體。「我們只要你快樂，永遠的快樂……。」

社會科幻小說

電視保姆

早上，一屋子靜悄悄的，小胖起床的時候，電視機器人哈克已經爲他冲好了牛奶，連同他愛吃的荷包蛋、小點心等等，都好好地擺在餐桌上。

「小胖！」哈克說：「剛才對門的小美麗來按門鈴，找小遊俠玩，我說你還沒起床哩。」

小胖揉揉眼睛，連蹦帶跳地爬到餐桌邊，喝一口牛奶，正準備要大吃大嚼起來。

「小胖，」哈克突然一本正經、嚴肅地訓斥他：「要先刷牙洗臉才可以吃早餐哩，你忘了電視叔叔怎樣教你的？」

哈克隨卽扭開自己胸前的十吋電視螢光幕，那上面映出了一個四歲小孩早上起身應該做的第一件事：穿衣、自己刷牙洗臉。螢光幕上柔和的色彩配合着輕快的音樂。

小胖圓瞪着大眼看得入神，胖胖的臉上擠出了一團笑容。

「哈克，我愛看電視，不要關掉，不要關嘛！」他說。

但是哈克已經把電視關掉了。

「你要乖乖的，等一下再看。」哈克再把電視上的刷牙洗臉鏡頭重播一次，「就像這樣，每天早上起來要刷牙洗臉，才是好男孩，我才要跟你玩。」

「好，好。」小胖說：「我就去，我就去。哈克，我記得以前不是你幫我刷牙洗臉的嗎?」

「以前你還小，現在你長大了，要自己來。」

哈克牽起小胖的手，拉他到盥洗室去。小胖一邊看着哈克胸前的電視示範動作，一邊自己也開始模仿着刷牙、洗臉。

看了許多電視節目的小胖，自稱是小遊俠、是大金剛、是太空超人，但是左鄰右舍的童伴都喊他小遊俠，喊慣了，在家裏爸媽有時也要喊他一兩聲小遊俠，他聽到了就樂不可支，也引以爲榮。

漱洗完畢，牛奶也喝完了，突然聽見後面陽台有人大聲喊叫：

「小胖胖，小遊俠，快快出來看看!」

「小遊俠，快出來!」

小胖又蹦蹦跳跳跑到後面陽台，搬了一把矮凳子，踩上去，兩手抓着鐵窗架子，往外望，對面樓房左右上下有好多小朋友，都和他一樣探着頭，正隔着小弄道呼叫談話。

「小遊俠來了!」小胖叫着：「我是小遊俠，你們吵什麼?」

許多小朋友從每一幢房子的陽台鐵窗後面，露出歡欣的面孔，有的還在拍手嚷叫。

「小遊俠是個懶惰蟲，天天睡懶覺，晚起來。」對面的小琪放大喉嚨朝他吼。

「小琪，你過來玩嘛!」小胖也叫着。

「過不來，門鎖住了。爸爸、媽媽不讓我出去。我要陪奶奶，兩個人在家裏，還有阿美，他也是個電視機器人，同你們家的哈克一樣，可以陪我們玩，好開心喲!」

電視機器人阿美也出現在陽台上，露着傻乎乎的機械似笑容。

「小遊俠!」小琪右邊第一家的男孩子金寶叫着：「你家裏的機器人好棒，我們也要買一個，好好玩，明天就有了。」

「沒有，你沒有!」小遊俠大聲吼着。

「有，我有。」金寶氣急敗壞地嚷着，兩腿亂蹦：「我們明天就有了。」

「哈克過來，」小遊俠把機器人哈克找來：「哈克，你說，金寶家有沒有機器人?」

「沒有。」哈克搖搖頭，兩隻木訥的眼睛也跟着轉了轉：「金寶家沒有，小琪家有，大雄家也有……」

「我們明天就有了。」金寶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他大叫着：「爸爸明天買一個，比你的哈

克好，我才不理你哩！氣死我了，我不叫你小遊俠了，我不同你說話了。」

金寶一轉身就不見了，當他再度出現時，他手裏抱着一頭小狗，對着小胖狂吠一陣。小胖命令哈克也學狗叫，對金寶示威，却引得其他的小朋友大笑起來。

這兩排後陽台對着後陽臺的建築，幾乎所有住在這裏的孩子，都在早上十點鐘左右，隔着鐵窗，進行著他們的隔窗喊話交誼活動，甚至隔窗吵架。

電視機器人把小胖照顧得好好的，陪他玩、聊天、說笑話，照顧他飲食、睡眠，利用電視教導他許多知識，並提供各種娛樂，使他單獨在家中生活，不致感到寂寞。

※ ※ ※

禮拜天，志強、文蘭夫婦倆，帶着小胖要出去玩，小胖要求也帶着哈克一起去，在野餐的時候，哈克胸前的電視機派上用場了。小胖看得很開心。哈克有時也調整頭頂上的天線，使電視畫面看起來更清爽舒適，並且配合着電視上的歌唱節目，有節奏地打拍子、哼歌。

有哈克隨時侍候着，小胖眞高興，時時樂開了嘴。有時哈克服侍不週，小胖便哭哭啼啼的。

有次全家人出去玩，小胖的鞋子不小心踩到爛泥巴，整個脚掌濕漉漉，又髒又難過。哈克曾經教他身體要隨時保持乾淨整潔，當他看到自己這付髒相，便啼哭起來。這時哈克帶着他走離爸

媽的地方，小胖哭叫着：「我要紙啦，我要紙啦！」哭得眼淚鼻涕直流，哈克沒有辦法，只好從他的電視螢光幕中想辦法，利用儲存的電腦資料檔案，放出了衞生紙的畫面，小胖看到了，不禁破涕爲笑，竟把剛才那回事給忘了。

夕陽西下，爸爸駕車帶大家回去，途中爸爸無意間把煙蒂往車外一丢，小胖看見了，馬上說：

「隨便亂丢東西，罰款！」

惹得爸爸媽媽都笑了起來。正當車子在四線道上疾駛，爸爸一時性急，踏足油門直駛前去，旁邊線道的車子，很快的都一一落後了。小胖看見自己家的車子超越了別人的車子，又跟着喊着：

「爸爸！你怎麼可以超車呢？」

「爸爸沒超車。」哈克挿嘴進來說：「超車是在同一線道上的車子，我們趕上人家的，才叫超車！」

「這小鬼，眞精靈！電視看多了。哈哈哈……」志强直笑得合不攏嘴來。

「哈克，你眞行！」文蘭也說着，回頭望望哈克，只見哈克正把胸前的電視機打開，在教導小胖有關超車的種種。小胖注視着螢光幕，頻頻點頭，接着又開始與哈克在逗樂了。

「小胖倒是學習得很快哩！」文蘭對志强說。

「哈克眞是我們家的好老師。」志强答腔說。

「三歲看大，一點不錯。」文蘭說：「現代心理學也證明，小孩子三歲時後，正是個性要定型的時期，對今後一生的影響特別重大，我們要好好注意他、照護他。」

「放心，有了哈克，省事多了。」志强又燃起另一根煙：「我們可以辦很多事情，不必擔心孩子的教育問題。」

志强和文蘭成天忙着上班、賺錢、應酬，他們把照顧孩子的事大部份交給了哈克，由哈克代替了幼稚園老師做學前教育。到了小胖再稍爲長大了些，哈克偶爾也帶他出門散步、玩耍；但是哈克沒有辦法奔跑自如，他總是笨笨的跟在後頭，喊喊叫叫，這樣也引得小胖笑嘻嘻的，其樂無比。

※　　※　　※

有天晚上，當志强和文蘭回家的時候，小胖撲到他身上，對他說：

「爸爸，我要去看電影，要去逛街。」

「誰教你的？」志强說：「小孩子不可以這樣。」

小胖又撲到他媽媽身上，嚷着：

「媽媽，我要騎馬，我要騎馬。」

「叫你爸爸做馬給你騎好了。」文蘭說着，朝志强使了個眼色。志强把領帶扯下來，嘴裏嘀咕着：

「唉，累死了！煩死了！」

電話鈴響起，哈克要去接電話，志强搶先趕過去，抓起話筒滔滔不絕的講着。哈克就蹲伏下來，當馬給小胖騎。

「爸爸不跟我玩，我不開心！」小胖嚷着，一臉的委屈，眼淚掛在眼角上，嘴唇抿了抿。

「有哈克呀，」媽媽在勸他：「有哈克比什麼都好！」

金寶的爸爸、媽媽昨天帶金寶去看電影、逛街、到動物園去，他在小胖面前大大的炫耀，使得小胖感到自己不如人，又因爲白天受了隔壁小朋友的氣，隔窗與人吵架，罵不贏人家，更是氣呼呼的。

晚飯後，夫婦倆正在爲應付龐大的支出而發愁，另外還計劃要加速還清分期購買哈克所欠負的款子，因爲他們準備在小胖進小學以後，讓哈克教他更多的知識，幫助他學習。

夫婦倆由於對金錢的處理看法不一致，於是兩人吵將起來，後來文蘭跑到客廳沙發上發悶氣。

小胖與哈克玩過一陣，又來糾纏她：

「媽媽抱我！」

「走開！走開！」文蘭兩手交抱胸前，一付不理不睬的樣子。

小胖不聲不響的走開，爬到茶几上亂蹦亂跳，一不小心將茶壺和玻璃杯碰翻下來，一陣稀哩嘩啦之後，只見滿地的玻璃碎片。文蘭看不順眼，衝上前去，揪起小胖的衣領，把他痛打一頓，小胖哇哇大哭。

「媽媽壞，媽媽壞！」小胖不停地嚷着。

「不准哭！再哭我還要打你。」文蘭怒斥著：「去找哈克玩，少來煩我。」

小胖抿着嘴，忍住哭聲，悻悻地走開，於是哈克趕來安慰他，帶他到房間裏逗他玩。

「來，我們來看電視。」哈克說：「爸爸、媽媽在生氣，別去惹他們。哈克永遠不發脾氣，哈克陪你玩。」

「還是哈克好。」小胖邊擦眼淚邊說：「哈克不會打小胖，哈克不發脾氣，哈克！你幫幫忙，叫爸爸、媽媽疼我一點嘛！下次不要再打小胖了。」

「好，小胖乖乖別哭！」

哈克走出房間去，在客廳大聲說：

「張先生、張太太，請你們多多關心小胖嘛！不要常常亂發脾氣，拿小孩子當出氣筒。」

「你管得着？」文蘭兇了起來，大聲對哈克吼着：「走開，走開！少囉嗦！」

「好，我走開。」永遠沒脾氣的哈克，又笨笨的轉身，邁開步子走進房間裏去，與小主人玩。

夫婦倆越吵越兇，已經開始互相摔打東西。哈克再度出來勸架，首先幽他們一默：

「張先生、張太太你們在表演電視節目嗎？」古怪的電腦笑聲從口部的發聲器傳出：「你們不怕教壞孩子嗎？做爸爸、做媽媽，就是要打架嗎？」

文蘭擲出一個玻璃杯到哈克臉上，志强趕過去，在哈克背後靠近脖子的地方，掀開蓋子，用手指按下裏面的電源開關，於是哈克服服貼貼的。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

「你給我好好的站着，少管閒事。」志强氣憤地說：「你是來服侍我們的，不是來教訓我們的。」

其實，志强說了也等於沒說，因爲哈克已經聽不見，就像一塊木頭似的豎在那裏。

夫婦倆吵累了，才和解睡覺。

※ ※ ※

第二天早晨，一陣門鈴響起，志强揉着眼睛去應門，拿起話筒，傳來的是小孩的聲音。

「我們來找小遊俠，今天禮拜天，可以出來玩玩吧？」

夫婦倆找不到小胖，才發現小胖已經出走，哈克却還呆呆地站在客廳裏，夫婦倆來不及穿着整齊，就衝出去，在附近的大街小巷和公園，四外搜索、呼喚着，却找不到兒子，他們着實慌了。

「都是你！」文蘭哭了：「都是你惹我發脾氣，我才會打小胖，小胖才會出走。」

「你自己做母親不關心小孩，還怪我？」

夫婦倆又開始在街上鬬起嘴來。

「小胖喜歡哈克，聽哈克的話，不聽我的，難道就聽你的？」

「都是你不好，」志强說：「是你提議要買哈克的。我們花了這麼多錢，分期付款買來這個電視保姆，現在却丢了自己的兒子！」提起哈克，他們趕緊回家，把哈克背上的開關重行打開，使哈克也加入了找尋小胖的行列。

「小遊俠，小遊俠，小遊俠……」哈克邊走邊叫着。

在公園的一處樹叢中，小胖靜靜地躲在那裏，紅腫着眼睛，眼淚不停地往下流，長長的鼻涕拖到草堆裏。驀地，他看見哈克遠遠的走來，旁邊並沒有爸媽的影子，他這才放心的走出來，迎向哈克。

「小遊俠在這兒！」小胖又快樂的喊着，握住哈克的手。

「爸媽找你好苦哦，快點回家去。」哈克說。

「我只要跟哈克在一起。」小胖就是不肯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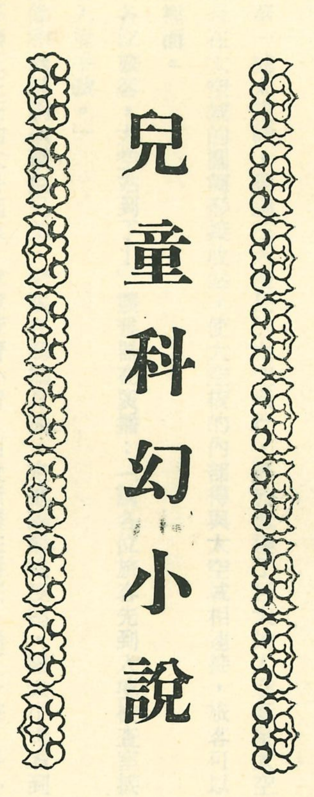
「小遊俠，你聽話嘛，爸爸、媽媽好想你喲！」

「什麼爸爸、媽媽嘛！」

小胖轉眼瞥見爸媽遠遠的跑過來，他趕緊拉着哈克就跑，一邊還說：

「哈克，『爸爸、媽媽是會吵架的動物』，電視上說的。」

「那是電視劇嘛，」哈克無可奈何的回答：「昨天晚上爸爸、媽媽也是在演電視劇呀！」



兒童科幻小說

太空城的孫悟空

中華一號太空梭，經過三天漫長的太空飛行，終於抵達了巨大的人造衞星太空城。太空梭的頭部接合在太空城的圓筒形接收站，使太空梭的內部得與太空城相連接，旅客可以走出來，進到太空城裡面。

「各位旅客，太空站到了！」擴音器在廣播：「請各位旅客先到入境檢查室接受健康檢查，再辦理入境手續。」

偉偉和飛飛兩個孿生兄弟，緊跟在媽媽身後，走進隔離檢疫室，靈犬小青看到室內各種新奇儀器，不禁汪汪的大叫起來，偉偉牽著小青，用食指豎在唇間，噓了一聲，叫小青別吭聲，小青就靜下來，只顧瞪著眼睛四下張望，用鼻子嗅嗅。

一陣叮叮噹噹悅耳的音樂過後，牆壁上巨大的彩色電視螢幕，出現了一幅映像，那是太空城的市長包維漢，露著一排潔白的牙齒，笑容可掬的向旅客招手。

「歡迎各位光臨太空城！歡迎，歡迎！小朋友和小狗，可要特別當心！」

偉偉和飛飛朝電視螢幕扮了個鬼臉，市長也朝他們挾挾眼，說：「待會兒再見。」

不久，服務人員領他們進入太空城的內部。偉偉和飛飛手拉著手，沿著走廊前行，由於人造地心引力微弱，身子稍爲一蹬，人便橫裡竄過去，有一陣輕飄飄的飛行感覺，小青又低低的叫了起來，好像蠻快樂的樣子。

偉偉和飛飛邊走邊吹口哨，左顧右盼，猛不防摔了一跤，兩人跌撞在一起。

「快起來吧！市長來了。」媽媽說。

包維漢市長微笑著遠遠走來，張開雙臂，對旅客歡迎，帶他們從扶梯進入半圓形的電梯，一邊指著太空城全景照片說：

「這是在太空船上拍下的太空城全景照片，非常壯觀。」

「我們在太空梭上看到了。」作母親的說。「小孩子好快樂好興奮，巴不得快點到你們這兒來看看。」

這是全世界各國的科學家所聯合建造的太空城，就在月球與地球的吸引力相互抵消處的太空中，整個太空城的外貌，很像一只巨大的腳踏車輪子，有六根軸通向中心的圓球體，大圓輪的邊緣將近有兩公里長，這裡住著一萬多個居民。包維漢做了簡單的報告後，接著說：

「我們還要繼續擴充，建造更大的基地，容納更多的人口，將來可以容納幾百萬人或幾億人，這是未來的遠程目標。因爲地球的人口太多了，資源也相當有限，我們必須在太空中收集太陽能供應地球，從事太空工業發展來幫助地球。」

他們被領到休息的房間去，機械人侍者必恭必敬的接受使喚，指點他們注意事項。

「我叫孫悟空七號，有事儘管吩咐，我專門負責接待你們這家人，平常你們就叫我孫悟空好了，要是我還跟別的同伴在一起，就叫七號，我就知道了。」

「你眞的是機器人嗎？」偉偉問。

「爲什麼你叫孫悟空？」飛飛問。

兩個人充滿了好奇，眼睛直盯著機器人刻板沒有表情的臉，作母親的在旁邊直笑。

「我是一架會走動的電腦。」孫悟空說：「我的腦袋裡具備各種各樣的知識，我能從事各種危險的任務，尤其是太空探險工作。」

「好呀！」偉偉說：「講講你的太空探險故事給我們聽聽吧！」

「非常樂意，等你們休息休息，睡過一覺再說。」孫悟空說：「眞榮幸，能够和中國科學家李錦天的兩個孿生兄弟見面，實在再高興不過了。」

這時音樂鈴聲響起，牆壁上的電視螢幕出現了另一個女人面孔，微笑著說：

「火星來的電訊，李錦天先生找他的家人。請你們站到電視面前。」

爸爸的臉在螢光幕上出現了，正在對他們招手。三個人也一起招手。但是，媽媽小聲說：

「爸爸不能馬上看見我們，要過二十幾分鐘以後，才看得到我們，聽得到我們講的話。」

「爲什麼？」偉偉和飛飛不約而同的問。

「因爲電訊傳到火星要二十幾分鐘。」

爸爸在電視中向家人問好，叮嚀他們在旅途中應該注意的事項，並且表示他的思念。離開地球五年了，他一直在火星上，爲了建立火星上的殖民區而努力，眞是辛苦。這次，他們母子三人來太空城遊覽，打算經過此地，前往火星去，全家人可以在火星團聚。

等爸爸把話說完以後，偉偉飛飛和媽媽也分別說了一些話表達思念之情。

睡過一覺之後，孫悟空帶領他們去參觀太空工廠、農場，並且用望遠鏡觀察遠在十幾公里外的太陽能發電站。

「太陽能發電站有許多發亮的金屬板，用來吸收太陽的熱量，供應太空城市的用電，並且輸送回去地球，應付地球的需要。」孫悟空說。

「孫悟空你在這裡工作辛苦嗎？」偉偉問。

「有沒有薪水可以拿？」飛飛問。

孫悟空露出奇怪的笑聲，嘴角向上揚一揚，好奇地問：

「什麼是薪水？我們機器人沒有薪水這個名詞呀！」

「薪水就是工作的報酬。」偉偉說。「像我爸爸在火星上工作，待遇非常好，所以我們能够到太空來玩。」

「我們的薪水就是與人類相處，換得一點樂趣。我們只有工作，沒有什麼薪水不薪水，」孫悟空指著遠處的太空工廠說：「那些在無動力環境下所製造的奇妙工業產品，銷往地球、月球還有火星殖民地，非常賺錢。這裡的工作人員，每人每月有五萬美金的薪水酬勞，我們機器人是沒有薪水的，因爲我們沒有什麼慾望，沒有什麼花費，我們惟一的事情就是不停的工作和服務。」

孫悟空把他們帶到一個窗口旁邊，叫他們看看窗外，那兒許多各式各樣的機器裝備，散佈在太空中飄浮著。

「這些東西不要了嗎？」偉偉問。

「因爲太空城的空間有限，沒有地方放。」孫悟空說，「這些設備就暫時移到太空中，讓它飄浮著，與太空城在同一軌道中運行。事實上，整座太空工廠本身，原就像一件大裝備，跟隨著太空城在太空中作同步運行。」

他們再被帶往觀測站參觀，藉著高倍望眼鏡，觀察遙遠的星雲及火星、月球與地球。太空城

距離月球五萬七千公里，距離地球三十三萬公里，等於是一個人造小月球，它具有和月球一樣的軌道週期，每二十九天繞地球旋轉一週，太空城和月球的表面同步，固定停留在月球基地的上空。

當他們用望眼鏡觀察月球上面的基地時，看見月球表面上隆起一個個的肥皂泡式的罩子，孫悟空解釋說，大部份的人都生活在罩子裡面，並深入地層，也有月球車在基地外面走動，工作人員穿著太空裝在進行實驗與開墾工作。

他們再被領到一間實驗室，孫悟空要他們分別坐在躺椅上，告訴他們，這是一種有趣的身歷其境實驗，被實驗者只要坐在椅子上，就可以經由想像遨遊太空深處每一個地方。

「這是一種奇妙的經歷，」孫悟空說：「當你們開始進入未知的幻境，會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有人說像是靈魂飛昇起來的樣子，事實上誰也不知道靈魂飛昇起來是什麼感覺，只是一般人的形容而已。」

「這到底是什麼玩意？」

「這是夢幻室，你們將要進入同一個夢境，在夢中遊蕩，直到我把你們叫醒。」孫悟空說著，把室內的燈光弄暗。

音樂響起來，許多奇形怪狀的光影與色彩在眼前出現，似乎有一股奇怪的魔力，把他們的精

神全部吸引過去，投到無窮深邃的太虛之中，身子不由自主地飄過去，飄過去，心裏只覺得迷迷糊糊，是快感？是震驚？是興奮？教人無法分辨……。

孫悟空出現在他們面前，影像由模糊而逐漸轉爲清晰，在恍恍惚惚中，他們坐上了太空船，朝銀河系飛奔而去，偉偉四下張望，驀然發覺飛飛不見了。

「媽！」他大叫：「飛飛到哪裡去了？」

「飛飛？」媽媽回身四顧，不見飛飛，著急地大聲呼喊：「飛飛，你到哪裡去了？」

太空船內靜悄悄的，孫悟空坐在最前面，默默地注視著儀表版，正在操作儀器，並沒有理會他們的喊叫。

「孫悟空！」偉偉近前去，拍拍孫悟空的肩膀，急著問：「你忘了把飛飛帶來嗎」

「他不在這裡，他還在太空城。」孫悟空說：「我們現在以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向前進，走到小熊星座的第一個星，距離地球十點四光年，來回本來要二十一年的時間，但是我們的計時儀器告訴我們只有三年的時間而已，這時在地月平衡中心的太空城，却已經過二十一年的時間；這個原理早在廿世紀中科學巨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就提出來，不相信的話，等我們回去的時候，飛飛已經成家立業了，說不定有了小孩，如果我們再走得更遠些，回來看看，太陽系那邊可能已經過了幾十年或幾百年了。」

太空船在星際之間穿梭前進，時間似乎停止了，迷迷茫茫的，母子倆不知所向何方，不知所處何地，只知道已經遠離太陽系，在星空之間飄飛旋轉遊蕩，腦子裡也不能思索什麼，任憑孫悟空的擺佈，他說什麼就是什麼，他要怎樣就怎樣，母子倆所能意識到的是飛飛被遺留在太空城，擔心飛飛的安全。

「你們還是要回去的。」孫悟空安慰他們說：「等一下回去就可以見到飛飛。請你們不用擔心。」

太空船飛著飛著，時間也在奔馳，矇矓間，好像已飛行了很遠很久，很久很遠，又聽到孫悟空在說：「我們就要回去了！」「現在掉轉回來！」「我們是以接近光線的速度在飛行。」「太陽系越來越近了！」「太陽系是人類的搖籃。」「我們已經在太空中旅行好多年了！」……

突然，強光一閃，母子倆睜開了眼睛，驚魂甫定的查看四周，好像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室內角落有一個小男孩，作母親的一看正是飛飛，不禁驚喜的投身過去，抱住飛飛，猛親著飛飛。

「你是誰?」孩子問。「我不認識你。爺爺，快來！我怕，我怕！」

旁邊出現了一個佝僂的老人，咳嗽喘息著，搖擺著顫抖的手，靠近來。

「他不叫飛飛，他不叫飛飛。」老人沙啞著聲音，氣急敗壞地說：「他叫光光，李光光，他

是我的孫子，我才叫飛飛，你們找我嗎?」

作母親的細細地端詳著老人那張滿是皺紋的臉，却是似曾相識。

「他叫飛飛。」孫悟空說：「他已經老了，做了爺爺了，因爲你們到太空去，不斷的以接近光的速度旅行，造成兩種不同的時間差異。」

「你是飛飛嗎?」偉偉抬頭望著這個白髮老人，不禁放聲大哭。「天呀！你怎麼會是我的孿生兄弟。」

哭著，哭著，幾個人抱成一堆，幾個人的哭聲混成一團，直到他們被靈犬小青的吠聲驚醒，回身四顧，老人不見了，飛飛和偉偉彼此相擁著，恍然從一場大夢中醒過來，似乎明白剛才的一切只是一個夢幻之境，那是一個並不存在的虛幻世界，他們受騙了。

「我以爲你們遺棄了我和小青。」受盡委屈的飛飛揩著眼淚說：「眼看著你們離開我，把我丟在這裡，我夢見自己長大成人，成了老公公，走都走不動了，我只能和自己的孫子相依爲命，我好害怕，好孤單。」

「哈哈哈……。」孫悟空露著奇怪的笑聲，交抱著兩臂，得意非凡的搖頭擺腦，好像在爲他開的玩笑而高興。

「揍他！揍他！」飛飛說。

「孫悟空是大壞蛋！」偉偉說。

於是，小青也汪汪的朝孫悟空撲過去。

「這是我的薪水，今天是發薪水的日子。」孫悟空高舉雙手做投降狀，大聲說：「我的薪水就是與人類相處，所換得的快樂，而且，我剛才還告訴你們相對論的原理……。」

飛碟風波

曾老師雖然在國中教的是國文，但是對於一般天文常識頗有興趣，剛好今天教師節，學生成羣結隊來他家拜訪，他就帶學生到山上去夜遊。來到古廟前的空曠場地，他要大家仰頭觀看天空。

星星眨着眼、閃亮着、注視着黑暗的大地，同學們望着夜空，幻想着神奇壯麗的太空世界。大家被老師講的天文常識吸引住了，都聽得津津有味，沉迷不已。

「啊——」突然，大家不約而同的叫起來。

不知什麼時候，就在天空中出現了一個明亮的大光球，飄盪着、盤旋着、很快的降下來，在低空追逐廻轉，電晶體收音機，好像受了干擾似的，也忽然不響了。大家屏息注視着，有一位同學大叫「飛碟！」衆人才從迷迷糊糊中轉醒過來。光球飄遊盤旋在古廟旁邊的高壓線上方，看起來好像輕飄飄，毫無重量，只一會兒功夫，它便消失不見。

大家驚魂未定，個個目瞪口呆，互相望望彼此的臉。

「老師，剛才是飛碟嗎？」鄭百志顫抖着聲音叫起來。

「實在搞不淸楚是怎麽回事。」曾老師沉吟了一下，困惑地說：「看起來怪怪的，絕對不是流星或殞石。」

「是太空怪客，是太空怪客！」班長羅永英自作聰明的回答說：「每個禮拜四中視有『太空怪客』節目，現在總算在臺灣出現，被我們看到了。」

「眞有眼福！」四眼田鷄說：「我這個四眼的三生有幸。」

「別胡說！我們一定是看電視入了迷，人家會笑話我們的。」另一個同學也搶白。

曾老師鄭重地對大家說：「同學們，剛才大家都看到了飄來飄去的光球，也就是不明飛行物體，差不多有一分鐘之久，而且收音機也有受干擾的現象，今天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剛才差不多是晚上八點五十五分，我們全體目擊者一共十七個人，現在每個人仔細的在腦子裡回憶一下剛才的情景，回家以後把那個怪東西的模樣畫出來，明天帶來學校給老師，我把它整理後，寄到臺北圓山天文台去。」

這個寧靜的夜晚，本來是個夜遊的好時刻，現在遭遇了怪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談論着太空飛碟，心裡又恐慌又興奮，一聊就到半夜。

第二天，有關發現不明飛行物體的事，早已傳遍全校。鄉裡面也有別人看見異象，更加繪聲繪影的哄傳出去，正好前些天報上刊載苗栗山區發現不明飛行物體的事，人們記憶猶新，曾老師就很快的寫好有關報告，預備連同學們所畫的圖形，一齊寄到臺北圓山天文台。

過了幾天，兩家民營報紙的記者前來訪問曾老師，詳細追問了教師節晚上目擊情形。

「我們已經查問過三個鄉民，他們看見天空中飄飛的光球，還會變換各種顏色。他們所說的情形大概一致。」高個子的聯合報記者說：「能不能把你們所畫的圖再讓我們看看。」

「我很困惑。」曾老師說：「我們實在不能確定它是什麼東西，有的學生畫出光球以外，球裡面還有一個一個小窗戶，有的學生沒有畫窗戶，我已經把當時的情形做成了書面報告。」

矮個子的中國時報記者接過去看，然後他們忙着抄寫、拍照。這時鄭百志和三個同學氣喘呼呼的跑到辦公室，鄭百志說他昨天晚上十點多鐘的時候，有飛碟來他家訪問，情形就像電視影片「太空怪客」一般，一個黃光奪目的大球體籠罩了他家的房子，他探首外望，眼睛也張不開，有一點點熱，不到一分鐘光景，就飄失無蹤。

「我們也看見了，老師。」張俊民說：「我們住在鄭百志家附近，我們昨天晚上又看見了那個怪東西。」

「看到裡面有人嗎？」

「看不出什麼，只看見一片亮光而已。」

以後好幾個晚上，桃園山區的大林鄉又連連發現飛碟，這件事經由新聞報導，很快的哄動全臺灣。

一個晴朗的早晨，大林國中的師生聚集在操場朝會，突然有人抬頭看見山邊的天空有一個模糊朦朧的光球在飄浮移動，他嚷叫起來，立時全校師生也跟着仰頭上望，有好一會兒，那光球又消失不見。

由於事情越鬧越大，美聯社及合衆國際社的新聞電訊也傳到國外，引起美國有關研究團體的注意，特地前來調查，於是配合我國空軍單位及專家，展開了全面研究。

當調查人員來到學校的時候，鄭百志自告奮勇，鐵青着臉說出他的遭遇：

「昨天晚上飛碟又來了，停在我家門口，我出去看，外星人叫我進去參觀，我就不知不覺的走進去，外星人長得很可怕，眼睛大大的，像兩個大燈籠，我把它畫出來了。」

「外星人說什麼語言？」

「外星人會說中國話，叫我上去參觀裡面的設備，我很害怕，他們說，只要我乖乖的聽話，他們不會加害我。我要求他們設法找回我媽媽，她離家出走有一年了，我好想媽媽。」鄭百志說着眼淚串串的掉下來，嗚咽不已。

「他們答應你了？」

「外星人很和氣，願意幫忙我儘快找回媽媽，我的媽媽叫鍾月英，去年中秋節因爲生氣爸爸喝酒、賭博，和爸爸吵了架以後就負氣出走了，爸爸一直很後悔，到處找她沒找到，現在爸爸因爲想念媽媽也生病了，我好難過，可能我們永遠見不到媽媽了。外星人聽到我說的話，也很感動，他們把我放在儀器裡檢查，又帶我到太空中遊歷一番，就把我放回來了。」

「外星人有沒有說明，爲什麼單單找上你？」

「沒有，也許我比較幸運些。」鄭百志笑着說：「他們希望了解臺灣的民情，他們寫研究報告。也許他們是什麼太空研究所的學生，正在做畢業旅行，要寫什麼報告哩！」

鄭百志說的話，第二天在各大報以顯著的標題刊登出來，報上還說，有關方面正在大林鄉飛碟出現的地方做實地勘查，並採取泥土或草木標本，做各種檢驗，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什麼具體結果。

又過了幾天的一個晚上，有一輛運石的大貨車停在山路上，司機遠遠的要走回來，赫然看見一個光亮奪目的球體盤旋下來，罩住車子，而後轟然一聲，整個車子爆炸起來，撼天震地的巨響，驚動了全鄉的人。新聞再傳出去，全臺灣的人爲之驚動，於是，從全省各地來的好奇的人們，大量湧入大林鄉，個個携帶了照相機和望遠鏡，預備一睹飛碟和外星人的眞面目。旅館爆滿

了，露營的露營，開小轎車來的就在車裡睡覺。這個山地小鄉一時熱鬧繁華起來。

在以後的一些時日中，果然有人拍到了不明飛行物體的照片，但照片上所見仍然只是光球而已，有大有小，看不出什麼清楚的輪廓。隨後就漸漸冷淡下來，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被發現了。

就在這時，一件事情的發生，使得撲朔迷離、風風雨雨的的不明飛行物體事件，眞相大白。那天下午，雨下得很大，鄭百志放了學，就在校門口看見了他日夜思念不已的慈母，打着傘在雨中等候着。

「媽！」他興奮地叫着，衝上去抱住母親。

母親溫暖的手擁抱着他，撫慰着他，他感到莫名的快樂與滿足，淚水奪眶而出，在母親懷中啜泣不已。

「百志，我們回家吧！」母親哽咽說：「媽再也不走了。」

母子倆在雨中相偕走回家。別的同學看到這情景，有人在嚷叫：「是外星人把鄭百志的媽媽找回來了！」

消息很快傳出去，飛碟的風波眞是高潮迭起。

當晚曾老師帶着另外一位專家，到鄭百志家訪問，一大羣同學也跟着去，把他們家裡擠得水洩不通。許多天來，大林鄉發生的一連串怪現象，實在使曾老師迷惑，他好奇的想知道，是否眞

有外星人把鄭百志的母親找回來了。

「我是看了報紙才回來的。」鄭百志的母親難爲情地低着頭，又瞄瞄他父親一眼。「這孩子很孝順，我也很想念百志和他的弟妹，看了報紙上百志說要求外星人找回他媽媽，我非常感動，馬上辭掉了傭人工作，從臺北趕回來。這一年來我賺了不少錢，我打算交給他父親去做點小生意，只要他不再迷於賭博，我就安心了。」

鄭百志的父親頻頻點頭，不好意思的說著自己的不是，表示萬分懊悔的樣子。

「老師，請您原諒我。」鄭百志一臉的歉疚。「我說了謊，根本沒有碰到什麼外星人，我只是看到光球而已。」

「這就對了。」那位調查員說：「這跟我們的調查結果相符合。」

「百志，你爲什麼這樣呢?」老師問

「我想利用報紙的宣傳，希望我媽媽自己能回來。」百志紅着臉吶吶地說：「我說謊編故事，說我進入外星人的飛碟裡面去參觀，並說了些想念媽媽的眞心話，希望媽媽趕快回來，我想媽媽或許也會害怕我再被外星人帶走的，果然媽媽回來了，我好高興呀！」

「我也高興。」百志的父親附和說。

這時曾老師從椅子上站起來，對所有的人說：

「這件事情現在已經全部弄清楚了。剛才有關方面已經把初步調查結果送來了。他們認爲，除了鄭百志進入外星人的飛碟內部去參觀還須查明白以外，其他的現象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他們希望老師能詳細的問明白鄭百志有沒有說謊編故事的嫌疑，再公佈調查結果。」

「老師，他們怎麼解釋的呢？」班長問。

「他們告訴老師，這是一種罕見的閃電球，因爲首先在德國被發現，就被取了一個德文名字叫 Kugelblitz。」曾老師隨手在小册上寫了幾個字母，遞給大家看，接着說：「這種閃電球現象可能都集中在某一個地理區，必須配合適當的大氣狀況，才會發生，也有可能來自高壓電線的電暈放電或電磁放射，有很多『飛碟』都出現在輸電線附近，這完全是可以解釋的；還有一種是帶電的塵粒環或球，與煤煙或塵埃有關，只要適當的情況湊在一起，這種閃電球現象就會反覆發生。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發生在一九六五年美國的新罕布夏州的埃克斯特城，它一共出現了十幾次，也是同我們大林鄉一樣鬧得風風雨雨的，後來有人懷疑白天爲什麼只被看過一次，原來它是給陽光照淡了。」

「怎麼會有人看見窗戶呢？」

這回有個專家站出來回答：「那是因爲光球發生了電荷，很容易產生幻象，有如太空船上面設計着小窗戶？這種光球最常發生在暴風雨中，有時從鑰匙孔或煙囪鑽進室內像陀螺般旋轉着，

還會惡作劇似的環繞着人走，可以殺死人，或使物品爆炸。還有，空中飛機本身每每會帶有電荷，這些帶電荷的空氣每每會和飛機捉迷藏，看起來就像飛碟在跟踪飛機一般。」

「它會有顏色變換嗎？」

「有的。」專家取出照片說：「差不多各種顏色和形狀大小都有，它們會隨時改變，只是紫色和綠色的比較少見。出現的時間從一秒鐘到幾分鐘都有，最常見的是幾秒鐘工夫便消失不見，因此看起來速度相當快，來去無蹤。有的慢慢消失，也有一下子就消失的，有時還發出一聲巨響。」

「爲什麼會有無線電干擾？」

「氣體放電一定會產生無線電干擾。」專家最後站起來說：「大林鄉的不明飛行物體，可能鬧過一陣以後就不會再發生了。」

一大羣人在暗夜的星光下走向歸途。百志送他們走了一段路，他忍不住問：

「到底有沒有飛碟？」

「科學家不否認。」專家說：「但是科學家也不承認，因爲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找到確實的證據，因此有關方面不斷的在做調查，也許有一天可以證明飛碟的存在。因爲有許多的幻象必須澄清，不能把所有的光球，不明飛行物體都當做飛碟，那樣眞假莫辨是沒有好處的。」

滿天的星光依舊在夜空閃耀，大地一片寧謐，每個人心裡似乎都有一番領悟。

論述

科學・超科學與科幻作品

子不語「怪力亂神」

今日我們所有的科學架構，幾乎全部建立在物質的證據上面，如果有人提出一些稍爲偏離正統的觀念，必會遭受到排斥或打擊，某些保守的學院派人士，卽使對於不明飛行物體、靈異現象、超感力等神秘事物有濃厚的興趣，也只能私底下偷偷摸摸的閱讀研究，以免被斥爲「異端」、「僞科學」，而在學術界擡不起頭來。

卽使在言論自由、思想開放的美國，也會有這種情形發生。根據民意測驗，今天美國人有百分之五十三相信不明飛行物體存在，美國天文學會的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有必要對這種現象做科學上的研究，卡特總統本人曾在一九六九年，他要去演講的途中，在距他只有幾百碼的地方親眼目睹，更由於日漸增多的目擊報告湧到白宮，卡特總統的科學顧問浦路斯，要求國家航空太空

總署做進一步的調查，却遭受拒絕，理由是：由於還「沒有具體或確實的證據」，貿然進行一項不明飛行物的研究計劃「將屬浪費且極可能毫無結果」。

另外，許多熱中於超感力研究的人，本身是科學家，以絕對客觀的方法從事研究，也難免遭受非議，擧個典型的例子來說，史丹福研究所的兩位雷射物理學家哈樂德・普多福 (Harold Puthoft) 與羅素・塔爾格 (Russell Targ) 從一九七二年開始從事千里眼實驗，卽不斷受到冷嘲熱諷，他們的研究報告終於被嚴謹的雜誌如自然 (Nature)、電子電工先驅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所刋載，事前後者煞費周章的做了一次調查，以應付少數讀者的激烈反對，根據貝爾實驗所的羅伯特・拉凱 (Dr. Robert Lucky) 博士後來指出：

讀者們反對的不是那篇論文的內容，而是反對科學家從事一般人所不願「揭發」的神秘事物。

這兩項實例，正說明了我們今日對於神秘現象所採取的一般態度。正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

因而，我們對於無法拿出具體確證的飛碟、神明、靈異，甚至巫術等諱莫如深的神秘事物，所持的觀念，往往是曖昧不清的，不是一概的斥爲迷信，就是如愚夫愚婦一般，毫無保留的全部

接納；再有一部份是不可知論者，既不信其有，也不信其無，這還是比較客觀科學的態度。

誰來探索神秘

固然，有許多超自然的不尋常事件，都可以用正常的科學方法來解釋，如最近才知道有一種閃電火球，可以圍繞著人體旋轉，甚至可以鑽進鑰匙孔到房間裏面到處飛躍滾動，如果在晚上的荒郊野地出現，可能被誤會爲不明飛行物體。也有騙徒利用信徒的盲目迷信，趁機詐財，如廟宇中的乩童，或是菲律賓玩魔術手法的「神醫」，或是爲了名利而耍弄騙術製造「心靈能力」，但是，做爲一個現代的知識份子，應該在檢視所有的報告之後，過濾掉一些可以解釋的、或是已知的欺詐事件，以存疑的態度去研討未知的一部份，而不是一概的斥爲迷信或欺騙。

我們要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來看事物，而不是用偏見來作「肯定的結論」。科學與宗教所以衝突，難以相容，在於各有所本所據，所得結論也就不同。宇宙間所有的事實，就其性質來說，大致可以歸納爲兩大類，卽客觀可以重演求證的事實和非客觀可以重演求證的事實，前者爲科學的事實 (Facts of Science) 後者爲歷史的事實 (Facts of History)，宗教所根據的事實乃是非常的（神蹟奇事），不能任意重覆的（歷史性的），當是獨特的（非客觀所能確定的），科學的事實既非歷史的事實，科學只能在客觀所能重演求證的事實中決定是非，無法企及於非客觀

的世界，所以科學與宗教之間，一直搭不起橋樑。

套一句俗話說，「靈」與「物」是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劃分了主觀與客觀的界限。難以互相溝通的。拙作科幻小說「銀河迷航記」曾經談到未來世界中科學與宗教的衝突結束，雖只是一筆帶過，我却碰到許多細心的朋友、讀者談起這一話題。文中也談到許多超自然現象，如果是出於丹尼肯式的理論說教，可能會被嚴肅地來加以討論，科幻小說可以表達超乎現狀的想像和意念，却避免了譏評，這應該是它的大好處。

「光」的教訓：角度與偏見

一件耐人尋味的事就是：天文學上的證據與聖經上的世界起源的觀點，發生牽連，兩者對宇宙創始的記述，細節雖不同，但在重要因素方面却是一致的，如光和能的出現閃亮，瞬間的創造開始，兩者的說法是相同的。

光，是個奇妙而又重要的東西，充滿了宗教的象徵性，也是科學上愛因斯坦所說的終極速度，宇宙中沒有第二種速度可以超越光速。

有趣的是，科學家對於光的本質探究，竟然由於推論及實驗的不同，而公說公有道，婆說婆有理。光的微粒說（Corpuscular Therory）由希臘畢達哥拉斯所創，後牛頓力倡之，一度很佔

優勢，差不多在牛頓同一時間，荷蘭的克里斯汀•赫勒士（Christian Huygens）指出，光係藉等振動在空中傳播，創立所謂波動說（Undulatory Theory）後爲楊（Young）氏及佛瑞涅爾（Fresnel）氏所完成，自一八〇〇年以後即漸漸由某些實驗所確認，但仍不能對許多有關光的吸收與放射現象作滿意的解釋，一九一〇年代哈佛大學的一位光學權威對學生說：「光不可能既是粒子又是波動的；如果是，那簡直太可笑了。」今天的物理學家已經明白，用粒子說適用於某一些實驗，用波動說適用於另一些實驗，從來就沒有一種實驗可以解決「光的本質究竟是粒子還是波動」這個看似極爲簡單的矛盾問題。因爲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動。

這件事給予我們的教訓是：由於所見角度的不同，往往容易造成「偏見」。今天科學與宗教的衝突依然存在，是否因爲各本於「靈」與「物」的不同世界，各執己見的結果？現有的宗教觀念及科學架構，不能容許一個人同時秉有兩方，否則便要受到兩方的排斥。嚴格的說來，科學尋求定律，宗教尋求制律者；科學尋求秩序，宗教尋求秩序的設計者。科學是人類追索而得的客觀知識，時常修改，宗教是由啓示而得的主觀信仰，可以永恒不變，兩者各有標的，各有範圍，互不侵犯，但要調和兩方，以目前的情形說來，眞是談何容易。

教會偏見的消除：科學的神學

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一直沒有建立科學的神學，所以在科學與神（包括靈異現象、超感力等）之間，有許多無法溝通的地方。從十七世紀牛頓的時代開始，現代科學的許多觀念，已取得了目前具有的形式，牛頓代表了科學觀點與宗教觀點的分裂，這種分裂是由於太過份的拘泥於聖經文字的解釋所必然會引致的，牛頓研究了聖經的年代學，發現與聖經上的創世時間有所違背。其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The Origin of Species)於一八五九年出版，更造成了軒然大波，至今未息，成爲科學與神的基本衝突點。基督教的「聖經絕無謬誤論」(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和天主教的「教皇絕無謬誤論」(Infallibility of the Pope)，或許都沒有考慮到「人爲解釋」經典，有可能犯了「人爲的錯誤」。

有人說，神的啓示不完全在聖經的文字裏，而在於字與字之間的空白處。十七世紀時，烏雪大主教（Archbishop Usher）推算出地球創造於西元前四〇〇四年，係按照聖經所記年代而累計，就是犯了人爲的錯誤。做了哈佛大學校長二十年的康南特（James B. Conant）在他的巨著「科學與常識」中指出，在地質學的領域中，早期的推理觀念是深深地與神學教義糾纏不清的。其糾纏的程度遠過於其他的科學。因爲某些人認爲舊約創世紀中關於創造世界的記載，必須

確信不疑。

拘泥於聖經字面的解釋，只有使神學被排除於科學之外，也使得歷史上發生的教會迫害科學的事層出不窮。目前教會方面還不能容忍進化論與神同時存在，有些比較開放的教派，以科學來解釋聖經，把聖經文字視爲隱喻，對於「創世紀」所說的創造萬物的程序，和進化論暗暗吻合：此即由光、大氣、陸地與植物，漸而海中動物和飛鳥，以至陸上動物和人，創世的第一、二日是無生物的，第三日是植物，第五日是動物，第六日是人。像這樣的觀點，還是被認爲「異端」，而遭排斥。神用塵土造人，以現代科學的看法，可以解釋爲人是元素的集合體，死後仍歸於元素。執著於聖經字面的解釋，只有使兩者之間愈不相容。

目前，科學與神學，仍是分道揚鑣，對立發展的局面。也許將來有一天，兩者會殊途同歸，人可以深切認識靈與物的雙重世界。從歷史上看，教會對聖經字面的誤解及對科學的迫害，一直要到科學的勢力抬頭，教會才會修正它的觀點與做法。像哥白尼革命、牛頓革命、達爾文革命的大事件不說，過去西方人一直以爲男人的肋骨比女人少一根，因爲聖經上說夏娃是用亞當的一根肋骨造的，直到文藝復興時代凡賽留斯（Androas Vesalius）發表了他的劃時代的巨著「人體的構造」，才證明爲謬誤。無疑的，當時他和哥白尼一樣，也受到强烈的攻擊。再如地球的年代，現在已公認爲四十六億年，除了某些頑固派的教會仍一味否認以外，大多不再堅持地球創造

於西元前四〇〇四年的可笑數字，而引據聖經的「神看千年如一日」來解說年代問題。

無神論者的盲目：中國人信仰的矛盾

近代以來，由於宗教教義的分歧及科學思想大興，唯物論者勢力抬頭，難免對於神的觀念有許多誤解。一般人有一種觀念：宗教就是拜神，拜神就是迷信，鬼怪靈異或神秘現象，全是無稽之談，知識份子根本不屑一提。更有人以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爲由，認爲基督教是洋教，信它是忘本，是迷信，甚至盲目攻擊。他們忘了 孫中山先生、 蔣中正先生兩位了不起的偉人也是虔誠的信仰者。動不動就把「迷信」戴在人頭上是不應該的。

胡適曾說：「中國宗教心是薄弱的。」梁啓超也以爲宗教在中國不重要。追溯源流，從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不可知論的態度確立後，知識份子都衍傳了現世主義的人生觀，重今生而非死後，以「道德理性」的態度來安身立命。根本上雖然相信通過「自覺性的道德努力」，可以裁汰物慾，清澈生命，發展成爲圓融的德性人格，進而「從心所欲不踰距」，可以說提供一條臻於「成聖」的途逕，以達「天人合一」的極境；但在民間方面，扶乩、占星學、相命術、籤詩、風水、巫術、招魂、擇日、收驚……等等各種儀式和數術，仍然深入人心，且爲不少士子所津津樂道。曾國藩經常在出師之前占卦；蘇東坡對乩仙子姑神有濃厚興趣；科舉考試也造成文昌君被

供奉崇拜，作爲保護神；林立民間的廟宇是衆神廟的形式，可以有不同宗派的神祇存在；此外，每個家庭都供奉祖先牌位及各種保護神，在年節祭日或生老病死、婚喪喜慶，家中都有宗教儀式舉行。其他，從哲學、文學、史學、藝術方面來看，也有宗教取向的一面。天命思想、陰陽五行學說從董仲舒以後就有很大的勢力。

然而由於知識份子對於民間宗教採取排斥多於認同的態度，認爲它不能提昇道德達於「成聖」，只接納了少數儀式如祭祖和祭孔等，造成了對宗教、鬼神的偏見，如今在臺灣廟寺林立，糾紛迭起，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政府又不能明令禁止：因爲於法無據。於是，大醫生在廟裏燒香禮佛（本來無可厚非）；童乩生徒坐禁，悶死室內；爲防車禍，在公路上撒滿紙錢；求神問卜醫病；信耶和華教的拒絕服役；道士施術超渡亡魂；或是任何其他宗教儀式、習俗……不管信仰純正與否，在一般知識份子觀念中，一概指爲「迷信」。

我們應該小心地去使用「迷信」兩個字，避免將純正的信仰與邪教邪說混爲一談，而當我們說人家「迷信」的時候，又正意味着否定「神」的觀念，必須以純正的信仰爲盾牌，以眞神爲寶劍，去消滅邪道巫術，而不是以無神論的觀點，一股腦兒的指斥人家「迷信」，或是信洋教。

唯心與唯物的決戰與會合

屬於神靈的世界是一個未知的神秘領域，有邪有正，科學界如能存疑的態度去探討，必有所發現。近年來美國、蘇俄對於超心理學的研究，正積極進行，甚至打算用來做爲太空通訊或軍事用途。出身哈佛的電子工程師亨利・德京（Henry Dakin）說：「在過去十年至十五年之中，中央情報局對於超感力的研究興趣，不亞於一般的研究機構。」他自已主持一個私人研究所，創用了某些超常實驗。中情局常有人來拜訪他。科學家對於死後生命的探查，也漸漸重視，靈魂存在與否，爭議數千年，經過精密仔細的驗證，也已端倪在望。蘇俄等鐵幕國家企圖以物理學的觀點來研究解釋靈異現象，而美國多半以心理學的觀點爲之，這就成了唯心與唯物最後的決戰考驗。有些學者認爲，人和任何生物都有兩種身體：一爲物質的，由分子、原子、電子組成；一爲能量的，非肉眼所能見到，用特技攝影可見有色光幕。

聖經上保羅說：「我們如今對鏡觀看，模糊不清。」人類仍然受囿於自已的知識能力，無法全然明瞭一些超自然事物。可喜的現象是，比較虛心好奇的科學家，仍在致力靈界的探討，諾貝爾獎金得主伯蓮・約瑟芬生（Brian Jasephson）發表的言論常被引用：近代在高能粒子加速器的實驗中所發生的怪異不解的結果，使許多科學家懷疑，可能是做實驗者的心理狀況影響了那些

粒子的行徑。

科幻作品的新意義：未來文明的探討

在科學、宗教、靈異現象的盡頭是什麼？我們只是在未知的迷霧中徘徊猶豫，恐懼疑慮，甚至吵鬧不休，眞理的殿堂還在遙遠莫測之處。我們尚在模索困惑之中，談不上登堂入室，盡窺奧秘。也許在未來，加上對不明飛行物體的研究成果，可以綜合歸納，滙合指引出一條解開超自然神秘現象的道路，揭開生命的終極奧秘，科學的神學卽可建立。

研究神秘事物容易遭受諸多的非難指責，但是對於從事科幻小說創作的人，就可以免除這種麻煩與顧慮，我們原本生活在一個學術自由、思想開放的世界，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表各自不同的意見，科幻小說正是表達超越現狀的一種可能觀念想像，有助於科學與哲學、神學概念的擴展與融合。筆者信神，信耶穌基督，對於聖經與現代科學總想作適當的溝通調和，對於靈與物的世界，也作適當探討，對於不明飛行物體，則存疑研究。

文人寫作科幻小說正是提供科學與哲學思考的一股興奮劑。不知道中國文人是否關心海盜號登陸火星？無人太空船飛離太陽系？宇宙神秘黑洞的發現？美俄秘密實驗心靈力量武器？無性生殖對於人類各方面所可能造成的影響？飛碟、外星人一旦證實，可能對人類文明的震撼？（法國

政府已公開承認飛碟的存在）

從本文所述的觀點來看，科幻作品（包括小說、電影等）實在有它存在和提倡的必要。一個重大的新意義是：它提供了未來文明發展所可能遭遇到的問題，或許有所指引啓示，在目前，也是探索神秘事物，調和科學與宗教、靈與物世界的最佳工具。

科幻小說的寫作

——六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在淡江學院「未來學講座」演講全文

一、科幻小說的名稱

Science fiction 現在在國內已漸漸的被通稱爲「科幻小說」，我覺得「科幻小說」這個名詞倒蠻適合的，雖然嚴格說起來，在意味上，科學小說與一般的科幻作品，有所不同，似乎較偏重於科學理論或技術的發揮，但是科學既然以小說的型態出現，必然有它的趣味性與幻想性，與其稱呼爲「科學小說」不如名之爲「科幻小說」。這樣去掉了科學在字面上所給予文人的沉重壓力，較爲自在些，否則今天要談科學小說的人，本身勢必是科學家又兼文學家，中國人之中大概有兩位可以够得上標準，一位是陳之藩先生，一位是張系國先生，兩位的文學與科學素養，皆爲

我所欽敬，尤其張系國先生對科幻小說也曾大力提倡，他也主張稱爲科幻小說，因此 Science fiction 這個名詞翻譯成科幻小說，比較通俗些，消除了太過濃厚的科學氣息，使一般對於科學不太熟悉的文人，較能夠接受，這是我的理由之一。

其次，就「科學」這一名詞來說，吳大猷先生最近發表的一篇「我國科學發展問題」，他下了定義，他說：「在目前公認的意義上，狹義的是指各部門的學識，如自然科學（天文、物理、化學、地質、氣象等）、數學、生命科學（動物、植物、分子生物、生物化學、生物物理等）、應用科學（電子、材料、訊息、環境、系統分析等）；廣義的是包括對事物的求知，探索眞理的方法等。」我想吳大猷先生所謂的廣義，自是包括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在內，這樣以「科幻小說」來籠統稱呼，更可包括了一般科學小說、幻想小說、科學幻想小說、社會科幻、超現實主義小說等等，「科幻」這兩個字簡單，而含意廣遠。

二、定義

「科幻小說」在美國、英國現在應該是耳熟能詳，但是要爲它下一個定義，已經是越來越困難。這是由於許許多多不純是與自然科學有關的作品而本身又帶有新奇的、超現實構想的作品，也漸漸的被列入裏面去，所以就很難爲它做一個明確的規範。我們看張系國先生最近由純文學出

版社出版的「海的死亡」，介紹了世界各國的科幻小說，就可以明白，科幻小說幾乎包羅了文學性、科學性、哲學性、幻想性等特色。

如果要勉強爲它下一個定義，我的意見是：「以科學爲基礎，探索未來或未知情景的小說。」這「科學」一詞包括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未來」或「未知」則包括了時間與空間的任何型態。

三、國內發展的情形——「科幻」名詞的確立

民國五十七年，張系國先生在大學雜誌發表了一篇「超人列傳」，相隔不久，張曉風女士也在中國時報發表了一篇「潘度娜」，前者我當時沒有看到，我之所以提筆寫作科幻小說，實在是看了「潘度娜」以後，給我一些感觸和啓示而引起的。我覺得科幻小說能夠探討某些現實所未發生，而在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未來一直是引人興趣、引人遐思的，寫作科幻小說之際，作者一筆在手，便進入光怪陸離的未來世界，對於作者也是一種新奇的感受與滿足。我的第一篇科幻小說「航向無涯的旅程」，也就在五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中華副刊」發表，當時國內短篇小說寫作風氣很盛，但長篇小說較難刊載，我就以電視片集的方式，一節一節寫出來，分次刊登，就在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了「一〇一〇一年」這本書，當時我還沒有冠上「科學小說」這一類的

名稱，老實說，我很害怕遭遇到批評，說它不是文學作品，甚至對於「科學幻想小說」這個名稱，也不屑提它，總以爲它太過庸俗化，只是寫給小孩子看，哄哄小孩似的，要稱「科學小說」又怕擔當不起「科學」的「重量」，就這樣，這本書的後半還加入了我的一部份短篇文藝小說，希望能够加强一點文藝氣息。

直到民國六十一年出版「新世紀之旅」，我在書背上加印了「未來問題小說」，因爲這本書是自費出版，由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奬助，我就在原來書背上應該印上出版社名稱的地方，改印了這幾個字，可見在這個時候，我雖已離開文學的路子，但又不希望離開太遠，就冠上了「未來問題小說」的名稱。

大約六十四年左右，由於「中國時報」連載「神秘的百慕達三角」，世界文物供應社出版鄧尼肯的幾本著作「文明的前程」、「史前星際大戰」、「史前文明的奧秘」等書，國內開始風行有關飛碟、外星人、神秘事物、靈異現象一類的書，再接着，時報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最佳科幻小說精選」，於是，「科幻」這個名詞，既「科學」又「幻想」，不溫又不火的結合在一起，漸漸取得了普遍的接受，再經過張系國先生一再推薦有關電影、小說，「科幻」遂成爲既定的通用名詞。據我所知「科幻」這個名詞，大約在五十八年，隱地在中華日報副刊發表一篇評介，就已經使用了，很可能是他首先創用的。當時我還覺得怪彆扭的，等於是新發明的中文簡寫體，現在

想起來，「科幻」與「科技」倒有異曲同工之妙。

去年「第三類接觸」和「星際大戰」在臺上映，在國內引起一陣「科幻熱潮」。劉厚醇先生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的一篇「多產作家」文中指出，Science fiction 應該翻譯爲「科學傳奇小說」不應該是「科幻小說」，他的理由是「幻想小說」(fantasy) 另成一格，與科學傳奇是兩路子貨。還有，華夏子先生認爲，從長遠的眼光來看，今後我們時代更需要的是「哲幻小說」，而不是「科幻小說」，所謂「哲幻小說」其重點在「哲」而不在「幻」，因爲「幻」字泛指想像力，而小說需要想像力乃是不爭的事實，由於時下流行的小說通病在於思想淺薄，意境貧乏，往後社會愈工業化，人們愈沒有餘暇思想，這種現象將會愈嚴重，所以首要之圖，應先提倡「哲幻小說」。

華夏子先生舉出像「愛麗絲夢遊記」、「浮士德」、「天地一沙鷗」、及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都列入「哲幻小說」之內，中國的「封神榜」、「西遊記」、「離騷」也可列入。

張系國先生甚至把卡夫卡的小說也列入科幻小說。他把科幻小說分成幾類：

㈠探險科幻小說：敍述人在時間空間中的各項探險故事。

㈡機關科幻小說：敍述新奇的科技發明對人類可能帶來的影響，如機器人、飛碟、死光鎗、愛情機器等。

(三)社會科幻小說：預測人類社會未來的可能發展，也諷刺現實社會不合理現象，如「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等是。

(四)幻想小說：以幻想爲主，科學的成分減少或完全沒有，包括三種，烏托邦科幻小說、鴛鴦科幻小說、文藝科幻小說。

可見「科幻小說」這個名詞，現在已統括了各種形式的幻想小說在內，我們就用「科幻小說」來稱呼吧。其他所謂「科學傳奇」、「科學小說」、「科學幻想小說」，或是「哲幻小說」，都可以用「科幻小說」來一語名之，無須再另立名詞了。

四、寫作科幻小說的基本要件——文人能不能寫科幻小說？

有關科幻小說的寫作問題，涉及每一位作者的直感，實在沒有辦法很淸楚明白的用文字、語言表達出來，這裏只是儘可能的把自己的寫作經驗告訴大家。寫作這件事就像游泳、開車一樣，非得自己親自去做，才有所領會，如果光是聽講，只能得到模糊的概念，不過各位了解到寫作的方法，再動手去做，自然比全然沒有概念去做，要好得多。每一位作者的寫作方法不一定相同，我的經驗，只是提供參考。

寫作科幻小說的兩個最基本條件是：要會寫小說，還要喜歡科學。(這裏所謂的科學仍以自

然科學佔大部份，也包括未來學。)

我爲什麼不說精通科學或有高深的科學知識呢？當然，能够精通或具備豐富的科學知識，是再好不過的，即使你沒有，你必須喜歡。如果你根本不喜歡，而會寫小說，可能就不會去寫科幻小說，當然你也可以寫社會科幻小說，或類似卡夫卡式的小說，變成「幻」多於「科」的科幻小說，今天我們討論科幻小說，仍然以具有科學背景爲主，它畢竟是科幻小說的主流。相反的，如果你本身是個科學家，而你根本不會寫小說，你寫起科幻小說來，可能是「科」多於「幻」，變成了科學說明書，跟一般科學雜誌上的文章差不了多少。

不管是「幻」多於「科」，或「科」多於「幻」，都是不平衡的。嚴格的來說，「幻」多於「科」的話，也沒有什麼不好，它往往成爲很具有深度意境的文學作品，就是華夏子先生所謂的「哲幻小說」。但這不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重點，文學本來就離不開想像，離不開幻想，會寫小說的人都會想像、幻想，今天大部份的困難之點在於，如何將科學與幻想結合起來寫作小說，而教學科學的人寫科幻小說，可能又比會寫小說的人根據科學知識寫科幻小說還要難。

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會寫小說，對於科學也很有興趣，你的問題是如何用你原有的小說寫作技巧，表達科學觀念而已，你應該很容易就可以寫科幻小說，如果你是科學家而不會寫小說，你的問題只是把小說寫好而已。

科幻小說是最講究「觀念」的一種小說形式，小說的重心就在表達作者的某種觀念，這是作者的靈思火花——某種科學觀念加上幻想，再來製造安排人物，發展情節，構成一篇小說。有人說，科幻小說是一種觀念文學，於此可見「觀念」在科幻小說中的重要地位。這觀念就是作者的創見。美國著名的科幻小說作家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說，寫科幻小說遠比寫作其他任何形式的小說還要困難，如果能熟練寫作科幻小說，就能輕易地寫其他作品。

在外國，有許多科幻小說作家本身是科學家，既精通科學，又懂得文藝小說創作技巧，寫出的作品自然是冶文學、科學於一爐。對於國人來說，艾西莫夫的話未必盡然，因爲艾西莫夫本身是科學家，有深厚的科學素養，而美國人口衆多，人才輩出，各行各業均有其佼佼者，艾西莫夫寫作的科幻小說已是著作等身，對於中國人來說，現在的情形是文人多於科學家，一般小說家多於科幻小說作者。那麼文人能不能寫作科幻小說呢？

我的回答是：能，只要你喜歡科學。

五、寫作經驗談——科幻小說寫作的奧秘

現在我已經把問題縮小了，對於如何使科學家寫小說，以至寫科幻小說，我不去談它，也沒資格談它，因爲我本身不是科學家，它不在我的經驗範圍之內。我要談的是，文人如何寫作科幻

小說，這也是今天國內許多文人的共同困難所在。

前面我已經談到，寫作科幻小說的兩個基本要件，現在我必須假定，你不但懂得小說，而且喜歡科學，這樣我把我的經驗說出來。才能獲得接受，否則今天我在這裏講一大堆話，只不過像告訴人家怎樣開車、游泳而已，實際上被領會多少，還是未知數。

有時候，理論的研究，對於科幻小說寫作的幫助不大，甚至可能愈搞愈糊塗，有人會打籃球，會說流利的英語，但你叫他講講打籃球的理論，或是英文文法，他可能說不上來。

現在就從自己的寫作經驗來談科幻小說的寫作：

「一〇一〇一年」的寫作

觀念一：太空旅行，人類要克服時間空間的障礙，惟有兩個辦法，高速飛行與人工冬眠。根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指出，高速運動，可以使時間變緩慢，如果達到光速的話，時間停止，因此，太空船如果以接近光速發行，太空航計時系統也與地球上不一樣。

觀念二：地球上的人類是高等動物，當他們訪問低於地球文明的生物世界，可能會被當作神來膜拜，當他們訪問高於地球的星球文明世界，人類可能發現自己遇到了神。

觀念三：地球上萬物同源，生物學家指出動物、植物皆由細胞組成，而細胞中有許多相似之

處，所有的蛋白質一律由二十種基本的氨基酸構成，人與鼠的不同，完全在於細胞內所含蛋白質的不同，這樣說來，所有的生物的祖先都是相同的，更不必說現有地球上的各類種族了，因此，生命應該尊重生命，人應該學習博愛。

由於這些觀念的集合，再加上受了電影「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的影響，這部電影五十七年在臺北放映，我只看了一遍，內心的感動和印象的深刻，眞是永生難忘，再加上受了張曉風女士發表的「潘度娜」的鼓動，使我寫作了第一篇科幻小說，接着連續寫了十多篇在各報章雜誌發表，最後就在五十八年年底結集出版了「二〇〇一年」。

原則上，我只是把科學、哲學的概念融入自己的小說裏面，這與我以前寫文藝小說在方法上差別不大。

在我沒有寫作科幻小說之前，我已經出版過三本小說集，連同已發表或未發表的，合計約有一百多篇的短篇小說，也有幾篇中篇小說，一篇長篇小說，另外也寫過散文、評論及劇本，可以說受過嚴格的小說寫作及文字訓練，我可以寫自己親身經歷的事，也可以寫完全虛構的事。

「背景放映設備」的使用——科幻小說寫作的奧秘

比如「大火，在高山上」，原來是寫高山上的生活經驗，包括運木材、森林大火等等情節，

這些我完全藉重有關的報導，加上虛構，成爲小說。

比如「雪山寒」，我根據的是報紙上的山難報導，另外再創造了人物，編織了故事。這種情形，就像利用背景放映機做出來的電影技巧，雖然背景是假的，只是把人物按裝上去而已，如果剪接或特殊效果弄得好，其逼眞的程度也不下於現場拍攝。

一個作家本身絕不可能上天入地下海，但是運用了別人的經驗，可以無所不在，無所不往，變成了全知全能者。我寫過登山者、森林工作者、教師、掘寶者、漁人、調查局調查員、挑糞的、礦工、逃犯、小偷、賭徒等等不一而足的人物故事，這些材料大部份是根據報紙上的社會新聞虛構故事、人物，成爲短篇小說，一般的讀者是很難查覺其中的眞眞假假，就如李察波頓在「血染雪山堡」電影裏面，在空中纜車上與敵人作殊死鬪，內行人明知是用背景放映機照出高山深谷，人就像在空中打鬪，但置身銀幕下，看起來，還是緊張逼眞異常，我過去寫的短篇文藝小說，也差不多運用了類似的特殊技巧，把社會背景資料融入小說裏面，這樣我筆觸所及，可以寫我未曾到過的地方，未曾見過、聽過的事物，運用這種方法創作文藝小說，可能成就不大，感人的程度不深，若是科幻小說，可以說只要把科學的背景資料融入小說裏面，便是科幻小說。

與科幻小說相反的是歷史小說，科幻小說寫未來，歷史小說寫過去，雖說相反，但也有相同的地方，卽是背景材料的運用。科幻小說運用科學背景材料，歷史小說運用歷史背景材料，它在

寫作方法上，可以說沒有什麼不同，只是科幻小說的故事必須完全由作者自己想像、虛構，而歷史小說則運用了既成的歷史故事。

我也寫過一篇歷史小說，以霧社事件爲背景，發表在五十四年四月十一日的中華副刊，事先我把材料蒐集好，根據材料，加上有限度的想像，人物當時的舉止神態，所說的話，要合乎材料，其情節的演變更不必說了。

我所以不厭其詳的說明文藝小說、歷史小說的材料運用，就爲了强調一點，如果你懂得合宜地運用材料組織故事，融入小說的骨肉裏面，那麼，你一定可以寫科幻小說。——這也就是科幻小說寫作的奧秘。

對於材料運用的技巧高下，就造成了科幻小說作品的優劣，運用得不好，就變成科學說明書，運用得好，就像電影特技中使用的背景放映設備一樣，人物和背景天衣無縫，雖然觀衆明知拍片是假的，看起來還是煞有介事的樣子，科幻小說的情形也是如此，讀者明知故事是虛構的，因爲它循着一定的科學原則在發展故事，講來頭頭是道，彷彿眞有其事。

「新世紀之旅」的寫作——科幻小說的「公式」

觀念：冰凍屍體，將來解凍復活以後會怎樣？

科幻小說的寫作有一條公式是這樣的：「如果……（事情實現了，）將會怎樣怎樣……」

這和美國教授未來學的情況很相近，在美國教授未來學，老師要學生模擬某件事情發生後的可能情況及其發展，而科幻小說便被稱爲「想像的實驗室」，它把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藉着小說方式表達出來。

關於冰凍屍體等候將來更進步的醫術來臨，再解凍醫治復活，這個觀念，自從一九六七年全世界第一個冷凍人出現以後，在美國已漸漸爲人所接受，連影星克拉克蓋博死後，也加以冷凍。

根據這個觀念，我寫了一篇小說「到未來去」，敍述男主角魏凌非因爲不滿意他的愛人移情別戀，在一次突發的心臟病中去世，他很快的被冰凍起來，直到二〇二〇年被解凍醫治復活，他還保持他上一次死亡時候的年齡——三十歲，他從前的愛人來向他要錢，指着一個五十歲的男人說，這是他的兒子，而他的愛人這時已是鷄皮鶴髮的老太婆——已經七十六歲了。

後來我就根據這篇小說男主角的身世背景，繼續寫作有關未來世界的情況，這就是後來在六十一年出版的「新世紀之旅」的大部份。這本書除了魏凌非的故事以外，還有兩個短篇，一篇講換腦人的遭遇，一篇講太空旅行者在有意無意間散播了生物文明的種子的故事。

「新世紀之旅」這本書的題材，大部份是一般科幻小說中所常見的，但是當時在國內某些觀念還不普及，科幻小說的風氣未開，在書中我談到的有冰凍屍體醫治復活，人造人、人工冬眠、

肢體再生術、超小型電腦、人腦與電腦結合、傳心術、心靈控制術、反引力、腦部矯治與移植、外星人、次光速飛行……等等事物，並沒有受到很大的注意。

換腦人

觀念：如果人可以換腦，那麼會變成怎樣？

科幻小說作者根本不必去操心有關換腦手術的枝節問題，只須把換腦之後的可能情況寫出來。在拙作「二十一世紀怪談」（「新世紀之旅」書內）裏，我假定換腦成功了，原有的腦部主人寄居佔有了另一副軀體，醒來後，發現自己變成另一副面孔和軀體，那麼他原來的人死了嗎？沒有死，活在別人身體裏，造成一連串曲折離奇的故事。

「銀河迷航記」——「觀念」的結合

觀念一：複製人類成功以後，會怎樣？

觀念二：以腦電儀裝置偵測人的思想，甚至進行灌錄思想，發展成功以後會怎樣？

關於複製人類——所謂人的無性生殖，我在「新世紀之旅」書中曾作詳細討論，理論上被認爲，人可以無限制的像印刷術一樣複製出來，把去核的卵和人身體中的細胞核結合進行造人，那

麼造出來的人會與前身長得一模一樣，連指紋也一樣。

據零星的報導，科學家正在發展腦電儀，其理論根據是，腦波可以傳遞一個人的思想，一架進步的電腦，可以譯出腦波，而說出這個人的思想，自一九七三年以來，美國國防部一個鮮爲人知的機構，一直在研究電腦與人的腦波電流描記器訊號的接通方法，而且已由實驗室的初步研究階段，進入用於軍事用途的階段。發明一種能讀出一個人的腦波，而知道他在想什麼的儀器，只是時間的問題。

以上所列，是基本的科學事實，我把它誇張了，我假定複製人類可以實現，某些太空人、超感應人，爲了保持他們的特長，也加以複製，因此在我的小說「銀河迷航記」裏面，有伊麗莎白泰勒，有以色列超感應人尤力．格勒，有中國太空人等等，後來伊麗莎白泰勒因爲冬眠裝置發生了問題，一下子變成百多歲的老太婆，大家決定把她廢棄，另造一個新人，利用腦電儀裝置連接新人和舊人的思想，使舊人活在新人裏面，人類將來也許可以藉着這種裝置，達到永生。

這是我結合了兩個觀念——複製人與腦電儀，創造出的新觀念。故事裏面穿插假死的外星人進入太空船內，目的是要檢驗人類的精神思想是否正常，外星人是銀河烏托邦的守護者。因爲發現用伊麗莎白泰勒的細胞複製的新人，在憤怒中殺死了舊人，外星人留下一捲錄音帶走了，把人類痛罵一頓，說人類的科技成就驚人而可觀，但心靈方面却需要長期的進化改造，不是可以在短

時間內改變完成的。外星人說他們的心靈非常高貴，高貴得可以脫離肉體而單獨存在，這是由於長期的心靈生活，自我創造的成績，所以當他們心靈不附在肉體上，那付肉體就成了假死狀態，不需多眠，也可以停止生命。

這篇小說在寓意上探討永生的可能性，及靈與物的問題，並暗示，肉體的永生是靠不住的，惟有靈魂的永生才是永久的，可以說有點深度，兼具趣味性。後來，又模仿電視片集的方式寫了續篇「異星奇遇」。

「異星奇遇」——「觀念」的連串

觀念一：太空中的黑洞，是未知的神秘，原是死亡的恒星潰縮而成的，黑洞可能是航向任何時間的孔道，進入一個黑洞，會在宇宙的另一處出現，身臨另一個紀元，但是也有可能，這種旅行會被黑洞的重力毀壞，因為任何物體一旦進入黑洞，包括光在內，都無法逃脫出來。

觀念二：一九〇八年在西伯利亞的一次大爆炸，可能是由一艘來自別的星球的核子動力太空船墜毀所引起的，該次爆炸威力相當於二千萬噸至四千萬噸黃色炸藥，或較第一枚原子彈的威力強二千倍，這是蘇俄科學家發表的報告。

組合了這兩個觀念，我寫太空船在另一星球遇到來自地球的人類，他們是一羣投奔自由的蘇

俄科學家，經由宇宙黑洞來到此地，為了避免心靈的污染，他們決定不再將知識與技術傳授給下一代，尤其是槍桿，目的在使這個新天地，回復到類似亞當與夏娃時代的單純生活。如果斬斷了智慧與槍桿的傳遞，便不再有知識技術，便不再有罪惡了，但是，其中有一個人，違背了約定，偷偷地把槍桿傳給下一代，使他的兒孫做了此地的統治者，最後這位統治者知道了黑洞的秘密，駕着太空船回去地球，却因時光倒流，在一九〇八年墜毀於西伯利亞。

科學的觀念有時會有相似之處，如達爾文的「演化論」，與博物學家華來士論點相同，英國皇家學會特別安排了一次學術會，兩人共同宣讀論文，其後達爾文蒐集了豐富的證據，為華來士所不能比的，出版了「物種原始」，確立了「演化論」的價值。

科幻小說中的觀念，有時也很容易在別的小說或電影裏出現，如「到未來去」（單行本改為「來自一九七〇年的人」）中談到的冷凍人復生以後年齡上的矛盾現象，後來我看到一個電視片集，情節有點相近，大意是一個人被雪崩埋了幾十年後被救活，變成父親比兒子年輕的怪事。

像達到永生的裝置，後來也在「太空爭霸戰」電視片集中看到，方法略有不同，電視上是把人的思想灌入機器人裏面，等於人將來活在機器裏面。

「時間公司」——社會科幻小說的寫作

觀念：時間。現代人因爲忙碌經常覺得沒有時間。

「宇宙光」雜誌的編者給我出的一個難題，要我以時間爲主題，寫一篇科幻小說。我當然不能把時間旅行或太空探險等故事搬出來。我構想的故事又不能完全講現在，也不必特別說明是未來，於是我寫了這樣的一篇小說：假設將來的人因爲傳眞電視電話的使用，商業來往不必靠旅行，而在傳眞電話中解決，人與人見面或開會也靠傳眞電話，這樣有一些人會在室內的傳眞電話前面忙碌，甚至一個人可以面對十幾部傳眞電話，這時傳眞電話已成爲人類交往不可或缺的工具，這時有一家「時間公司」成立了，專門販賣時間，方法是仿造顧客的聲音，並戴上假面孔，僞裝顧客本人坐在傳眞電話機前面，而使得本人得以脫身，從事別的工作。

這篇小說中談到的社會背景，從故事中可以看出來，男主角林大有與他太太平常每週只會面一次，用飛機來往，每天可以在傳眞電話上聊天，也可以在傳眞電話上吵吵架，後來他去時間公司求助。他說他只能每個禮拜坐飛機回家一趟，事情一忙，有時要兩三個禮拜或三四個禮拜才能回去一次。時間公司的人說，他們可以掛着他的面孔，坐在傳眞電話機之前，當作林大有總經理，林大有本人就隨時可以回去看太太和孩子。林大有要求絕對保密，不可以給董事長知道，並且，他還要時間公司也爲他的女秘書設置一下，不可以讓任何人知道，尤其是林大有的太太。故事到此結束，想來讀者看到最後，也會有會心的微笑。

六、材料的蒐集與運用

科學知識的蒐集，可以說俯拾皆是，如果你是長於寫作小說的老手，該知道隨時觀察、思考、閱讀或體驗，並把自己的感想記下來，做爲寫作的材料來源。

高深的科學知識可以不必太過用心去鑽研，但是基本的、通俗的，一般性的知識，必須隨時注意閱讀，在腦海中有個概念，日積月累的結果，必然會增加不少知識。

我自己的方法是，平常閱讀或有所感想，認爲可以做爲將來寫作科幻小說的觀念，就把它記在一張卡片上，如有來源出處，也記在上面，這可以說是「觀念庫」，待我要寫的時候，就把這些卡片翻閱一遍，看看有沒有可以結合或串連的觀念可用，就把相關的卡片抽出來，構思故事。好像就在玩紙牌遊戲一樣，也許這張紙牌到最後執筆時，並沒派上用場，許多時候，寫作完成以後，不一定和原來的計畫相像，你的紙牌越多，就越能運用自如，組合故事。換句話說，這張紙牌的作用，有點類似特技電影中的背景放映設備，科幻小說既然以科學爲背景來組合故事，那麼你的紙牌就是你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這些紙牌可以使你的小說中增加不少科學氣氛，處理得好，會有生動逼眞的感覺，就像特技電影一般，明知其假，看起來就是有那麼回事，處理得不好，可能會變成科學說明書，裏面的人物故事，會很明顯的被看得出是捏造的，甚至人物變成了

木偶在對白演戲似的。

並非只有科學背景才做卡片，事實上我做的卡片大部份是從閱讀科學資料或思考中有所感想，認爲可以引伸誇大其情節的，才把它記下來，我的卡片大部份這樣寫，舉例如下：

——死刑的新觀念，使人變成機器，聽命於某一方，其人的思想被同化。

——人類所創造的新人類在新的星球上有新的文明，最後，他們來征服地球人類，他們說：「地球人造了我們，但地球人自己毀滅了自己，現在我們來了，不是要來毀滅地球，而是要來拯救地球。」

——流浪者一號太空船，遇到太空漂流物，全身皆機器，只有頭腦是肉做的。

——有翅膀的天使人飛過紐約廣場。（我在「試管春秋」中已使用）

——如果亞當是試管人。（這個題材經常有人使用）

——腦部電力刺激快樂中心，將來可使人購買快樂。

——複製人的培育普遍實施以後，會有什麼怪事？複製人可能與他代母結婚。在我的小說「試管春秋」中，我沒有這樣寫，我只寫到複製人向代母求愛被拒，最後代母又與複製人的父親（前身）結婚，「代母」變成了繼母，複製人與代母的原先的女兒結婚，岳母也是他的母親。

——如果，我有兩個腦袋，四條手臂，將會怎樣？

七、寫作者的甘與苦

科幻小說已伸入未知與未來的領域，探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至宇宙人生的諸多問題，如果它還有「教育」的功能，身爲作者，實在不敢有這種想法。只能說「教育」是它產生的副作用而已，也惟有優秀的作品，具有哲理性、啓發性、警惕性的作品，才能達到所謂「教育」的功能，實際上它有沒有教育功能，還是須要經過一番選擇的。像「星際大戰」，可以說是太空武俠作品，它除了具有娛樂價值以外，在教育價值上實在很少。

科幻小說又因爲是文學與科學的結合體，可以說是非驢非馬，學文學的人說它不是文學，學科學的人又說它不是科學，它也就兩面不討好，在文學上沒有它的特定地位，科學界又認爲它是瞎說八道，荒誕不經。

其次，科幻小說的「觀念」，又會經常有雷同之處，好像同一個觀念套在不同的故事上，看第二遍就不覺新奇有趣了，初學寫作者面對衆多的觀念、題材，難免會有無從選擇之感，甚至想來想去，還不是那麼一套，脫離不了機器人、太空人、死光槍、飛碟、外星人……一類的事物，寫來寫去好像都是人家已經寫過的，因此也就懶得下筆了。

如果你能有見解、有創造力，肯多用「如果實現了……那麼……」的公式去設想，並鍛鍊好

一隻隨心所欲的筆，那麼，以上的那些難題，都會迎刃而解。

只有科幻小說作者能够海濶天空任悠遊。你的靈思帶着你的筆，上天、入地、下海，無所不寫、無所不在、無所不往，可以從開天闢地寫到世界末了，可以從地球寫到宇宙的盡頭，可以跟上帝或鬼神談話，也可以與外星人交往，這應該是科幻小說作者的樂趣，一旦你熟知此中三昧，你也會樂此不疲。

八、科幻小說探索的方向及功用

烏托邦，一直是人類古來所追尋的目標，在我沒有翻閱科幻小說史之前，我寫過的兩本書「二〇〇一年」和「新世紀之旅」，不知不覺也在朝這個目標去探索。

人只是地球上生物的一種，從化學家的眼光來看，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不論花、鳥、蟲、魚、野獸、毒蛇或細菌，却有極其相似的基本化學結構，人和老鼠所以不同，只因爲細胞內所含蛋白質的不同。也可以說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堂兄弟。再把範圍擴大些，整個宇宙所有的星球，它們組成的元素，都和地球上所熟知的完全相同。

「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家鄉，我們都是地球人。」這一觀念和意義，由於美國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的登月壯舉，益發彰顯出來，當太空人從月亮上看地球，那地球不過是太空一個圓亮

的小球體，三十多億生靈共同棲息其表面，但又爲什麼國家與國家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人與人之間會有那麼多的糾葛與爭端？

一位科學家從前便說，當人能够從太空中看見地球，便將產生另一種全新的觀念思想。

科幻小說作者，從未來看現在，從遙遠太空看地球，他等於是一個超然物外的神祇。

除了烏托邦的追尋以外，科幻小說探索的事物，還有下列主要兩項：其一爲科學的發明與發現，其二爲一般人所避諱的神秘事物。

關於科學的發明與發現的探討，過去許多傑出的科幻小說作者，其成就可觀，諸如原子彈、潛水艇、電話、電視、死光、人造衞星、顯微鏡、飛機……等等，莫不在科幻小說中出現，且成爲今日的事實。今日的科幻小說作者，對於生物工程學的發展、古文明的發現與懷疑、時間旅行的可能性、宇宙的構造、外太空的生物及文明……等等，不斷地加以探討，它已超越了科學現狀，不可避免的，對於科學發展方向的引導，必然有它的激勵性。

此外，對於不明飛行物體及靈異現象等神秘事物的探究，科幻小說也有它的特殊及方便之處。我們不能因爲科學還沒有辦法解答它，便逃避它。

研討神秘事物容易遭受諸多的非難與指責，但是對於從事科幻小說創作的人來說，却可以免除這種麻煩與顧慮，科幻小說正是表達超越現狀的一種可能觀念想像，有助於現有觀念的擴展。

經由這些探索與努力，科幻小說希望能够達到下列的目的及功用：

一、擴大視野，引導讀者進入可能的未來領域，使讀者較能知覺到未來，對於加速改變的世界，以及未來的震撼比較有心理上的準備；並且預測未來的科學或社會發展，提供預先的警告，科幻小說的價值不在於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在於提出正確的問題。

二、探討未知的領域，解釋目前科學所無法解釋的事物，作為科學研究或發明的參考。

後記

天的外面是什麼？

童年我是孤獨的，也養成了我喜愛幻想的習性，我想過，頭頂上的天空，如果它有這麼大，那麼它的外面是什麼？外面的外面又是什麼？

少年時代我一度因病輟學，儘管開始發現自己對自然科學非常喜愛，我只能閱讀一些通俗的科學讀物，尤其是天文學或解釋愛因斯坦理論的書籍，聊以滿足內心的需求，也使我概略了解宇宙空間的壯麗神奇，不再想着「天的外面是什麼」這個問題。

漫長的歲月裡，我把全部的心思寄托在文藝創作上面，希望自己將來能够成爲職業作家，這幾乎是和我原來的志趣相反，環境逼着我走下去，我在成長蛻變，當我寫膩了文藝小說，潛意識裡隱藏着的激情，浮動跳躍起來，我思索着：人類往何處去？未來是怎樣的世界？某些科學所無法解釋的現象，它們的秘密是什麼？科學與宗教是否終有携手合一的時日？於是，我寫作了科幻

小說，讓自己的一隻筆，帶領我進入光怪陸離的世界，探索未知的宇宙神秘。

科學與文學似乎是兩個極端，而科幻小說常被認爲既非科學也非文學，從事科幻小說創作，在我們國內來說，畢竟兩面不討好。一位文藝界的好友，也是出版家，曾經對我說：「我對科學有排斥性。」我一時很詫異，仔細一想，我自己過去也不怎麽喜愛文學，直到現在，我對於動作片和科幻片的喜愛，仍不下於文藝片，我實在不必爲他所說的話而驚訝。他的看法對於一般文人頗有代表性，人總是按照自己的愛惡來定標準。喜愛文學的人，好像比較不能接近科學，反之亦是。我們的聯考制度，也助長了這種壁壘分明的情勢，從高中以後，劃分文組理組，一直到大專畢業，一般人除了本科以外，很少去吸收別方面的知識，自然，科幻作品的創作也就較少人嘗試，國人也未能普遍的接受。

科幻小說從民國五十七年張系國先生、張曉風女士開始在國內播種，我繼之在後，十餘年來，只能夠說萌芽，未見成長，除了上面所陳者外，主要的原因：科幻小說畢竟是外來的產物，國人在觀念上比較不易接受，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愛好歷史的民族，中國的歷史是世界上最完整豐富的遺產，平劇、章回小說，莫不以歷史爲藍本，到今天，電影、電視仍在搬演不停，中國在民國五十七年之前，一直沒有出現過科幻小說，如果把西遊記、封神榜等神怪幻想小說也列入科幻小說，那又另當別論。

科幻小說作者不一定要具備高深的科學知識，作者可以藉着不斷的閱讀吸收有關科學資料，日積月累，漸漸對科學有概念，發生興趣，隨時關心科學的進展情形，在自己腦海裡進行文學與科學的「科際整合」活動，醞釀成熟，就可下筆成篇。原則上，作者如能培養自己對科學的興趣，再加上熟練的小說寫作技巧，應該能夠駕輕就熟，應付裕如。文人寫作科幻小說，應該偏重哲理的發揮，不必太過注重科學道具的描述，這樣也可以避重就輕，不必寫自己不懂的事，使它更具深度。

收集在本書裡面的九篇科幻小說和二篇論述，全部是近年來發表在各報章、雜誌的重要創作，我以文人的立場，關心科學的未來進展，設想可能遭遇到的種種情況，探討有關問題，諸如：人的無性生殖、記憶的轉移、永生的可能性、黑洞的神秘、時光倒流、腦部控制與移植技術、機器人與人性、電視對社會的影響、飛碟之謎……。

感謝淡江學院賴金男教授的熱心提倡，使得科幻小說開始在大學的殿堂裡受到重視。今天美國大學裡教授「未來學」，某些科幻小說，已被嚴肅的列入學生的必讀物之一。希望有一天，科幻小說能夠在國內受到普遍的重視。

感謝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對本書的獎助，他們此舉也正表示，科幻小說爲值得提倡的文藝創作之一。……

照明出版社書目

照明文庫

書名	作者	定價
1.穠芳亭（古典愛情小說）	毛蔚領編撰	40元
2.馬利科彎英雄傳（長篇小說）	鍾肇政 著	65元
3.陳嘉宗短評集（評論）	陳嘉宗 著	50元
4.春 泥（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55元
5.呂茵小品文集 南國風光（小品文）	呂 茵 著	55元
6.公開的作家市場（文評、譯評）	林富松 著	55元
7.抓 帳（銀行員小說集）	張惠信 著	50元
8.相愛容易相處難（隨筆、小說、雜文）	許希哲 著	70元
9.各出絕招（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70元

照耀明日的書

書名	作者	定價
・銀河迷航記（科幻小說集）	黃 海 著	70元
・科技震撼下的明日世界	彭樹楷 著	120元
・中、英、阿拉伯文發音、會話 文法、字彙全集	李忠堂編著	200元
・仁者不憂——蔣經國先生的話	蔡金宣編撰	200元
・喋喋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空空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嚮 往（短篇小說集）	許希哲 著	50元
・我之初（雜文）	蘇 子 著	45元
・康 莊（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明日溝渠（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血腥戀（雜文）	蘇 子 著	30元
・機 緣（短篇小說集）	蘇 子 著	30元
・翡翠鐲（三幕五場舞臺劇）	許希哲 著	30元
・獨幕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電視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直接函購，九折優待・掛號請加六元
社　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民和大廈11樓之2
電　話：303～6561・303～6554
郵政劃撥：一〇八九四八號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照耀明日的書 3

銀河迷航記

著者・黃　海

發行人・許布哲

出版者・照明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
民和大廈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6-74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108948號
電話：303—6561・303—6554

印刷者・文群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大路71巷24號
電話：381—6032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初版

定　價：70元

